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史痛

全書三十
一冊種

各書皆從
私家鈔本
錄出詳記
明末清初
遺聞軼事。
從前並無
印本。洵爲
三百年來
之祕書。前
此出版後。
購者雲集。
不久即罄。
現重行付
印業已出
版。茲將目
錄列下。

分冊出售

福王登極寶錄	一角半
哭廟記略	一角
莊氏史案	一角
西北闖大獄記略	一角
思文大記 <small>四冊</small>	三角
研堂見聞雜記	一角
弘光寶錄鈔 <small>二冊</small>	六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崇禎長編 <small>二冊</small>	四角
浙東紀略	一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守鄆紀略	一角半
客滇述	一角
隆武遺事	一角
鹿樵紀聞 <small>三冊</small>	六角
蜀記	一角
海上見聞錄 <small>二冊二角半</small>	一角
啟禎記聞錄 <small>四冊六角</small>	一角
乙酉紀事	一角
嘉定	

藕孔避兵錄

英國蓋立伯倭本翰原著

閩縣林經
仁和魏昇

第一章

克雷齊曰。余自蒞倫敦。即至世界大逆旅。及於知客之所。有書記見余至。則笑悅。迎余。余與道寒暄後。言曰。鄙人欲居第三層樓。蓋前此曾一至。亦居第三層三百十七號。今當仍賃故屋。書記曰。吾乃無術。足以應客。毗舍已皆有人賃居矣。惟第二層樓。或有空曠之處。足以下榻。其賃值不求高也。余聞言稱可。忽見有一人。行甬道中。書記卽謝余。與來人語。書記旣行。更有一書記。前而語余曰。適客言欲第三層樓。彼間有人欲行。可以居客。惟舊居之三百十七號。吾將爲客調停。客可仍居三百十七號也。余鞠躬稱謝。此書記卽以楮署號數。飭傭保。傭保索匙於司帳者。余卽坐繩榻。乘機而登樓。然此小書記。乃擅爲吾謀。矯厲柄權之本意。行且見。

譴余則不之知。惟余至時，正六旬鐘，易衣至蘿髮肆，修整其鬚，遂散步於閭巷廩肆間，卽向余所舊遊之俱樂部就夕飧。嗣復同一二舊遊，至帝國劇場中觀劇。劇罷，復至毬場作博戲，戲已，飲蘇打水，疲極，計歸寓就枕，當卽寐。然獨客離家，往往從無意中却隱，伏生平絕大之關鍵。方余入時，扉乃未闔。余踞榻坐，吸其餘菸，將去履而臥，忽聞有異聲，似在甬道中。有人疾趨，似防人追蹤者。余則傾耳而靜聽。此聲卽及余門而止。門乃立關。一人衣襍衣，態至倉皇。視之，乃與無素，然悲涼之狀可掬。余不期竟失其履，以目注視，狀乃絕怪。自思素昧平生，胡乃闌入寐處，卽曰：汝胡冒失？句語未竟，其人卽掬憂哀乞力鑰吾扉，且請余勿聲。余又聞有人行於甬道中，亦及余門而止。少頃，聞叩扉聲，余欲啟關，而先入之人微語止余勿啟。引手拊吾臂，以口附余耳，吐喻之氣已被吾頰，語細，乃微微可辨。曰：公勿啟關。余曰：何也？其人曰：彼欲死我。余於是歸坐不之動，且不知所爲。此若在平時，方且發吾哮怒。顧見此人悲梗之形，已不能臨之以威。詳審其人，鬚鬢修整，眉目疏秀，似

端詳有儀觀。今則倉皇無主。非復恆狀。且其狀甚於橫死。似有較死爲酷者。余既駭。而仍弗信。蓋余旣非遇事而懾。而亦不謂之無膽。況此逆旅。大有名於都市間。何爲恣人行殺。法律本嚴。而昏闇何復至是。余之所以不信者。正在乎此。但諸念交讐間。而門外果有兵刃之聲。余卽下其栓。又以匙扃鏁之。覺外間有人力推吾扉不已。扉旣堅鏁。則又繞出他門。將拔扃而入。余卽其足音聽之。此門已爲余久答。顧雖不答。而尙力推。扉幾爲破。余知非佳。卽出手槍於行囊中。余出槍時。而逃人之狀立變爲鎮定。卽奪余槍。注目而視之。狀至欣悅。言曰。旣有此物。卽死無懼。敬謝天主。吾得生矣。余益奇。詳視衾枕。知非入夢。取表觀之。尙未及兩句鐘。扉尙格格作聲。余大嘆不已。門外仍不答。而扉已裂縫矣。逃人以槍伺之態至安。詳如善用是物者。余又視此逃人。爲年尙少。較中人略高。顏色慘白。而畏憚之態略平。似將決死於門外漢。至其衣服。又似外衣初解。素領尙在頸中。袴襪皆近時髦。五

指白潔似上等人。惟有一物足奇者。人固少年而髮則星星白矣。余曰朋友此屬何故。汝詎得罪而求脫耶。然此少年目注門鱗。但漫應余。余曰。門外人非巡捕耶。少年曰。非也。余曰。吾不畏事。惟須知其情。究此門外人。何由迹汝如是之迫。少年曰。圖吾命耳。余曰。何也。少年曰。此安能告。余忽思及一事。榻前有電機通櫃房。卽按電鈴。少年迴顧。復顧其槍。曰。電鈴斷矣。余大怒。謂一身作客。彼輩乃敢毀我自由。連接都無人覺。卽電話之箱機亦預斷。門且立破。余舍電機不接。卽曰。門外究竟有幾人。少年曰。二人耳。余曰。吾果助汝者。汝能否如我調度。少年曰可。余曰。汝伏余牀背。以槍與我。少年快快授槍。余得槍時。而門機已毀。門開。有一人神志鎮定。若無事然。其一取毀屏倚之牆上。其一人見余愕然。如遇鬼物。

第二章

余觀此二人似但見余而不見所迹。詰之人。故爲此態。實則余亦疑駭無倫。此二人初無盜剽椎埋之概。余卽問先入者曰。請問二君。胡爲於夜中碎吾屏而入。其

人短而壯碩。以巾拭額汗。加以眼鏡。注視余面。余觀之大類中等之商人。卽謂余曰。先生吾誤矣。惟吾欲尋一友。灼見其入君之門。語時。仍以目四瞥。其一人亦如是。乃初不得其仇。余曰。爾欲告罪。則明白須在主人之前言之。今且去。其一人欲徑造吾室。余以手抵之。入者狀至瘦長。顴高而目深。衣服亦整整。白領。金鍊加其表。以外象觀。斷非刺客。方其入時。余力推之曰。鄙人居處。足下胡能入檢。瘦人徐徐而言。似外國人。謂余曰。先生。乃不知吾所欲得之人。爲世上之險人。先生留之。將爲所累。余曰。謝君規勸。惟鄙人敢爲其事。卽以身任之。毋恤其他。此二人立吾近處。咸以目度余。計其勇力。似可勝余。實則余較此二人爲高。且常蹴鞠。體操爲力。亦非劣。時時弄其手槍。乃亦不敢孟浪而進。矮人告余曰。實告先生。吾所欲得之一人。務在必得。初意亦不欲開罪於君。請勿與我事。余曰。我何嘗與君之事。惟深夜力毀吾屏。此君之強與我事也。君卽尋仇。我又何涉。我但求甯睡已耳。余言時。此二人已納手囊中取兵器。余卽立退以待之。此矮人曰。先生。今亦不復煩言。

此人決在室中。且吾之來。非復兒戲。實告君。此毗連之屋。均我所賃。電鈴電話。久已劃斷。爾果聽我入尋此人。敢云必不聽君滋累。果必抗我。則君身之險。正自難言。余此時不答。卽自縱其槍二響。以警餘人。令醒而趨救。此二人撲余。余復縱槍。出其肩上。此瘦人卽按其電燈之機。機動。室中皆洞黑。瘦人奔入。余力推之。翻短人爲余槍所中。未劇。但傷其頭皮。卽銳退。雖在洞黑之中。余知此二人尙未入室。然已聞足音。余卽大呼。捫索電機。冀挽之使明。顧不能得。但聞牀背有人呼聲。余血爲之沸。時余索電機不得。已聞有人被創作呻吟聲。復聞有呼吸之聲。及余頸余卽趨避而象皮之棒拂然有聲。掠余而過。余已去履著襪。依壁而立。不復中處。知擊。余之人卽在近處。此時忽聞甬道中有人聲。卽有黑影。瞥然過。且作微語。衣裳之聲。襟襍似女郎。且有香風沁人鼻。觀其芬。乃大類香蕙。而前通甬道之門。亦開。余此時已得電機。屋乃大明。四顧。己室及鄰屋。乃皆空宅。闌然無人。門。開處。但有傭保一人。愕立。無語。余曰。汝見兇人耶。傭保曰。何也。余曰。適有一人碎余扉而。

入一短小戴金眼鏡一爲高瘦之人。爾登時如不之見則其人似尙在屋之左右。傭保入曰無人也。卽我登時亦不遇一人。余曰覓之。惟當留意彼挾軍械來也。傭保四矚均言無有。余忽念及牀後尙有一人。卽曰吾牀後尙有創人。汝往視之。傭保顧余乃大異以爲此中安有創人。余曰人居吾牀後惟有此人。始有二人入迹語已自至牀後視之已無有。四覓一無所見。余方高言。傭保愕然以余爲癩。余亦但能愕視。言曰斯乃大奇。傭保亦曰奇哉。余指破扉曰此卽確證。傭保見而大哂。以爲兒戲。余幾欲踢而死之。傭保復作冷語曰扉果碎也。余曰汝乃不信吾言耶。傭保曰我信與不信何關貴客之事。但吾實未見此二人。據客所言似有三人。吾二日不見矧乃三乎。明日當告之司賬者。今爲客道晚安。夷然遂行。余仍不睡。又坐待一句鐘。幸無事。遂寢。

第三章

明日九點鐘。余尙未醒。即有敲門之聲。余起曰入之時。一人將一書以盤承之。而

進。余觀其書。果余名。余目及破扉。即憶夜來之事。即去其封書。爲活字板所印者。即司賬所書。言肆主請客。今日出此肆。亦無他屋。足以容君。余曰。汝以傭保爲我備浴。並以茗至。因大怒而起。計昨夕之事。雖奇固亦人情。所有惟此。肆主作不情之舉。動大足生人嫉憤。夜半破吾門。一身幾爲人斃。肆主知而不究。且下逐客之令。余衣旣畢。即下樓入肆主之屋。見一書記在。即曰。吾將請面肆主人。書記曰。客何名。余曰。吾名克雷齊。書記色變。即曰。吾主人白勒門登。似有事。客何事。請見屬。余曰。否。必面主人。主人果有事者。請俟其畢。果避而不見。吾將至大警察所。悉吾所見。告之官中人。書記張目視余久。乃謝余。意似恭謹。實則如歎。童孺余怒。乃不可抑。書記曰。客勿促。吾將入告白勒門登。惟主人今日倥偬。異於往時。似將發遣。余行。余不理。吸菸坐候。時往來者甚夥。余咸無覺。忽見有一人過。余前余愕然。過時。裙緣幾掃。吾履則長身玉立。一女人衣服雅素。隨一俊婢。手中抱東洋小狗。此女垂首行。乃未見其貌。以狀度之。似妙年也。衆見女。咸肅然起敬。似爲顯人。然

余之所異者初不在此其人遇時香風馥馥余忽憶及夜來之事此香爲余生平第一次所聞聞時去今纔數旬鐘以外胡能不憶見此女以鑰匙付櫃上人櫃上人以數函書予之女受書後復經余前又似知余視其人偶爾迴盼微覺余之注视頗怫然不悅余亦辨之此侍婢則睜目盼余以爲褻視貴人至於小狗亦獑獑作勢余皆不審仍側身注視其出見此女立於甬道與侍婢耳語余仍出門視之見其面矣美麗無匹盈盈方妙齡狀似外人又莫定其爲何國髮介於黃金色及棕色之間側背向余髮多如雲深思此侍婢爲之理髮難也髮覆額絕低頸長而白雖加以玲瓏之領緣蝤蛴尙露於外貌溫而肅此女僕似耳語告主人怒余注视者女微微視余復徐轉其目與侍婢細語吾面雖爲風塵所侵此時亦微覺血沸於頰蓋心慕其美不能置也正於此時升機已上肆主人即乘此機板而登書記隨之肆主人貌不逾中人髮作灰色鬚亦如之體胖而貌豐見此女即脫冠爲禮女則微笑以禮大似降尊肆主人與此女爲禮後卽厲色向余曰密司忒克雷

齊聞有言見教。余即取書付之曰。請主人示我以罪。主人觀書。微笑曰。似昨宵在敝肆所爲。實不能容客。客言二人堅擠而進。而吾備保。乃言無見。客言乃未能深愜人意。余曰。君不愜耶。我亦弗愜。吾至此。特一尋常旅客。半夜之間。竟有人碎扉而入。吾幾死其手。尙有人與不相識。不審曾否爲此二人所殺。陪禮之事。宜出之汝。何爲反興問罪之師。主人蹶蹠言曰。我不以巡警問君。君已交佳運矣。吾主人果知肆中爲此等事。則客似非佳兆。語已欲行。余力止之曰。汝乃無言。吾尙有言。吾旣非賊。又非無賴。爲兩府中紳衿。且爲哈得羅斯巨姓也。吉爾白忒哈得羅斯寶星。常至君肆。即吾兄也。不久且來。吾來特爲蹴鞠。汝以我之名。詢之於衆。知者當不少。昨夕之事。汝不吾信。一至官中。官將信我。而不汝信。汝仍抗撓。吾即巡警所。請官根究爾事。余言發時。肆主少戢。即謂余曰。如客所言。其事有左驗耶。余曰。然。汝試取格拉斐克報觀之。有吾影片在中。吾適往孟赤斯忒覬蹴鞠者。汝果不信。我爲有名之人。儘可至吾室中。吾示爾以名人之手札。即指一臨門之人。謂肆

主曰。其人汝知之否。肆主即與鞠躬爲禮。曰。卻而司寶星。吾爲爾道晨安。來者爲少年。衣荷蘭絨之衣袴。冠草冠。從容雅步入。小與主人點首。即奔至余所立處。執手紋舊。曰。吾今日特至君處。觀君鬪鞠。語後即行。肆主人見狀。頗戚戚。即微語余曰。密司忒克雷齊。且至吾私室。小談。尙有隱衷。奉白。余隨至其治事之所。主人閉門。脫冠。置几上。言曰。客所居屋。吾已徧覓。乃無一絲迹兆。果不得左驗。則客豈非無根之言。余曰。主人但於破扉上求之。自不能得其究竟。顧傭保所司。甯無其責。亦憤憤不知耶。惟爾欲得此三人之軀幹面貌。吾尙一一能言。主人遂出紙筆向余曰。請客言之。余遂舉三人服飾儀表。匪不曲肖。主人則細細書之。言曰。旣得此物。當悉心覓取其人。適所上之書。客可恕我無知而妄作。惟客所居屋。旣有此變。不如勿居。後此更來再爲下顧。不云晚也。余沈吟久。謂此人胡以必祐我。外出顧欲祐我。我決不行。即曰。此事當容吾度。惟其事宜趣以人倣取。而昨夕之逃人。慄慄如不自保。即彼二憾。洶洶似無人心。縱之遠逸。於貴肆亦不爲無梗。昨彼中尙

有人告我。此一帶之屋。均一人包賃。此包賃者。爲誰。檢籍亦當立得。肆主人曰。此言乃大謬。君之鄰毗。皆善人。何由有包賃之事。然主人出言果侃侃語。余余亦弗疑。爽然告行。則後此安有無窮之事。惟主人言時。神志沮喪。如有所防。則明明中有所蓄。但不語。余愈視而主人愈慄。於是乃決計留此。不復更徙他肆。即曰。昨夕之事。吾亦視爲偶然。不復深詰。惟今日決不能遷。且有數人至是夜譚。主人幸爲治饌。以待主人無言。狀至不懼。言曰。聽客所爲可也。第似此奇駭之屋。吾亦無敢堅。留余曰。吾但淹留一二日耳。易地頗憚其煩。遂出。主人送余至門。余復憶得一言。遂立而問主人曰。主人。吾尙有言。能否可以發問。適甬道中有婦人。挾法國侍兒。且抱東方之狗。此人何名。主人聞言大驚。似至疑。余僞笑曰。殆少年好事耳。主人亦矯爲鎮定之容。態終不掩。姑徐徐言曰。女郎名曰密司繁賀忒。以家世度之。是必美國名家之閨秀。居吾肆時。亦名人所保證。惟舍其名姓外。鄙人一無所知。今客尙何問者。余曰。無之。徑出。時有傭保告余曰。樓上有電話。言吉爾白忒。

寶星待君。余點首即登。而肆主人尙遙呼曰。今夕爲客治盤飧矣。余答曰。在八旬鐘。爲我治三人餐也。

第四章

余從兄寶星長余八歲。爲人嚴毅不苟。在議院中甚錚錚有聲。律已守分。日虞負及稱舉之人。其來也。邀余同赴毬場。余遂以車同阿兄行。兄意惡無稽之言。故昨夕之事。余亦祕而不言。但問曰。兄久留倫敦。能否知世界逆旅中人如何者。弟觀肆中人頗陵雜無序。兄曰。然。此中雜處各國之人。名爲世界逆旅。切也。間有美洲人。好蹴鞠行獵者。恆主彼間。惟其治饌佳。故間有名流。亦賃其寓。似吾弟者。宜居卡爾敦逆旅。於分方稱。余遂易言他事。問政界中事。兄以余言涉廓落。即亦不答。少頃。言曰。弟當常觀報章。觀報章即知吾國非復甯謐之時。自吾入議院後。覺前此之局勢。咸無促促於此時者。余曰。然則有戰事乎。兄曰。戰事紛傳已久。今政界中人以浮議紛綸。無復措意。吾則謂人言藉藉如是。未必盡屬無根。微聞人言外。

務中頗有重大之事。余曰：弟爲荒倫，一無所聞。詎吾國竟有險巇事耶？兄曰：事無的確，而見聞遙遠者，終踧踖不可自安。克司忒冷勳爵昨日謂余似空際有風雲之象，余聞不即答。然心中則甚慕吾兄所處地，可以與聞政事。余平日村居固享太平之日月，顧兒聞殊不擴廓，亦屬憾事。既而又思理亂不聞，但信田園可樂，則又似優於吾兄。因曰：幸弟不趣功名之路。兄聞言，樂甚。大抵富貴中人，經人稱之爲遺大投艱，則轉覺一身之有用而以爲樂，往往然也。因曰：兄雖叨祿於朝，實不若吾季有田園之樂。須知阿兄慕汝切也。余點首應。吾兄即曰：至矣。吾來得無暮乎？質言之。吾兄志在功名，所好初不在是。然身爲孟赤司忒人。今日見鄉人在此，則不能不至而周旋。旣至坐於客座，麾余告鄉人言：兄已坐候於此。余即易衣，亦無意於兄之言。旣至時，衆果候我。上午決鬪，初無勝負。吾鄉人岌岌有敗衄之勢。及日中時，吾敵一毬，已突過吾界域之門。吾身靈手敏，力撲而反之。客座中人見余輕敏，皆鼓掌稱賀。吾兄亦呼及姆，乃大能事。及姆，余名。余聞言而視吾兄，視時竟自

覺僵如石人。吾兄見余趨捷方點首稱可。而立兄之側則亭亭一美人同其侍兒懷小狗而坐即肆中所見者見余如不相識亦無所可否似不屑寓目者余神思已昏惘不復盡逞其能更半句鐘鈴動就餐矣余即至阿兄之次此二人尙未行兄曰弟乃大能下午必距勝著方兄言時余則屬意其旁坐者竟爲兄所覺即迴面此女曰密司繫賀忒鄙人介紹見吾弟密司忒哈得羅斯女微點其首余曰密司繫賀忒亦喜觀人蹴鞠耶女曰吾乃不了了貴國所用以爲戲者吾一不之知方以紙記識求得其名稱而已賢兄盛意見招賜我以入場之券俾得臨觀余曰似與密司同寓女曰似曾相識惟吾至倫敦未久又未知今日之局即於是已耶余曰餐後更戲女曰午後吾殊有事即謂侍兒曰嘉納吾行也侍兒立起小狗識處令人真個銷魂也即曰敬謝先生今不復叨陪矣兄曰吾送密司登車女迴首別余而侍兒及狗終不投契余目送其行立俟吾兄可五分鐘吾兄已歸似有快

快之色。余引吾兄之裾曰。兄於何處見是人。是人何爲兄識之。爲時又幾許。兄笑曰。汝言乃纍纍如貫珠。使人何從作答。吾同彼在忒來德威而爵夫人家見之事。在半月以前。初非相稔。但以爲此世之美人而已。余曰。彼究何國。觀其談吐似出外產。兄曰。美國富碩之閨秀也。余曰。兄灼知爲美產乎。兄曰。何疑。余曰。女有何親屬在是。兄曰。弗知。余曰。是或梨園中人。兄曰。否。吾不言在爵夫人家識面耶。於是無言。集於餐堂。兄見余無言。即曰。及姆汝沈沈。何思。余愕然曰。無之。惟深怪此人。但挾一侍兒。貯居世界逆旅中。深可怪駭。兄曰。汝真偷荒少見。而多怪也。下午罷戲。余遂邀兄至吾寓飲膳。且約兄友克斯忒冷勳爵同貴。勳爵未至。兄引我至樓下飲酒。並以俟客。旣下。謂余曰。及姆此女郎。乍見吾時。恒時。時問汝。余大驚曰。此女問弟。何爲。兄曰。彼問汝所業。吾告以蹴鞠行獵外。未有正業。女聞言大異。吾後此告女。以弟未出英倫。女尤大異。吾乃不知此女何思懇懃。問爾不置。余曰。是殆好奇。在美國人人皆執業。一聞不業。胡能無駭。兄曰。或爾。第亦未必即中。至於今。

夕。能。否。更。見。其。人。則。不。可。知。矣。余。知。必。見。顧。乃。不。出。諸。吻。

第五章

飯後人散。女初不來。余思必不復見矣。顧乃不然。女方據案作書訖。余力壯其膽。冒入室中。稱曰密司繁賀忒。吾爲君道晚安。女亦報禮。則徐徐貼其印花。余曰晚來得母觀劇。女曰否。赴會耳。余曰。赴會亦佳趣。女曰。何趣之云。女言時雖無嚴峻之言。然神情亦頗落漠。余進退不知所可。復言曰密司繁賀忒。能否拓其數分鐘。小敍渴悰。女回首面余。然二絳頰正如初綻之海棠。而神思甚鎮靜。如辨吾色實。則吾色頗不足觀。女徐曰數分鐘可。惟不能在此深談。君可至月臺上俟我。今且下樓飲酒。或吸煙。更來亦未爲晚。語後以目視門。余卽辭謝而出。旣出肆主方至。門外狀似僞笑。實則較怒爲烈。旣見余脫冠作閒語。余旣下樓。徘徊無定所。時時視表。如不之動。後此知時已至。遂登樓。入退閒室。出月臺。臺上乃無一人。少頃聞衣裙聲。引目已見女至。旣至而卻步。余矗立平視。女作晚粧。衣緣蓬蓬。爲雲憇玉。

臂及領潔白無倫步小停絳脣微綻已而自下簾幙盈盈始至余前微微言曰吾至矣君究何言余蓄言多防一脫口近於愚蠢乃默不更發即恭謹言曰密司繫賀忒聽鄙言敢問閨秀所需之花露似但有密司一人用之女即出其素巾臨風而磨言曰詎此香爲君所默聞而識之耶余曰然女曰實告君此來非乞君言來詰君耳未知足下能甘心聽吾言否余曰安敢弗聽女曰昨夜君所保護之人或至不死然君果與是人有舊識否余曰不識其人女曰前此亦不見乎余曰未見女微呻如有所釋復曰然則保護其人特偶然耳余曰事出不料女曰後來曾否與君通書余曰未也女復遙立以目注余曰吾果有言者君能否見信余曰必信女曰君聽之昨夕之人吾亦不舉其名爲人類中之罪魁一生奸黠並爲逃囚且時時用陰謀圖人百科之法皆犯爰書如出手定蓋宜死之人萬不逃其死非我者其人亦久死君當知吾何爲力勸諸人不置之死地余曰鄙人又安知者此二君何因必死其人既審司言犯百科之法而國法何以弗及實告密司英國之律

最嚴不聽人仇復密司固當知之女乾笑不已言曰茲事君殊不了了實告君以不殺彼之故余曰願聞其詳女曰果殺其人其人積惡於心胡從外揭今且勿問其人之事惟法不當殺且其事亦但彼一人知之前此身被五刑仍堅挺弗吐其實君不憶其人以少年生白髮彼但以一夕之工化少爲老乃終不自言近知不能自活則欲傳其祕事於一人自甘就死余曰所云祕事究爲何事女曰君乃大誤旣云祕事何至告人大抵彼之所懷吾稍省其略第不足盡其姦余曰彼究何人力祕此事又何用女曰君又誤矣惟茲事以不知爲佳果吾爲君友者旬復以目視余似究詰吾心之所思余曰密司果爲吾友者如何女曰果爲君友必以語奉規余曰願之女曰然則信我矣余曰如言女卽踞鐵榻坐時二人對坐乃不虞有竊聽之人以余坐處正對簾櫳簾動余言卽止故亦無患女曰吾仔細思之告君亦無所益君平日宗尙吾初弗知在我以爲近理之談君聞之或以爲妄不如不言爲當余曰君既有意示我則願終竟其詞女以手扶頭且理其髮言曰吾當

先以語警君。吾身必非君所測。平日女郎好尚乃迥殊於我。常女如我之年必悅。憚年少。我則無有。且願終身無有。惟眼光所及。則較常女爲精。且遠。余曰。君似別有所屬。女曰。然。屬意事安能告君。吾與男子交際。蓋思有用其人之身不爾。不與面也。觀君爲人。苟非家世如是者。則於吾良有所資。余曰。何妨聽我。自效其力。女搖手不可。已而曰。晨來觀爾。蹴鞠垂敗。復勝似能。鼓盪其全力。今日勝乎。余笑曰。如言然。則密司亦注意於勝負耶。女曰。鳥能不爾。人生之關切者。亦勝負耳。若兄述爾。似廣有資財。善博奕。且於行獵爲長。並爲鄉宦能措置。不逞之徒。納之犴獄。吾又問君業。尙所在。兄言畢於此矣。初不圖及進取。余徐徐答曰。密司意中似謂我不復圖取功業。女似鄙余曰。果無所事。事亦不成。爲人旣無勳業可建。則爲喜爲樂。直一高等之動物。一得卽喜。一失卽怒。喜怒乃隨物而遷。試思博奕行獵。卽足了男子生平耶。夫博獵二事。特可用爲消閒。果以此爲本圖。則又非兒家所取。吾雖巾幘然。所交遊者。均非如君之落拓。余曰。立功。有時會我。則無奈何。女曰。

不。往。求。時。會。正。待。人。耳。凡。爲。天。下。之。事。必。先。蓄。有。爲。天。下。之。心。余。鞠。躬。到。地。謝。
 過。曰。敬。佩。良。箴。鄙。人。願。極。力。改。過。舍。其。安。樂。之。鄉。投。身。於。勤。劬。之。境。高。明。以。爲。如。
 何。第。驟。入。世。途。茫。茫。前。路。誰。爲。導。引。指。我。迷。津。女。曰。第。患。君。心。未。堅。余。曰。此。語。或。
 然。然。亦。未。可。猝。定。吾。有。時。思。及。如。此。年。光。乃。以。嬉。戲。了。之。亦。殊。寡。歡。前。二。年。曾。奮。
 發。吾。志。思。至。斐。洲。搏。獅。女。曰。搏。耶。搏。獅。不。如。搏。人。獅。虎。之。鬪。吾。鬪。之。以。力。若。鬪。人。
 者。則。須。憑。智。略。余。復。鞠。躬。曰。請。奉。密。司。爲。師。苟。有。機。會。可。乘。搏。人。亦。大。佳。事。女。躊。
 躇。自。言。曰。汝。有。勇。有。義。何。者。不。可。余。此。時。心。動。於。情。卽。自。承。曰。苟。侍。密。司。左。右。何。
 力。不。宣。卽。死。甘。也。女。瞋。目。曰。行。也。此。語。令。人。生。憎。汝。延。我。語。原。來。爲。此。則。此。數。分。
 鐘。之。談。論。甯。非。泛。泛。余。曰。從。今。不。敢。更。爲。是。言。適。密。司。所。言。感。激。之。心。實。出。至。誠。
 他。無。所。言。但。願。承。教。女。已。起。立。側。目。視。余。狀。至。冷。澀。言。曰。我。果。爲。汝。者。必。欲。得。爾。
 所。保。護。之。人。探。取。其。祕。事。今。其。人。託。名。爲。格。司。忒。余。曰。此。人。已。渺。胡。從。得。之。自。夜。
 中。喪。失。久。無。迹。兆。可。尋。女。低。聲。幾。附。吾。耳。如。蘭。之。氣。蒸。及。輔。頰。余。心。蕩。幾。欲。起。

而。摟。之。女。亦。知。余。生。感。陽。爲。弗。覺。但。曰。汝。先。歸。吾。少。頃。另。以。書。至。

第六章

余歸寓可一句鐘忽聞門外有叩扉聲余卽啟關納之驟見乃大駭蓋卽昨夜破门而入戴金鑲眼鏡之人余大怒曰汝仍來爲狙劫事耶其人曰果許吾入者吾當述其來意語時卽入余卽趣閉其扉言曰何事見詢來人自眼鏡上射其目光視余余亦瞋目待之自外狀觀其人實安詳如恒人至於衣服神宇皆同善類其肖賈人處尤非素封之家余乃弗信此等人能與此俠女爲徒則大出余意度之外來人曰吾聞足下將欲與尊友勒司里格司忒晤面乎彼所居地卽與我爲鄰果欲面者吾請爲導余曰汝見密司繁賀忒乎其人曰適至自密司室中余瞠不能信卽曰汝昨日行事後尙敢留居於此耶來人微哂曰先生昨日事胡至驚訝今事勢垂定初無愕駭之局足下可置之不論矣余曰汝事了彼事不了矣吾心如此我與吾友非魑非魅特常人耳欲與格司忒商酌一事彼竟潛踪則眞大愚

甚憐其人。來人又笑余愚。卽曰：幸君見恕似先生不工於體物。其待我二人乃谿刻如處盜賊。即使吾二人所爲事似近孟浪。然亦格司忒。逼我而然。其人乃大暴厲。余見其人僞謙無實。心滋怒嗔。卽曰：汝果引吾行者。趣行至繫。見告。吾以爲廢時而失事。來人曰：諾。請先生隨我。余遂登第六層樓而左轉。直至甬道之末。有小梯級。至一處。似樓之盡處。作小衛。對戶而居。可四五楹。與逆旅隔絕不通。且門宇不別號數。甫欲登梯時。卽有長瘦之人。臨下而望。及見吾同行者。則復卻退。聽吾登樓。來人曰：此間殊靜謐。余曰：太甯謐也。又曰：人苟避此。似平安而無禍。余曰：或然。行至第三門。微叩其扃。則有女子作答聲。小頃門開。見一女人。狀如看護婦。來人言曰：請君晚安。此君欲面格司忒。今尙醒乎？看護婦啟其扉。余遂入。婦人卽閉其扉。而引余之人尙峙立門外。屋旣褊小。陳設如恒。牀外一電燈。以顏色玻璃翳之。光氣闔然。看護婦引幔。見一臥人。僵而不動。婦曰：睡也。今當服藥之時。當令其甦。看護婦之音吐。亦純似外國人。髮光頗淡。頤豐而面圓。余卽辨其爲何國。然

此婦人乍爲余見。心卽弗怡。以彼雖爲看護似藐病人而不加以憐惜。此時傾藥於杯中。別發一電燈。作光。病人立醒。張眼見余。卽大驚曰。汝余卽沿榻而坐。言曰。汝或未忘我乎。汝在病中。吾殊不憚。汝病或未劇乎。病人如不吾聞。但張目不之信。微語曰。孰告君至此。余曰。吾四值而得。卽有人指我至此。汝今日之病如何。病人曰。我終不解君胡能至此。看護婦卽捧藥進曰。請君進此藥。格司忒曰。置之。吾少頃取飲。看護婦視表。復進其杯曰。爲時過矣。尙宜進此爲當。格司忒曰。今日已再飲足矣。汝置此外出。吾尙欲語此先生。看護婦不行。言曰。長言不宜於病體。我意服此而寐佳也。格司忒取杯審視。乃力吸之。付以空杯。曰。此事汝或甘心行矣。看護婦移榻至牀外。言曰。吾坐聽君言。果疲茶者。卽止君勿言。格司忒示意於余。又面看護婦。曰。我所言者爲私事。看護婦曰。勿論公私。均不宜於病。果言。則熱且加甚。不如坐待爲佳。此蓋醫生命我如是。語後。據榻弗動。格司忒曰。汝能作法國語言乎。余微點其首。格司忒卽作法語曰。我言之。汝相其人顏色能否領解。惟我。

之所言必不能令彼知之。看護婦聞余二人作法語則踧踖殊甚。余見狀卽曰：「彼必弗知。」君恣言之。看護婦又僞爲殷勤之態。曰：「可以勿言。君熱度高矣。」格司忒若不之聞。問曰：「彼輩胡以容君至此？」吾所不解。須知吾身已在囚中。欲出此門萬無其日。余曰：「胡乃至是？」或思慮過也。格司忒曰：「尙有甚於此者。吾死而彌天大事亦隨吾而死。大局將難問矣。」余曰：「彼延醫並看護婦候爾。似非酣毒。」格司忒曰：「君乃不知我爲誰氏。彼爲誰氏也。」微語曰：「延我經月者。吾尙足敗彼之謀。」余曰：「以我所聞。彼非有意死君。但欲得君祕事。初無他求。」格司忒曰：「彼乃有持久之思瀕滯。而仍弗餒。前在巴黎。」句卽曰：「茲事可勿言。」彼輩亦知不得吾祕。吾先死者。則此事亦隨而俱泯。看護婦當余言時已出。此際復入。入時則移榻臨窗。以書自娛。格司忒見狀愈奇。乃曰：「彼竟聽吾言矣。」余曰：「或聽我語至移時。」格司忒點首言曰：「吾死果無繼續之人。則吾死爲不瞑。惟爲時至迅恐不卽得替人。」余曰：「是間曾否有親屬試告我。我必爲傳消息。延其至此。」格司忒曰：「並一人而無之。余大異謂天下安有。

孤零如此人者。格司忒曰。吾本欲得一心細膽大者。用爲吾侶。仍須不復畏死。無論事之大小。必以精力爲之。余曰。何事爲大。今茲世界初無震天裂地之事業也。格司忒注目移時。言曰。汝英人乎。余曰。從頭至踵。均撒克遜種人。格司忒曰。汝能否救爾國都之滅亡。余曰。此世界安有是事。卽吾英何至夷滅。卽吾亦安能遽救吾國。格司忒曰。汝不觀史記乎。言一羣之鵝曾救一帝國之危亡。一小子之掌能當海塘。不令荷蘭淪於洪濤之間。我頑固老大之國度。亦可以一人之力救之。其人或卽汝也。余曰。然則爾亦英人矣。格司忒曰。或其是也。第不必言。此適言汝。當自決。且自爾身世而言。或衣食粗足。即可長終。或仍有功名之想。余曰。此事絕怪。非沈思莫決。格司忒欠伸欲起。余視其面已無血色。髮既蒼白。卽衾裯之屬。亦體晳然。觀之。令人生駭。惟目光耿耿。尙鎮定如恒狀。言曰。汝聽之。彼輩力欲死我。我決得一替人於心始慰。實告爾。茲事非小夫所堪。必與死爲鄰。方能排出坎陷。語至此忽堅一指曰。爾勿更言。時門外有叩扉聲。看護婦旣近門。卽復臨榻。語格司

忒曰。客來既久。於時宜行。余卽起與格司忒爲禮。格司忒把余手視余不已。言曰。明日能否更來。余曰。可以。黃昏至此。

第七章

明日九旬鐘。余甫起。傭保出一書示余。似爲女郎手迹。啟視。則密司繫賀忒寓余者。上書親愛之密司忒克雷齊。今日十二旬鐘時。約君至讀報處。作小語移時。下書至誠之友亞德爾繫賀忒頓首。余卽以箋作報書曰。親愛之密司繫賀忒鑒之。本日竟有事。須外出。晚中七旬鐘可歸。密司能否與我同飯。或在本寓。或至他肆也。其下署余名。卽以來伴將去。余飯時。執此書審視。但觀筆迹。即可想見女之爲人。筆鋒警健。不類女子所書。觀其來書。余亦弗解。其具如是剛勁之心腸。胡乃配以絕世無雙之風貌。余雖弗出。然曾一至巴黎及維也納。所遇婦人至夥。或出天然。或出粉飾。然皆不及是人。亦未有一見之後。常懸心目之間。今於是人。則眷眷未能去懷。私心深以爲駭。余飯已。將出。而法國之侍兒。以書迎我。言曰。君爲麥歇。

克雷齊乎。余曰。然。侍兒卽出書授余曰。此無待報章。請麥歇登車後拆讀。臨行時。以目示余。請祕勿宣。余見一傭保。尙有一人在余側。余遂納書。登車。車行。始啟其書。書曰。親愛之密司忒克雷齊鑒。今夕八旬鐘。同君在法蘭西咖啡肆。夕餐請君於樓上靜處覓座。但勿以人延請。吾自至也。下則署名。余徑至球場。亦不角勝。但作旁觀。惟吸菸。卷較昨日爲夥。卽亦心不在球。覽蹴鞠無復意味。幸吾黨勝。頗不落寞。旣歸寓。遂不更思他事。但思夕至咖啡肆而已。旣出。先就浴。易衣。然後入肆。覓座。多列鮮花於案上。且呼美酒。然後下樓待客。甫下。而客已至。至時。易晚妝。以黑紗蒙面。且上。且去其曩。余觀狀似與余甚落落。余曰。此咖啡肆。得毋密司所常至者。遂敬謹延之入座。女曰。吾心無屬。惟今日忽喜法國烹飪。故偶然至此。當時余初未覺其爲有心之言。蓋所選之餚。似均女郎所嗜。女雖不多食。然頗云甘。至於酒至。乃不沾吻。第一語。卽曰。今日汝乃大忙。余曰。不得已。須赴毬場鬪毬。可三日而畢。女伸眉言曰。乃三長日耶。余曰。然。勝負早決者。則不三日亦可畢。女曰。汝。

於此三日中。有同羈囚。不可自脫耶。余曰。敝國越爲雅事。視之滋重。果其人能爲本鎮舉爲國手。則須竟其事。名始可得。然鄙人聞貴國之蹴鞠。亦等於敝國。女曰。茲事非吾屑意。惟不屑意。故亦不審其重輕。忽曰。密司忒克雷齊。余曰。諾。女忽舉目視余。其眼波之妙麗。一時無匹。自思爲彼所惑。或在於此。此女之嚴冷如冰。必其情弦未爲男子所動。果此弦動者。則眼波中或更有勝於今日者。余舉目相視。幾忘其身。女曰。密司忒克雷齊。汝曾否。自知方平視我也。余卽鞠躬。伏罪不止。自承曰。此爲鄙人至劣之奇癖。每有所思。輒或面壁。今對密司。眼光亦幾出密司之身外。女猶引首言曰。我以爲汝百不用思。今亦爾耶。今方何思。請以見示。余曰。此何能宣示於人。女曰。天下安有不可對人之事。矧乃我令爾言。余卽進食。且言曰。我邂逅遇此名聞秀。中心所思。何敢唐突。女曰。汝旣有膽力。能用此思。胡乃無膽。自陳於吾前。今旣許汝言之。又何怯之有。余曰。繅絲馬迹。何所尋覓。女曰。胡不試言。其摸索少得者。果不吾告。吾後此不更與君聯坐同飯矣。余曰。吾心所思。必欲

強吾盡吐其實則此罪吾不之承女沈思久言曰此何能罪但言之足矣此時備保方捧炙鷺而進余止不復言先引酒自酌待備保行余始徐徐言曰吾年已三十三歲尙未有聘妻家產尙足自支然亦不必需吾而支此家巴黎維也納羅馬倫敦咸有名流見貺然於女友中固有往來特未嘗出吾血誠以相待必謂有一出塵之人爲足令吾欽佩者實則無之女曰斯亦奇矣請君推其焦麵包授我卽曰謝君見貺余卽續言曰今將吐其切實之言矣吾第一次面君卽在世界逆旅甬道之中而前夕在絕奇特之時已聞鄉澤似卽交臂而過而鬪毬場中又爲第一次聞其金玉之音吾遇婦人多矣貌美如君亦不乏人又加恩於我較君爲甚者亦往往有之諸如此類良無關於本題惟君所欲聞者吾之肝膈耳今卽不妨出其肝膈相告從今以後世界中閨秀舍君外無第二人也天日在上殊出本心之言一無僞飾女聞言聳然目光逃我弗視余細審之乃無怒容久乃曰汝言吾良不解汝旣見類我之人則亦但取外貌不審中心何爲謂我獨異於爾之舊所

見者余微笑鞠躬言曰此各有緣法自亦不知所以然君言不知君心然但以對坐傾談時決知君非冷灑於世緣惟我意甚頗密司蛻其前此之身還其現在之身則我禱祈上帝用爲密司祝者女此時低首盤中如按節聽人奏樂狀時備保又進餚蒸余又不言去後女始發言詞氣亦頗凜烈惟眼光中不能自蔽其私余觀之蓋坦然無所慄懼女曰吾輩所論太無檢束且吾此來蓋欲問格司忒耳汝昨夕見其人乎余曰見之余此時容色亦斂爲嚴整女復以目視余曰汝見彼作何狀余曰實告密司此中事大奇吾殊不知所可女曰汝何由不知余曰實見告格司忒者狀乃如就死之囚囚者非他卽爲破門而入之人其人必格司忒之仇讐女微笑曰君眞英人哉英人之所最能者上奉王法下則投書泰晤士報館伎倆盡矣惟茲事似王法與報章均不足以助汝余曰是或不然吾英王章嚴報力偉吾決不能明目觀此白髮少年爲兩小人淪之死地女曰汝旣不欲其人之死

胡不攜之外出。余曰。攜其人出。將安置。女曰。爾旣愛其人。胡不昇之尊府。余曰。吾力可以至耶。女曰。然。格司忒之爲人。我殊不憐。得死爲幸。至於肆其大力。亦莫救其死。特彼於此時卽死。必非吾之所欲。余曰。何也。女曰。彼不有祕密之事。蓄其中心耶。余曰。鄙人觀彼白髮少年。殊倔強。必不卽示君。女曰。彼對我及彼二人。決不宣布竄死。無言。然其對君。或且吐實。余搖首曰。彼卽語我。我亦不欲置吾身於萬險之中。女曰。然則蕙矣。余曰。吾覺此中非佳。且不願聞人家祕事。且此事雖不瀕於死。然狙而擊者必衆。女似了了吾言。卽曰。吾之相爾似尙不爲不知人。汝胡不歸而打毬。行獵作平安之富翁。蓋汝之所知者僅此。一入世界之中。百道歧出。動至迷誤。可嗤也。請君付彼餐值。送我登車。吾於他處尙有未了之勾當也。余曰。密司。且俟。此言尙爲不知。我適所言者。蓋從安常處順而言。鄙人與格司忒。無素。其思救之者。特英人好公喜直之性質。至必令格司忒以消息告我。我覺此中利少。而害多。斷不能不審詳而出果。密司少示其端倪。吾卽肆力以報命。但有命令。

我卽遵率。凡我功力性命一聽密司。吾言至此庶足表我愚誠矣。吾言時女忽作奇恣之眼光射余。余肺葉大動。血脈發興。而女語我之聲則柔婉親切。言曰此言確耶。余曰以名譽爲證。女曰今當引格司忒至爾家。以一身司之。勿命他人羼入。不及一禮拜此白髮少年吐實矣。余曰如約。

第八章

看護婦見余入室。意少沈吟。卽指一人謂余曰。此爲克勒支奴醫生。余觀其人高碩而臃腫。加巨眼鏡。視病人後。卽目屬我。余曰。醫生。吾姓爲克雷齊。此病人爲吾舊識。醫生攢眉言曰。我告看護婦。不聽生人入此。余曰。詎此病人卽縣綴。不宜面故人。以我所聞。厥病略愈矣。醫生曰。雖愈。仍須獨處。又微語曰。此病乃非細。余望榻上。見格司忒面白如死人。二目微張。似吾言彼皆弗聞。余及醫生至門次。卽曰。先生是人究何病。醫生視余甚疑。言曰。吾聞病人初無親屬。余曰。吾亦乍識其人。惟其病體頗屢吾懷。果欲得錢而需。吾願任之。醫生曰。毋庸。此逆旅中。均吾診視。

醫藥之值。肩之主人。余曰。但問是人究何病。醫生曰。君非同道。卽告爾病勢。亦將不省。余曰。或無意中爲人所創。醫生曰。創固有之。乃未甚重。惟病在厥心。吾方旁午。請先告別。余曰。請先生告我以尊寓所在。此間有醫生曰孟佛得。專治心病。吾與之稔。可否能邀取其人。與先生參酌署方。醫生不悅曰。毋須是人。吾爲是間主人無我。果不見信。即可辭謝而去。殊不欲以生人強與我事。語已。昂然而去。余至病榻之下。格司忒強張其睫。旋又下閤。余以法語語之曰。汝病如何。答曰。如昨日。看護婦又至榻下。語余曰。今日病人不宜有語。醫言非靜臥莫可。余曰。在此僅數分鐘。在在留意。萬不勞擾其人。看護婦視余及格司忒。怫然出。格司忒見婦人出。即欠伸微動而近余言曰。此人行。將以司我者至矣。余曰。吾今日將移爾至吾家治病。道中顛頓。汝能忍乎。格司忒曰。顛頓且勿言。但以大勢言之似不能生出此關。余曰。汝再爲是言。吾但能訴之巡警矣。實告汝。此看護婦吾殊不之信。卽此醫生亦大詭異。且置汝於冷僻之所。余意亦不謂然。肆主人所爲尤足疑訝。彼當知

身在倫敦爲是隱祕之行蹤。爲狀險矣。格司忒曰。汝再勿言。警察彼人。非愚逐事。皆備豫以應汝。汝倉卒不之應。則轉爲所窘。汝非其敵也。余曰。汝甘心伏此。聽彼戕殺耶。格司忒曰。吾死在意中。數月以來。均處死網。一入是門。自分已無生理。顧明知其險。但恃天而行。今似炸藥已布。但俟一火星之投而已。余曰。汝曾知此逆旅中。曾有少年女郎居此。名曰密司繫。賀忒乎。格司忒曰。然。問彼何爲。余曰。以汝居吾家。卽爲彼所決之策。格司忒大驚曰。汝更言之。余遂覆述。格司忒竟能起坐茵褥間。言曰。汝何由能識其人。余曰。彼至毬場。與吾從兄同坐。卽於彼間相見。吾偶然及爾。格司忒曰。然。則汝知。苟吾不及俟其言之畢。卽曰。彼亦爲若之仇。格司忒曰。彼乃允移我至汝家耶。噫。句其意似已了了。復曰。我知之矣。汝告其人。我允矣。此女乃不同於二憾。此女眼力高爲二憾所弗及。方語至此。卽曰。勿語。吾仍睡矣。格司忒旣閉其目。門亦遂關。看護婦入。一人隨之。卽短胖加金鑲眼鏡者也。見余瞞躬。而目光已出眼鏡之上。卽曰。君來候君友矣。殊有心人。病者其小愈乎。余

指看護婦曰。可令此人出。吾尙有所言。其人曰。吾輩宜談處至多。何必小語於此。語聲出。將駭病人。胡不光臨敝寓。對酒而談。余曰。宜至客座同飲。其人卽鞠躬曰。君至慎密。胡不至菸室少坐。余觀病榻。格司忒仍瞑。余乃不知其誠僞。胖人見余留意病者。亦太息曰。傷哉是人。所患殊弗細也。余卽開門。引胖人至樓下。旣至菸室。覓得靜處同坐。適有斗室。簾幙下垂。與他屋隔。胖人卽出囊中藏名紙之小篋。言曰。密司忒克雷齊。吾乃未通。吾名亞姆司司丹列。利物浦人。因曰。傭保。取蘇格蘭威司其酒二杯。佐以蘇打水。余曰。密司忒司丹列。吾甚欲得君名而呼之。惟今日相見。推誠而言。君之姓名居處。吾均不敢謂然。請先告罪於君。司丹列曰。姓名何關於事。余曰。吾之所問。卽樓上格司忒。以我觀之。似此逆旅中人。大有同謀之意。惟吾不能袖手觀人行爲。司丹列微笑。拭其眼鏡言曰。先生乃大奇。承平之世。逆旅之中。安有謀人之事。先生殆戲我耳。逆旅中客至數千之多。君乃忍爲是言。勿論鄙人。卽肆主聲名。亦宜慎重。余曰。勿爲是不經之言。君曾否憶及前夕。以槍

破屏索人。亦承平所應爲事耶。司丹列曰。其事固可怪。吾先不省此屋乃爲君居。格司忒者。固與鄙人宜加商酌。乃必避人而處。故必追索而得其人。今事已小。當容可無事。同來之友已行。吾明日亦須歸利物浦。是晚聞吾之事。似以我爲謀人。吾亦甚悔其冒昧。須知人當盛怒時。必改常度。卽先生不嘗以手槍向我耶。余曰。君言巧極。且如行雲流水。曷勝欽佩。今且問足下。胡以移此病人在人蹤不及之地。而醫生亦蓄不善之心。卽看護婦之待病夫。大類獄卒之待囚。此又何說。司丹列笑不可仰。言曰。少年人論事。恆憑己意。格司忒病重。自應靜攝。果吾居肆毗屋。有病人者。亦甘心於主人否耶。且病榻豈宜處之喧雜之間。非靜胡由自攝。至汝言。醫生形迹可疑。彼實爲公醫。長日在此。尙有招牌。而看護婦者。卽在鄰邇病院中僱取而來。余曰。據君所言。吾苟至警察所控君者。直類誣告矣。司丹列曰。君若弗信者。可一試之。此間有包探在。試入語之。視其所言何如。余曰。密司忒司丹列。所言甚近情。但能相信而已。譬如吾明日晨起。昇格司忒至吾家者。君或不我撓。

阻。司丹列少爲瑟縮。卽言曰。彼爲自由人。我何爲撓之。居此予貨值。欲行卽行。孰則泥之。惟病軀恐不勝勞。余曰。吾意明日延之至家。此間良不宜此病人。司丹列視余久之。顏色微變爲詭詐之容。余亦注目其身。司丹列言曰。道行恐速其死。余曰。若不昇之歸。死當愈速。司丹列呼傭保曰。汝更以酒來。飲已將睡。又謂余曰。君言吾亦謂然。格司忒病或不起也。居此與徒居君家去死一也。無所復礙。時酒至。司丹列曰。爲君飲壽。且我欲行。用此識別。余盡觴後。以空觴示之。余起立時。地如震動。覺天亦旋轉。汗出如灌。二目盡昏。旁人皆以我爲醉。則爭笑悅。司丹列僞爲恭謹之狀。至再扶掖。余恨極竟撲其人大詈不已。遂暈而臥。後此一不之知矣。

第九章

余忽從榻上起坐。頭痛而舌乾。見鑪簷上鐘已交三點。聞樓下車馬之聲。往來如織。余神志少甯。辨爲下午之三句鐘。遂憶及昨日之事。卽按電鈴呼人。傭保旣來。余卽問曰。晨來胡不呼我。傭保曰。客昨日乃不命我以此。今晨入視可二次。客尙

沈酣。吾亦不復驚覺。防攬客清夢。余急著衣。言曰。今日氣候如何。傭保曰。七旬鐘時盛雨。慙不能戲矣。余曰。幸而有雨。不爾。不能對人矣。汝趣以茗至。余卽作字與繫賀忒。草草一二語。令彼賣送。數分鐘後。茗至。而書亦附至。言密司繫賀忒。今晨行矣。余大驚曰。或能更歸。傭保曰。聞女傭見告。已辭謝此屋。似不更歸。客可自問之。司帳者。余力下問肆主人。見一書記。書記見余。欲晒未晒。余曰。密司繫賀忒。行耶。書記曰。然。以早車行。余曰。有留書否。吾名爲克雷齊。書記僞爲入間。卽出曰。無之。余亦初不爲疑惑之容。答曰。請爾以吾名紙往告格司忒。將往面之。彼方病居樓之南角。書記曰。密司忒格司忒。亦於一句鐘時行矣。余愕曰。彼亦行耶。昨日尙偃臥。未卽動。胡爲能行。書記微笑。如不欲聞。但曰。昨病今愈。亦未爲不可。吾觀其行時。似未甚劇。余曰。此中有客。曰密司忒。司丹列。爲利物浦人。亦行乎。書記僞視簿籍。曰。司丹列已於八旬鐘行也。余大異曰。今當面主人。書記卽謂侍者曰。汝往告主人。有客欲面少待。侍者歸。引手招余曰。密司忒白勒門登。方在治事之室。延

候。余入時，肆主乃不如前有禮。攢眉努目。言曰。先生有事語我乎。余曰。然。尊肆有奇駭事。吾所弗解。實奉告此事。當窮詰到底矣。昨夕在吸菸之室。有同居之客。曰司丹列。以迷藥加我。蓋灼知與傭保同謀者。主人曰。惟有昨日之醉態。吾亦不敢以尊客之禮相加。足下居吾肆。乃大損吾名。余大怒曰。是何言。主人曰。公共之室。洪醉如此。至以人扶掖登樓。此無足抵賴。見者可十餘人。請君卽行。再勿淹滯。余大怒曰。汝明知是中曲折。僞爲憤憤。主人曰。此何待多言。共見共聞。吾亦不復深辯。余曰。吾亦知矣。留我適爲汝梗。請君以密司繫賀忒居址。見告。主人曰。不可。余曰。格司忒居址安在。主人曰。不知也。余曰。白勒門登汝聽之。汝勿謂我行。汝卽無事。吾出門。卽至包探家。告之以爾肆中鬼蜮事。主人曰。請君爲之。吾肆中一無可以見疑者。惟酗酒好事之人。不復下盼者。吾肆平安矣。密司忒克雷齊。請爲爾道晚安。余亦不言。卽摒擋行事。一一思維。昨日之事。百思不得一緒。大類身入夢中。茫茫不知所居。此中人曾與深談。惟彼繫賀忒。今又遄行。無可左證。但有置之度。

外可也。吾家衣食粗足，何爲與此危險之中？惟此美人深入心坎，初不能忘。既而又思：此女殆以我爲彼之用，安得有愛？不如歸去，稍停一二日，即可忘懷。於是還值出肆，乘五點鐘火車歸。既至孟赤司，或車站去吾家尚十英里，則別以馬車行車及門外。天旣垂黑，然一樹一石，皆余心愜之物。已見吾厨次之煙，侍者柏更司聞車聲，卽出門迓余，初不謂余早歸，訝而問故。但去吾外衣，余卽曰：吾未歸時，家中無他故耶？侍者曰：無之。此間羅美打毬之戲，於昨日亦畢。余曰：吾鄉人勝乎？曰：贏得三十點。穹生之技最精。余遂至書室中，侍者隨余言曰：主人電報，今晨已得余詫曰：何電與汝？侍者曰：卽主人命我至火車站迎彼客人者，電中不言以何時至。奴子故命穹生以十二句鐘時往迎。今客人已住南屋，甚安舒，或無他故。余曰：汝殆爲鬼病所言？吾悉弗解。柏更司大駭曰：是非主人電耶？客名爲密司忒，格司忒。余曰：格司忒在是耶？曰：然在南屋中，且命主人一至，卽當見示。余力趨南樓，微叩其扃，屋中人呼余，余確辨其爲格司忒。入時果然，尙衣旅人之衣，臥於溫榻之

上。

第十章

彼見余入。少點首。仍不起立。張目視余。知余駭也。久乃曰。大致。句余曰。無事。卽與接手。曰。君胡以至此。格司忒曰。此均君友。繫賀忒之意。彼二人者。均不聽吾來。但重違此美人之意。余曰。以君病軀。胡能自倫敦至此。曰。彼賣送我至車站。遂坐家車至此。君家人待我厚。惟今夕尙有要言示君。吾若不言。卽不應同居此屋。余心憐其人格。司忒以將蒞吾家。鬢鬟咸雍。惟顏色旣慘白。且類老人。衣博而身瘦。廓而不附。目光雖燦。實非自然。余曰。卽有要言。亦當少息更語。且爾能有氣力下樓御飯耶。或移餐以就爾。格司忒曰。吾願下樓。但須尊紀助我著衣。余曰。家無他客。卽以此衣就食亦可。格司忒曰。此等文明事。吾數年弗得。今試爲之。亦佳。余曰。諾。卽以僊廸至此。惟尙有一事。能否以醫生視君之病。曰。可。吾苟死者。得醫生爲證。或不累君。余大笑曰。安至是。村間空氣佳。大利於病人。尊患定可復矣。格司忒不

答。余曰。吾且先下。以人至飯時。在八點。余及格司忒飯時傾談。此人乃大有學問。且閱歷多。交遊廣。恒與各國卿相往還。所食雖寡。而飲吾美酒二觴。尤能辨味。非牛飲者。余授以雪茄。但取煙卷。並匣而行。同至余之書屋。侍者在側。則但自吸菸。侍者旣退。即發吻談其心緒。呼余曰。密司忒克雷齊。吾有要言。相告。余曰。病愈更。言不爲晚也。且爾在是間。或有數時之留。必無人攬汝。格司忒側視余。如視童駢。即言曰。爲事非細。須知死不待人。欲至卽至。且吾左足已踐死界。故以速言爲當。余曰。旣欲言者。趣言之。惟吾意。則謂君必不至此。格司忒笑曰。宜君之不能知也。君且聽之。數分鐘中。欲煩君決一大事。君決後。或終身恨我。亦正難言。蓋爾我相逢。是中殆有天意。以君爲人。我得君可云知人。惟一至君家。知君度此安樂時光。言後。將以重責加君。心滋弗憚。言時至和平。而眼中如熾烈火。時煙卷已燼。又易其一手。顙不自己。余卽憇憇之曰。第言何礙。吾亦願聞其詳。格司忒曰。語後。卽知一知。卽爲君害。奈何以我觀君。雖不必有知人之明。已知爲素封之家。樓居既美。

行獵打球。光陰之甜蜜。令人歆羨。平日未嘗啟世界之幕。不審世界中果爲何物。吾言一發。曩卽大開。則君安樂之身。將立時變易。吾言累君。卽在於是客語後。余心爲聳然。甚思刺取其事。卽曰。且置吾事勿言。試一發之。幸勿謂我趨超不卽任大事。先祖亦多英傑。我爲裔胄。性質頗存。吾祖克雷齊寶星。卽拿破倫時。使於法國者。客曰。知之。尼古拉司寶星。於君爲何輩行。余曰。吾季父也。君所聞者。或波斯之一役。格司忒聞言。二嬪皆絳似大喜。言曰。我不疑汝。君祖叔均有幹力。能任事。至吾事一發。則二老所行似又較君爲小。君亦曾聞五忒婁甫德乎。余曰。何爲不知。其人謀也。客聞言如受吾棒。則大慙似爲余威力所攝者。復曰。吾忘之矣。君固無礙。吾卽五忒婁甫德也。此亦吾之僞名。余果大驚互視者久。因思近百年來。幾使各國大鬨於歐洲者。卽爲是人。甯非歐洲國際之大慙耶。顧事隔數年。余曾記有一日。各國均備兵。幾使全歐陸沈。吾又記憶後此巨禍之熄。似有天意存乎其間。時人人咸知。中爲一人所証。詎意其人今在吾書屋之中。厥狀瘡羸如鬼魅者。

耶。客曰。吾言過矣。君之見地。蓋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衆震。君胡能不震。吾誠切之事。誰則知者。吾亦告人以實跡。正恐不密。將害吾成。今去死近。必得一替人。將以真情告汝。汝能否傾聽。余曰。願之。客曰。吾病非藥所能已。吾爲英人家世。亦不後君。今惟重爾。故示爾此言。君其能信我否。余曰。信之。客太息曰。今茲各國咸欲得我。我乃無懼。但有二人知我。今皆物故。然吾謀乃絕巨。非人所及。吾謀果成。則英德必聯盟。至固不聽歐洲。躬受兵革。卽法俄亦不吾梗。時德政府均爲吾所動。獨有一人。本之私心。力敗吾謀。凡我歷年所經營。悉付流水。其倖免於難命。亦屬絲而已。時歷史中。卽大書吾名爲萬國之巨憝。此卽吾一生之事狀。君亦信之乎。余曰。不能不信。格司忒曰。有人傳言。吾已自刎。然吾終不死。仍遵率古人格言。謂避仇者反卽仇。仇轉無見。故卽自至柏靈。余曰。所謂敗君之謀者。句語未竟。格司忒曰。君當知之。其人卽僞言能聞天語者。彼之左右悉爲所愚。乃叫囂如狂。且吾或不見其敗。君當見之。其人定爲人所爆。令使瓦解。語後少息。以目視余酒格之上。

余見格司忒汗淋其額。知不勝疲。卽斟酒予之。格司忒徐飲既。復吸煙卷。言曰。
 遺言無涉於正事。似我爲人。安能無仇。吾在柏靈屏居二年。吾面累經大病。亦無
 人覺。凡咖啡飯館及俱樂部。彌不一至。亦頗交其顯人。二年後。吾復立謀。部署一
 切。君又當知吾用意之所在。吾蓋欲待吾仇少躡。卽進撲之。余聞言。微覺其人過
 於誇詐。卽曰。一人客居。胡能斡旋此重大之事。格司忒曰。此爲吾業。又胡足異。吾
 見吾仇日以車出。衆與爲禮。吾亦鞠躬然。惟我深洞斯人之僞。積漸吾闌入德國。
 祕密之黨。偵取黨人消息。且亦以祕事告之。但自稱爲斐洲荷蘭之僑民。黨人匪
 不信我。我且痛詆英人。至有人謂我過當。惟彼不疑。而消息竟爲吾得。語至此。卽
 聞叩戶之聲。余二人皆止。時一侍者引醫生入。

第十一章

余心方傾格司忒之言狀。如入夢。侍者入。言始如醒。余見醫生亦方覺。身在吾
 家。非夢幻也。起立。迓醫生。時腦筋少釋。神爲之怡。卽與醫生爲禮。言曰。此爲吾友

密司忒格司忒。患作。請君爲之施治。醫生入門。即愀然曰。君喜吸煙卷。胡不改用
菸斗。芬臭當不如是之惡。余曰。吾胃力弱。莫勝沈厚之菸。吾且暫出。先生爲問病
源。余即小園遊憩。天氣雖熱。景物幸足爽心。大樹無風。蒼綠可人。在蔚藍天色之
中。渾如圖畫。其中動物。但見園丁罷役。負耒而歸。風旣不生。而禮拜堂及園外短
垣矮屋之中。清寂無聲。余平日喜於黃昏據廊腰。靜觀遠景。爲意甚適。顧今日景
物依然。余心則怏怏無樂。蓋爲屋中垂死之數言。竟類納巨燐於我腦中。焚熾不
能自堪。且不止是人。此外尚有一繫。賀忒直以吾心爲彼戰場。乃俯仰一無甯貼。
又思彼姝殆亦血肉所成。決非鬼魅。然彼女侍及小狗。咸似獮。猶有妖氣。則又何
也。以理論之。此等人大類古來離奇小說中用爲詞料。胡乃爲吾所親見。時玫瑰
金銀花香氣芬芳。余趨就。竟似今日花香。亦爲少變。夜色漸起。人影樹影。皆就模
糊。余始覺改其生平。前此安逸之心。神不復更爲吾。有時聞石路上有履聲。則醫
生出也。余曰。如何。醫生不能猝言。即曰。君友病勢良奇。以老友不妨相告。吾至不

知。其。所。以。病。余。笑。曰。得。母。中。熱。醫。生。曰。此。人。曾。否。爲。君。舊。識。余。曰。問。此。何。涉。於。病。
 醫。生。曰。君。曾。否。知。此。人。之。生。平。好。親。藥。物。余。曰。未。之。知。也。醫。曰。吾。爲。彼。診。脈。彼。似。
 不。以。病。爲。急。吾。旣。問。且。切。病。人。似。以。我。必。不。解。其。病。源。但。以。軀。幹。精。神。論。其。始。必。
 大。異。常。人。余。曰。此。患。得。無。不。治。醫。生。曰。乃。不。能。得。其。死。耗。一。言。蔽。之。曰。吾。不。之。識。
 明。日。侵。晨。常。更。來。今。且。投。以。小。補。之。藥。實。則。與。病。無。涉。余。曰。曾。否。中。毒。醫。生。曰。未。
 之。覺。也。以。我。之。意。似。平。日。多。親。藥。物。初。不。覺。窘。今。茲。藥。力。始。發。時。余。將。入。室。即。謂。
 醫。生。曰。且。少。飲。酒。醫。生。曰。尙。須。更。視。一。病。人。余。遂。獨。入。見。格。司。忒。待。余。甚。迫。臥。於。
 溫。榻。上。四。周。皆。墊。之。以。枕。顏。色。慘。變。爲。之。赫。然。格。司。忒。曰。趣。授。我。白。蘭。地。醫。顛。
 倒。吾。身。神。爲。之。眩。余。即。進。酒。格。司。忒。曰。醫。言。何。病。殆。增。加。我。以。新。病。之。名。余。曰。否。
 醫。言。不。審。患。之。在。格。司。忒。曰。語。尙。不。欺。然。又。何。言。余。曰。彼。問。我。君。前。此。曾。否。嗜。
 藥。格。司。忒。曰。吾。向。不。嗜。藥。余。曰。吾。亦。如。是。惟。昨。日。誤。進。迷。藥。矣。遂。舉。司。丹。列。事。告。
 彼。格。司。忒。聞。之。甚。聳。旣。而。曰。以。此。觀。之。彼。輩。意。見。左。矣。此。亦。吾。之。所。料。實。告。君。女。

子之力終偉於男子。男子不能勝也。余曰。汝能否告我以繫賀忒事。格司忒瑟縮久之言曰。女爲美國人。其家素封。近年來。恆居歐洲大都會中。柏靈宮中。尙有其契友數人。此女好冒險。其人非有愛於英國。且不悅其制度。余曰。君意必列之仇讐中矣。答曰。卽謂爲君仇亦可。余曰。君之幸至吾家。彼力耳。格司忒迴首面余曰。汝謂移我病軀至君家爲善意耶。余曰。吾不敢謂善。格司忒曰。吾在世界旅館中。直同禁錮。固知力不能逃。然吾事實未竟。更數閱月者。竟吾事矣。彼加眼鏡之人。利吾速死爲謀。甚淺。以爲吾死即當滅迹。而此女則謂人所不能至者。彼必以力自任。故聽爾延吾至此。語後進酒。余見格司忒眼下有黑紋。遂不聽其作煩言。令之安息。以待明日。格司忒曰。君焉知吾之必有明日。吾之死期。即在此一二日間。果吾不得死。彼姝又安聽吾出。且彼姝之縱吾至此。策吾必盡吐其實。彼卽從君口中探取而去。君勿暴怒。彼姝愚君。將玩弄君於股掌之上。彼假君顰笑。即可。以君爲彼奴廝。密司繫賀忒者才貌均佳。然閱歷觀人。均不如我。試思彼旣以君。

值我。我非憤憤。何爲卽貢其誠。以我知人之明。君卽不爲彼。僨我。猶將厯厯述以告君。君若得我所言。卽請竟吾未了之志。事余曰。究爲何事。格司忒曰。此事近死。者七八分危險者。十分聞之能令君去其安樂之鄉。就煩惱之地。然而千古大名。列國承平均君一人之力。克雷齊聽之。凡人莫不有死。死於轟烈之中。不爲虛矣。余曰。死安足畏。卽不畏死。君謂吾才。卽能了君之事耶。格司忒曰。無以易君。今睡於何地。余曰。卽在君臥處之複壁中。格司忒曰。佳絕。君能否洞開彼此之門。夜中一呼。君即應我。余曰。易耳。果欲得人爲侍。吾可以童廝宿君牀下。格司忒搖首。以爲不可。言曰。今日滋不能言。果今夕欲死。卽當呼君。否則明日。

第十二章

余前數日所遇之事。竟在夢中。惟日來似漸清醒。四圍盡見陽光。農夫穫稻之聲。及蜂衙鳥語。一一入耳。空氣中。麥香花氣。沁入鼻觀。吾客格司忒衣荷蘭絨之衣。冠草冠。却立余之側。其人似以金鑽貫數日之命者。見余馬及狗。皆勃勃有生趣。

亦時時行吾園次。見吾園丁修整花木。亦時稱其能。余與談風月。亦不撩彼心緒。而客之居吾家似成清客。亦不類有重憂之人。余二人同立高阜之上。余指示柵中走鹿。以娛客。客又顧繚垣以外。林樾之間。有短垣煙窗。客卽曰。此家爲誰。余曰。是爲登尼司佛勳爵別墅。其人良佳。惟不常至此。恒不相見。客沈吟曰。登尼司佛勳爵耶。乃咀嚼至數遍。余以爲客之故人。卽曰。君識之耶。客曰。君知彼夫人亦居是乎。余曰。夫人恒處家。且常燕客。故知名一時。客沈思久。卽曰。可。卽投刺謁夫人。余曰。汝能行耶。客點首曰。恃杖而行。即使顛蹶。君足扶掖。余卽同出園門。彼此不復相告。垂及夫人門外。客引余衣曰。吾將獨面夫人。余曰。當入與夫人商之。遂至門外草地間。長廊之下。有數藤榻在焉。余曰。此間有綠窗。卽爲夫人燕息之地。爾先至是中坐候。惟有無平日交往。足以令我傳言。客曰。汝告夫人。有一人曾同夫人。在西班牙。色維爾城中文橘花樹下徘徊。久久此言發夫人必賜我顏色語後。卽扶杖至廊下。藤榻中閉目晏坐。余知格司忒此來。爲力疲矣。時夫人門闢。余以

毗鄰之親。昂然竟入甬道中。顧自烈日中入此甬道。陰涼撲人。且夾道短樹排立。中有飛泉。仰出。顧乃寂無一人。但見溫榻之上。有小狗。團身作午睡。余與狗本舊相識。狗卽起坐視余。一耳向後。一耳近額。余見之。忽有所觸。覺此狗。攢眉。擠眼。厥狀大類老醜之媼。一見余入。卽生懼怒。小頃。跳躍而下。徐徐向樓級。向上而嗥。尋見法國侍兒。衣黑衣而下。即繫賀忒女侍也。狗旣視侍女。又復盼余。此狗事已竟。則仍歸溫榻而睡。余見侍女。卽曰。君主人亦居此乎。侍女曰。然。吾昨日至也。余曰。吾能見爾主人乎。侍女曰。當入問之。侍女旣行。而夫人之紀綱亦出。夫人紀綱伺夫人久。見余卽鞠躬。余曰。莫雷。夫人未出乎。莫雷曰。然。請公入退閒室。小坐。余隨紀綱至夫人許。夫人方作書。聞門聲。卽迴首作慈祥之色。與余爲禮。言曰。克雷齊少待。吾作書竟。卽起。余與夫人。自少相識。今爲格司忒故。則又跼蹐如初見時。夫人長身玉立。平日態至安舒。無繩檢。善騎而喜獵。雖勳爵久不在家。然外間初無非議夫人者。移時。夫人書竟。擗筆。至余前。言曰。今日胡不同飯。有絕代佳人在此。

君見之當加羨慕。余曰：美人耶？夫人曰：爲美國之處子，乃無美國之口音，並美國之性質，亦能御馬。余曰：夫人何由識彼？夫人曰：爲吾從兄以東先客，此女交遊至廣，前禮拜與之同席，論行獵事甚嫋，今將來觀村間風物。君此次鬪珠，惜淫雨不盡所歡。余忽瑟縮，言曰：夫人今日吾來，頗有事奉干。夫人哂曰：何事？余曰：吾亦有客，較夫人之客爲尤奇。今負重病，而鄙人乃與彼無半面之交。據彼所言，實與夫人有舊。夫人曰：舊交耶？又何名？余曰：彼名吾乃不知。今日與彼同立高阜，見夫人園外繚垣，吾即告以夫人別墅，彼聞名即思來見。夫人四顧曰：其人安在？余曰：在長廊之下。夫人曰：吾之及姆，汝亦詭譎，弄人耶？趣請爾友入此，吾將觀之，爲誰？余曰：在理。吾應引見，顧吾客言必一人獨對，且言在西班牙色維爾城中，曾與夫人同行橘樹之下，故欲獨面夫人。夫人聞言爽然，可數秒鐘，而目光注余，實則知其非注余也。蓋夫人之所思，余亦不敢追尋，則引目避之，及更視，夫人已起。

忽聞有人呼余曰。密司忒克雷齊。余舉目。則繫賀忒去余僅數武。入時。吾並不聞其衣裙之聲。而肩上尙負其狗。此狗獮狀。竟偎傍一天人之玉貌。女衣玉白之長衣。胸前攢一簇絳色之香薰。余見之大怪。即曰。密司繫賀忒。女曰。勿聲。驚彼二人於廊下。汝勿爲是親暱之容。須知吾與爾見僅數面耳。此語一出。余心忽動。蓋方對此天仙之容。乃前此所爲過於鬼蜮。心血爲之一冷。女曰。可同吾至隔鄰語時。彼或不聞。余即隨行門閉後。余即曰。適與夫人言時。密司曾否密聽。女曰。然。正欲聞爾與夫人作何語。余曰。質言之。即爲竊聽密語矣。女又曰。然。余遂不言。女似以余爲愚。即曰。君於是間見我樂乎。余曰。安得不樂。惟如我身爲可憐蟲。胡敢不樂。且問密司身在倫敦時。胡再不言而逝。女曰。此何必告不出數日。即當相見。告又何爲。且當時甚決。彼輩初不悅彼移居是間。余曰。然。則電報亦君主之矣。女點首曰。彼果知以醫止其病。意決不欲。余曰。然。則飲毒藥矣。女笑曰。死必不免。惟此間醫生。決不能辨爲何藥。此時行近吾前。胸口香薰。幾擦吾衣。狗眼。則很。很。睨。余女。

曰。彼曾有言乎。余曰。未也。女曰。彼必見告。決不更延。吾之來此。即候君之消息。實奉告彼。一發吻汝。卽來言。余曰。可。女忽變色。曰。大抵爾心似微。有悔。余曰。何悔。女曰。汝悔爾車出軌道。乃投身危險之中。且汝能否收回前諾。余曰。否。女曰。汝願否。斥去格司。忒果願斥其人者。數句鐘間。卽能及之。余又曰。否。但願一物。女曰。何也。余曰。君自了了。女低首。他顧。報余曰。吾非術者。何由前知。余曰。此事非必術者。凡爲女子之身。均能知之。吾乃不知天下何物。乃縛此天仙之身。陷入網罟。吾甚願得一利劍。碎此網罟。脫君而出。君前此謂我欲立大功。震動寰宇。此等事似慘慘無仁人之理。吾願祐君意見。一掃而空。清白疏爽。如我者足矣。女久視余。余覺世間美人。從無變其愉戚之容。如是之速者。從天眞爛燦之女郎。乃變爲千謫百詭之兇。人徐著力。初不覺難也。女作不屑之言。曰。汝乃欲我爲村莊女郎。坐看駒光。從窗隙走逝。惟我性初不類此。須知吾垂髫之年。已思爲震驚宇宙之事。爾我二人。分與南北二極。永永不復相同。吾意謂犯罪尤可憐。則不可。蓋庸庸碌碌中。

初無足以動人者。余曰。君惟不習。遂生其不屑。女曰。此何足習。舍非句。余曰。何者。女忽視余。此時眼光之射人。令人心蕩思。此人有此慈祥之眼光。則不至終身淪於弗教。女曰。舍非有術士。對我行術。令我眼光別有所注。則雄心當因而息。余卽微引其手。而狗臉即大變。而微喙伸小舌。於外意似噬人。余引手言曰。心中但乞是物。女引首外聽。似夫人已入。女即附余耳曰。格司忒。無數日生矣。汝於今夕令彼吐實。明日則似過遲汝憶之事。在今夕也。余膠膠不能作答。側思其人必爲第一等之名優。方有此迷人之技。一分鐘前。余以精誠語之。女乃以浮泛之詞止我。及聞夫人足音。始出簡語。語余道。夫人入則又改容爲夫人家客。與客作寒暄語。卽曰。夫人吾不嘗語夫人。曾與密司忒克雷齊。在倫敦相見耶。到底世界非廓。凡爲相識之人。時時遇合。夫人此時顏色不懼。頗無心於酬接。即使此女坐於余膝。夫人亦似無心及此。色白如紙。眼光四射。自門入內。幾不見有余二人。忽謂余曰。吾擬命車送密司忒格司忒歸君寓。以吾觀之。似不能步。余曰。大承夫人眷顧。吾

同彼行於園中。初不期過夫人家。時有侍者入門。夫人卽告以命車。然後與繁賀。忒爲禮。復至余旁。微言曰。克雷齊。彼人何病。余曰。似內損。他不之知。夫人曰。醫生何言。余曰。倫敦之醫。咸言必死。勒司忒醫生。則不知病之所由來。夫人曰。汝意云何。余躊躇莫答。夫人則以手引余臂。令言。余徐答曰。病態似劇烈。夫人曰。爾意能決其死乎。余曰。意中事耳。夫人外視廊下。淚盈其睫。微語余曰。悉君之力。醫治此。人勿聽其死前此。亦我知交。惟前此非如是之懊喪。今君可出。吾告彼。入而喚汝。出也。格司忒此時。尙坐故榻。二日向空齒下。較其脣微哂。而有所思。色初蒼黃。此際。則安謐。如常人。而死相已發露。無遺。余曰。夫人命我告汝。以車送君歸寓。格司忒點首稱可。欲立而不能。余防其仆。則力趨而掖之。扶之出門。軀極板重。車已在門。登後。語余曰。前此本欲娶夫人。余曰。誰以事中梗其議。格司忒曰。卽有微拂。今亦無之。余曰。然則爲君友。不爲君仇也。格司忒側視余曰。安得言仇。且汝何問及此。余曰。此間有客甚奇。格司忒曰。繫何人。余曰。密司藝賀忒。及其女侍與狗。咸在此。

是間。格司忒顫極。以身斜倚吾肩。言曰。此一類之狗同聚。是間我將令彼一一無望。然彼居夫人之家。特萍水交情。夫人初不身與其事。此女交遊廣。無論至何人家爲事。至易初非。夫人招之使前。車旣至。醫生已候余於門外。視格司忒久疾。令侍者扶將入室。余則自至園次。以待已而醫生出覓。余顏色沈驚。言曰。克雷齊。吾目至願。不見君家客。余曰。然則大命近矣。何謂爾。二人怒耶。醫生曰。天下安有醫生與垂死之人作難者。余曰。然則大命近矣。醫生曰。欲死者可立行。吾本可爲之作證書。特言因何病而死。則不能自決。吾意欲以電至倫敦。別延一人視之。汝意云何。余曰。可。君得母延專家之良醫乎。醫生曰。然。余曰。或爲心病之專家。醫生曰。否。宜請中毒藥之專科。余曰。然。則。是。人。中。毒。耶。醫生曰。此尙何辯。此人蓋無病而立死。決無他象。君非以言醒我者耶。余曰。先生趣以電行。醫生曰。少出卽來。惟屋中當以人侍。吾留藥予之。果漚漚將死。可飲而留。余太息而入。思天下藥力安能已此病也。

第十四章

是日侵晨。格司忒昏暈不省人。余趣飯及與之言。均不余答。余入室見僵臥榻上。未著外衣。卽以外衣自裹其軀。一見余卽麾手令出。言方有所思。可一句鐘不近人。余曰。今晨似宜進食。不食將益困。格司忒曰。請侍者以湯液進。且攜楮墨。余如言進液及文房。更一句鐘。余入。格司忒方吸菸。且作書。見余卽曰。今日可勿延醫。醫生殊不足已吾病。吾去死近。不能與時醫作酬對。余曰。妄哉。醫生言爾病無礙。今將以電延專門者已。君病格司忒不悅曰。克雷齊義高。乃關垂我。然吾病之莫救。汝亦當久知之。語時力裹其衣。而眼眶中黑暈益巨。言曰。吾今之尙能生者。卽吾仇藥力預算至此。不聽我卽死也。其所以遲遲者。意尙餌我以吐實。然我觀吾仇之以重要屬汝。可云無眼質言之醫不必來。於是復疾書余尙絮言。格司忒咸如無聞。侍者忽入。言事余出。格司忒之意亦似悅。余出也。侍者曰。有生客在退閒室中求見。余以爲醫來耳。及入門。則一少年似曾相識。但不憶其覲面於何嚮。忽爾思及。在逆旅中。碎吾屨而入者。此其一也。旣知其爲仇。顏色頓易。幾欲擒而

毆之少年亦似覺。卽言曰。密司忒克雷齊。吾乃冒昧。本不欲來。聽君勦當。不敢奉擾。但問足下。何由赴倫敦。延醫且延科。百門醫生。辨人服藥者。余睜目視之久。而此少年已易英人之服。斬然一新。似皆新製。然其異族之風概。仍顯莫遁。方余視彼。彼亦視我。此時非在余室者。余且力毆之。卽忍氣言曰。我之延醫與爾胡涉。汝意欲至吾家。與我肆其強力。則汝計左矣。格司忒吾客也。少年曰。君乃大誤。此人爲我擄得之人。生死由我。非君客也。余怒曰。爾言爲誰。少年曰。爲我擄得之人。請問足下。果否爲格司忒之意。請足下爲之延醫。彼自知明。必不如是。憤憤等死耳。時之早暮。又何待計。余作勢欲進撲之。少年卻退。卽曰。能否容我與格司忒相見。余曰。仍將授汝耶。卽以手按電鈴。向此少年曰。盡二分鐘中。汝趣出吾門。少年微笑。取冠言曰。此事不能怪君。君之勇概良肖。君之種族。然以牛刀治纖微之事。恐非所長。余引其臂外出。少年亦不擋拒。余思至大門之外。力推之仆。此少年乃仍蕭閒如故。余亦不恣吾意。但曰。爾輩所爲事。令人莫解。惟今日客在吾家。吾有主權。不

能聽外人侵與吾事。至汝者。吾亦不知何名。尙有一人。曰司丹列。深不願其至此。吾今立於門中。觀爾出於鐵柵之外。汝若更來者。吾殊不如是禮汝矣。少年微笑。曰。克雷齊。勿怒。吾輩始尙和婉。和而不行。則尙有百變之方。求試行再相見。余直見其出柵門以外。上一電車而去。下午以後。忽有馬車至門。余適出。而遇此車。車中見登尼司佛夫人。自車中探首。蒙以面紗。語音極促。問曰。彼今日如何。余曰。未敢遽定。方一人獨書可三旬鐘矣。吾方欲造醫生家。請延倫敦專門之醫。至夫人微語曰。汝當知。彼人何由自辨。死期之至。余曰。彼或自知爲仇人所中。夫人曰。此言不云不確。余駭視夫人。夫人曰。想彼尙有煩言。未及示汝。彼事我夙知之。頗思與彼仇一晤。面不審能至與否。余曰。夫人果早來數點鐘者。或見其仇之適責吾家。去尙未久。夫人曰。仇來何爲。余曰。欲面格司忒。夫人曰。汝允之乎。余曰。未也。格司忒方書其祕密之事。以手槍置几上。決不見其仇。夫人曰。此人。大謬。人固戀生。彼獨不留此一絲之命。何也。人死何味。卽有進境。亦不能至。余曰。卽能自保。亦將。

不見容於仇夫人曰何也惟彼勿太執拗事尙可圖於是二人語乃少止時又有一男子來自小徑徐徐向吾家余視之卽指問夫人曰夫人識此人乎夫人曰見之余曰此人類何種人夫人曰似商人又似君家司帳之友余曰此人自稱爲司丹列若與之議留格司忒之命彼或允也夫人曰然則仇耳余曰舍是尙何人夫人遂下車曰吾將迎而與語余欲從行夫人不可曰少頃與之同來余命夫人來車入吾廡中卽臨門遠盼夫人與是人作語夫人趣步向來者司丹列先以手近額自蔽陽光遠注旣近卽去其口中之雪茄脫冠與夫人語可一分鐘於是二人同行向吾家夫人疾行近余曰彼尙可語君家曾否有祕密之地足以傾談余遂引二人至余書屋司丹列見余爲禮甚恭且曰密司忒克雷齊乃眞福人村居樂甚實則如是清閒此外尙何希冀余不之答旣入書屋余扃其扉司丹列亦不作浮語余曰密司忒司丹列今茲登尼司佛夫人告我言足下肯俯允不促逼格司忒趣於死地司丹列微笑曰何言偏也實則語氣輕重頗無傷於友誼惟吾尙未

君許。君恣所言。我亦願聞。余曰。鄙人爲此間鄉官。力能簽書縛君。亦未嘗不可。司丹列曰。定我以何罪。余曰。謀殺耳。司丹列少思。言曰。如是亦足了我。卽我爲爾。亦惟出此爲佳。然收局如何。會計及乎。余曰。結局但有禁錮。省君僕僕害人。司丹列曰。不至於此。官亦不能不訊。而加罪。訊時。君以謀殺加我。初無左證。終局亦釋我耳。卽使禁我。尙有千萬人足繼。吾後矧君訟我。徒爲報中笑柄。自承爲愚妄而已。於我何損。余曰。果不汝逮者。汝亦何妨告我。汝之力逼格司忒。私仇耶。公憤耶。卽有私仇。如何了者。胡不質言。彼此熟商。所以了此之計。司丹列曰。此事不涉旁人。當本人自不欲死。事方有濟。余曰。夫人儘可與我爲左證。要求之事。容我達之。或無不可。司丹列曰。此事但有覲面。自言旁人。不足干涉。余曰。據是而言。則爾與格司忒。定當私覲。不聽旁觀參與矣。答曰。然。余視夫人曰。格司忒必不之允。奈何夫人憂甚。卽曰。密司忒克雷齊。當婉諫之。又謂余曰。克雷齊。吾二人當私語。遂與司丹列爲禮而出。司丹列曰。可。遂據溫榻而坐。余曰。汝在此間少俟。可也。司丹列曰。

請紀綱予我以雪茄。余卽擊鈴。令侍者以菸酒進。遂及夫人出。

第十五章

余之與夫人舊鄰也。今日引夫人至別室。其視夫人若不相識。夫人已去面。幕顏色慘白。平日翕脣中似有主。今日乃張其脣吻顫不自己。將宣復忍久乃言曰密司忒克雷齊。吾今日實待爾以心腹。余曰。夫人恣言。吾無不如命。夫人曰。格司忒者。吾本欲嫁其人。卽至今日。愛情仍未斷絕。於吾心蓋吾婚約夙定。忽遇政界中。暴烈之變。局格司忒卽罪魁。事發亦不自剖。且不對我言之。吾知萬不能嫁。遂毀婚約。匪但毀約。且聯絡攻彼之人。以自救。今已明其無辜。語至無辜二字。厥聲至慘。淚盈於睫。余太息以爲不幸。夫人曰。自是以來。格司忒遂飄泊異鄉。未嘗論娶。數年來。世人均以彼爲死。彼名非格司忒。今乃並君亦不敢出彼眞名。語次痛極。曰。吾已誤之於前。餘懷則甚。願其安樂。良不忍見其死。余曰。今何法足脫其死。夫人曰。引我往面其人。容吾獨面。余曰。可。趣行趣行。夫人遂登樓。旣進見格司忒仍

伏首作書。門關煙紋四繞。余啟扉。請夫人入。遂自下樓。赴書屋。面司丹列。司丹列方吸雪茄。狀至舒泰。案上威司基酒。及蘇打水。橫陳。方讀泰晤士報。余入時。始釋。引目視余。余曰。夫人在彼樓中。力勸其見汝。司丹列曰。君果有事者。請自便。吾固可久待。不促促也。余此時方思空氣。遂獨至園中。蓋一生不經煩劇。乃日來墜入。煙霧之中。摸索不知所謂。則煩濁極矣。徘徊可一句鐘。忽見侍者來言。格司忒將面我。余立登樓。見夫人坐近格司忒案次。余入時。夫人憂鬱之容。較前爲甚。面余曰。彼堅執欲死。格司忒忽執夫人之手曰。愛倫那。非我求死。此中事不能以願否了。之。樓下之人。果見我者必曰。汝果告我。以消息者。則爾死罪當立免。然我果告之。則百凡條約。均不足恃。我亦終不一免。須知我固不免。於死。彼卽見允。吾死仍存。何爲告之。且我之所蘊關係滋大。何能輕以相視。此時夫人已歔歎不可止。余曰。格司忒。汝所蘊之消息。曾否害人。胡致與人結仇。至此果告而不汝害者。何妨。一告吾思。天下事均有價值。此事能否。以利誘之。格司忒曰。我亦窮乏之人。司丹

列亦代表一社會之事。此事君不了了。吾亦無怪。英人中固有數人知其事者。君待我厚者可前行。容我與夫人訣別。其餘則不聽。一人面我更一句鐘者。吾書畢矣。余見格司忒志決。遂出在角道俟。夫人下。夫人既下。如行夢中。面繩既厚。乃不見其容儀。余已令人以車至。夫人無言。登車而去。余則仍至書房中。晤司丹列。司丹列仍吸菸。如無事。余曰。吾友須一句鐘。始有報言。今且引君涉吾園次。司丹列亦頗風雅。隨余遊覽。似於花草及狗馬之事。一一精熟。行可一句半鐘。始入室。余會客登樓。方及樓級。醫生同一生人下。余觀之愕然。醫生曰。科百門。醫生方抱恙。另以克勒支奴至。即逆旅。克勒支奴言。前此已診其病矣。克勒支奴卽向余曰。足下亦當識我。此病人殊無起色。余張目視之。曰。據先生言。此人殆矣。曰。我殊無術。求愈或未之卜。病人恆特體質。彼體質隳。生氣盡矣。醫生引余至屋側。微語曰。適克勒支奴言。非毒藥也。余漫應曰。然。先生且待來客。吾將往面格司忒。余入時。格司忒已趣趣待余。手中執一卷紙。衣囊中亦滿貯紙張。而顏色畧靜。眼光精足。

曰。克雷齊。趣入。閉吾扉。吾已戒告。勿更延醫。汝終不謂然。此醫誰也。君胡不了了。余曰。吾本延科百門。非此庸醫。格司忒曰。卽延仙人。亦無所濟。吾實告汝。余曰。言之格司忒曰。今請以侍者侍我。君下疾。遣二醫。然後更上。吾與君尙有三旬鐘之敍述。余聞言立下。初不言。司丹列之仍在書屋也。旣下見克勒支奴欲行。余亦弗留。醫生方怪余之慢。克勒支奴灑行。尙與吾接手。吾亦不之顧。克勒支奴曰。密司忒克雷齊。君客似無望。吾在倫敦。已詳診其病。君之鄰醫。或且未詳。余亦漫應曰。初意君能見救耳。今尙何言。醫者遂行。余遂入書屋中。司丹列尙坐候。余曰。吾居間事止矣。格司忒初不願聞吾言。且禁勿言。司丹列去其菸燼。起立。顏色如恒。言曰。他無所惜。惜夫人悲不自勝也。余曰。果是人死者。夫人殊痛心。司丹列微笑曰。死固也爾。我當夙知之。卽以目視余曰。密司忒克雷齊。君年尙少。乃有此華屋及。其安樂之生平。甚願君以年壽享之。格司忒之年非長。因招無數之仇。遂至於此。吾故勸君勿厚結仇。余曰。此爲告誡之語耶。司丹列曰。卽爲告誡之言。亦願君聽。

納。蓋吾有心腹之言。果此死者。有遺囑。勸君勿受付之他人。則君無與矣。須知一受其囑。卽爲死基。余曰。孰則無死亦恃吾運。於是司丹列引冠微語曰。前此遇君爲三百十七號。此號數乃真弗利今密司叢賀忒鄰君而居乎。余曰。何間爲。司丹列視余久。卽起吸雪茄而行。但曰。我終勸君勿受遺囑爲是。

第十六章

天甫遲明。吾增一燈於吾書屋中。偶經鏡前。不禁大愕。初以爲有人立諸吾後。更顧。則亾質言之。吾失形不自辨矣。一似樓上病人。舉其沈瘵。傳染余身。而余自問。惟好事之故。竟舉世界之巨變。加之吾身。頓易其安樂之境地。旣覺失形。膽力微挫。則臥於溫榻。少加靜攝。閉目追維。前此之事。乃大類老成人觀小兒之嬉戲。復類轉售股票之商人。視童子簸錢爲博者。今茲昏惱之中。知後來身世必履危險。前此安常處順之日。萬無更復之時。余思維可一小時。忽聞遊廊之外。有彈指聲。余卽立醒。開窗見繁賀忒。盈盈立於窗外。余尙以爲夢。女衣白衣。爲日光所射。令

人眼明。余甯神更視。果繫賀忒也。着細絲之衣。似備馳馬者。見余亦少覺異。遂入予室。言曰。汝胡爲目灼灼相我。詎以我爲非人耶。我晨起試馬。見君屋中尚有微燈。故便道相視。今彼人病勢如何者。余愕然知後此危險之萌已兆。卽曰。彼人於夜午時死矣。余言一發。女顏色立變。余心尙以爲此女非甘人者。乃聞死而竦。則天良仍未泯也。女微微自語曰。死耶。一何其速。四周顧視後。謂余曰。君且熄其燈。清曉對燈。令人無歡。余此時見繫賀忒。玉容無主。懊喪一如我。且覺晨曦亦慘淡。怖人。遂行近余座。言曰。彼死時。神息如何。余曰。清甚。吾聞彼喘息至迫。眼中似射光。如有所憾。女曰。死時。君在牀下耶。余曰。然。女復不言。然女不余問。余終不言。女忽曰。汝趣言。有無祕事告爾。余曰。有之。女太息而顛。不能自持。卽傾欹坐於榻上。言曰。以我卜之必有遺言。彼焉能攔此消息歸諸窀穸。且汝屋中無外人。且不漏裏言乎。余曰。地頗邃密。女顏色仍白。而眼光燦燦。如爲火燄薰炙。言曰。汝趣言。吾將坐候。爾言。余曰。汝何候之有。女曰。卽欲得彼人之遺言。余曰。事決不能奉。白女。

頓足如孺子發怒狀曰汝胡倔強至是汝但述彼之言告我乘此一字未忘之時見告不甯佳耶余曰吾決不言女鞠躬向余曰此何謂耶余曰格司忒臨終之言但能入我一人之耳存我一人之心卽汝亦不能聞於是二人相對無言彼此均戰不可止而小窗開處鳥聲喧於林表穢稻之聲亦一一入諸吾耳彼此仍坐對如木偶人余眼光則專注女身初無他瞬顧女初無怒容頗有懼色其視我也若憫死囚哀我不已余卽取燈作火燃格司忒之遺囑焚已吹滅其灰言曰此卽格司忒之遺囑今燼矣其事迹但鐫之余心女歎息曰吾乃不料汝能苟復曰汝真憤憤所爲之事冒百險而不之知余曰知之昨日司丹列亦曾見告女曰卽能告汝汝終弗明須知汝之告我以言卽自行就死之日從今以後刻刻皆有死機余曰心知其險顧欲殺我亦良非易吾於一髮之間得生亦曾遇之如獅吻虎吻之下閱歷幾經今尙健在死甯足畏女起立言曰吾乃無術能令爾自脫其危余曰格司忒忠於是事而死丈夫也彼亦厯厯語以險狀吾亦知仇我者麻起然當效

法格司忒堅持其心卽死無懼人生之死一而不再何懼之云女卽行近余前以手拊余肩此時顏色乃至仁愛類於常女視余久久如示哀戀之情余覺女在余側而心中之樂一一銳入肝脾肺動而睛赤不知所云覺人間萬事之險無險於此時矣女曰吾夢寐中亦不期其有是事吾初意本以君爲我械器且見允矣今乃深悔不應以此垂死禍人之人入諸君家今尙有言告爾爾能聽納乎余引其手曰君有一言吾皆注意女曰此事之顛末汝悉解耶能否舍其安樂之時清曠之別墅引千萬之仇人羅列爾側旦夕索取若命汝甘之耶樓上之人深知仇人之舉動尙投羅網而死爾明徹不如格司忒焉能鬼脫羣兇之手吾友聽之凡彼死人所言所行汝置若無聞可乎卽爾今日所言吾亦僞爲未聞則逃生尙未爲晚今汝能否訖言彼人一暉遂沒故不言所以汝能否作此妄語吾亦以是愚彼輩可乎余搖首曰已允死者以言是安可悔此事且勿言有禍我自承之女忽倚吾肩膀泣翕如蘭之氣余皆聞之四目相視不瞬女曰汝知否吾之陳情悉爲汝

計汝亦知乎。汝更思之。是否以我爲爾之仇。余曰。吾敢以汝爲仇者。上帝鑒臨在上。惟我不敢遽負死友之言。果負之而洩於人。及洩之心愛之女友。亦將以槍自殊。卽曰。親愛者汝。胡爲不憐我而憐彼輩。汝雖美產。然英倫祖國也。格司忒爲英國死。卿胡爲助彼仇讐女他顧而慚。言曰。人人有志。安能遽改吾之與爾南北分睽。今但言再見。實則不更相見矣。余曰。否。心滋弗信。是言天下未來之事。人固不知。若云此爲最後之把握。則亦未敢謂然。然後此余亦不解。當時無意之言。胡以竟成識語。果相見也。此時余問曰。卿在夫人家。尙濡滯幾時。女亦不以言答我。來既匆匆去亦渺然。余將送之廊下。女亦峻拒。余但在窗間目送其攀鞍而去。但臨去迴波言曰。尙當相見。卽汝尤當少拓其時。光深思其故。吾當力祐今晨之所聞。見願君亦視之。若忘斯大幸矣。顧女言乃太不近我。我又何能忘是事者。

第十七章

余於今晨滋忙。發電。囑後事於知交。醫生勒司忒。幸左右我。至於數小時。而吾所

逆料之人。決其必至者。乃遲遲至於午後始至。侍者通名。余曰。今日太匆匆。不能面。請客回鑣。顧心知其必見。而侍者果來言。司丹列必欲一面。一刻鐘後。余與司丹列相見於余讀報之所。余指榻讓坐。司丹列卽泰然而坐。但以目注余。睫毛相下不已。久乃言曰。吾聞吾友逝矣。其人至可憐憫。余挺坐以背就榻。言曰。司丹列。吾知爾。今日之來。不爲弔死來也。死果可悲。則生時奚爲促促。凡爾欲問之事。請卽言之間。後則請足下不必更來。吾亦不欲與足下相見。余語後。司丹列少思。額乃微蹙。余知方檢察吾身。故以蹙額自掩其奸。已而從容言曰。密司忒克雷齊。矢口不見我。我亦願能踐是言。足下自第一次插足其間。吾已深爲君惜。今請恕。鹵莽。君今日已舍其采山釣水之身。入諸棘地荆天之境矣。余曰。汝言吾乃弗審。今日之我。尙如前日之我。我殊不欲預君家之事。初非開罪於君。請君傾吐其胸臆。吾之與君相接者。亦僅此一小時耳。司丹列點首曰。君旣布其眞誠。吾亦以疏爽。拿出之爲妙格。司忒曾否有遺囑。見貽。余曰。無也。勒司忒醫生言。病人不能更作絮。

絮之言。且禁其作書。卽有遺囑。亦無產業可言。惟是人之死爾。二人實執其咎。司丹列微笑曰。密司忒克雷齊君乃明了可人。遺囑中之產業於我何與。惟臨死時。曾否述其生平未竟之志。請君爲彼替人。余曰。未也。彼本欲訂我爲彼繼起之人。顧死狀甚迅。竟不暇及此。但知以真名示我。及其律師之姓名。於是主客復無言。司丹列以兇目相余。余乃極力靜鎮。遂不爲所覺。已而曰。密司忒克雷齊吾爲汝賀。果格。司忒臨終。以事囑汝。則汝終身敗矣。其不以事託汝。則汝似可脫然而無累。吾實告君。此心甚望其死。其死非復有私仇。以此人爲歐羅巴之大罪人。險乃無藝。余曰。彼今死矣。以我所知。其人乃不成一事。殊屬可悲。吾適語客。亦不願更聞死者之事。但願此八日中所遇者付之雲煙。司丹列曰。我今將一面其尸。余曰。此何能至。一則看護婦方倥偬。爲死者治事。不暇延客。一則不欲既死之身。與仇讐相見。且實告汝。彼臨命時。片楮所遺。亦皆焚棄。卽檢戶亦決無所得。吾已打電。延彼律師。議身後之事。大抵茲事已矣。卽君亦必無事。圖再相見。司丹列曰。密司

忒克雷齊。心性激烈。此事胡敢怪君。至於何時歸葬。幸君見告。吾將送殯。余曰。期豈我所主。待律師來再圖之。余此時起立。握門鉗。將待其出。司丹列不得已而起。意甚怏怏。臨行言曰。我至欲見尸。並其律師。余曰。是或不能格司忒之友。吾願見其面。格司忒之仇。吾又願見其背。司丹列無言。僞爲莊肅之容而去。司丹列去後。余仍小坐。甯其神宇。余自知生平亦不無叢過。惟未嘗爲妄言。今日之面司丹列。乃不期張目而作僞語。覽司丹列去後。內省自慚不已。實則因妄言而內慚。此尙爲開宗明義。之第一次已。而律師至門。余初不相識。年齋尙輕。自稱爲密司忒。雷恩司。爲倫敦之律師。得電而來。寒暄後。卽問余曰。君電報上所書曰。勒司里格司忒。鄙人所來往。本無是名。詎寓言而託名者耶。余曰。彼臨命。實告我以真名。且告。生。平。行。事。律。師。點。首。厥。狀。至。悲。言。曰。死。者。告。君。以。事。得。母。爲。之。悲。慨。余。曰。然。律師。曰。勒。司。里。勳。爵。遺。囑。吾。家。固。已。有。此。遭。擋。之。以。來。彼。身。後。部。署。及。下。窓。之。典。禮。遺囑中一一詳盡無遺。後此事。我一力承之矣。余曰。然。律師曰。勳爵意將葬於附

近之地。此間有禮拜堂乎。余曰。牧師在此久候。先生試與之商榷。君果欲見牧師。即可把晤。余及律師行及甬道。已見登尼司佛夫人。周身皆黑。手中執白玫瑰花球。余旣引律師與牧師相見。卽至夫人之前。言曰。夫人殆欲面尸身矣。夫人點首。余卽引夫人登樓。納夫人於尸室。卽出。方下樓。忽見一小狗奔入。以目睨余。目光仍似恨我。張目露齒。舐其小舌。又聞有人呼狗聲。余引首。卽見繁賀忒與夫人同來。但不下車。踞車茵而坐。見余微笑爲禮。言曰。吾尙欲下車。有數語奉白。余徐徐扶之下。女先上臺階。將入吾室。狗亦隨行。然尙小立。狗卽蹲踞而嚮我。余曰。此狗今日似有所觸。而怒女。曰。彼不悅汝。汝在吾側。彼卽狺狺。余視狗。自思汝不悅我。我亦豈悅汝者。卽曰。吾不解此。狗乃未嘗開罪於彼。終怏怏不釋。我女指狗曰。橫濱產自東洋。彼國中多巫術。此狗亦似有遺傳。其不願見君者。君殆有禍。余曰。汝亦信彼異端乎。女曰。吾何嘗信。果信災祥之說。卽不應與爾往來。余此時見女顏色悽慘。卽行近其側。曰。密司繁賀忒。得毋爲我之故。不得意至此。女以面他顧。口

中自語曰。亦自難言。余曰。君爲我憂。起自何時。女曰。亦肇自今日。余卽引其手。女縮手避余。余覺此時女之見待較前大異。語余曰。吾乃不料汝有如是之聰明。汝居然愚。司丹列矣。此人之狡詐。非復能受人愚者。余不答。自知卽能欺。一司丹列。吾禍殊未已也。女曰。汝胡以愚彼而不愚我。汝當知茲事。吾與彼同黨之人耳。余曰。汝告之乎。女曰。未也。以事勢論。必告。苟非。句。余曰。何者。女視余曰。苟汝不爲格司忒。替人。則此事當罷。汝言不敢失信於死者。則我亦不能失信於生人。今日之來。特爲忠告。願君平安。幸君勿忘。吾言此外。均不能代君宣力矣。余此時聞橫濱吠聲。余迴顧。已見登尼司佛夫人。余亦送女並夫人同登。橫濱見主人去我。則大悅。力搖其尾。繫賀忒小指其狗。言曰。汝觀之。但我去汝。彼卽歡樂。其知覺可想見矣。彼固知爾。我同住。必肇奇禍。汝言我若宣之。汝事乃立敗。我祕不言。吾亦不得其死。實則吾運大乖。當日果不赴毬場。吾尙何事者。余曰。觀毬何禍。女曰。吾不臨觀。卽不思用爾爲機械。以見爾取穢。似有千鈞之力。以爲可用。不知事乃卽敗。

於此視之。橫濱識高於我。乃見汝而囁以近事。言之爾我二人中必有一人被禍者。余曰。果得禍者。我願獨承不當。及汝女無言。登車。小狗已跳蹲其裙幅之上。車行既遠。尚在車窗中怒視余面。

第十八章

是夜。余忽從牀上跳起。轉其燈機。令作光。視表。僅兩句鐘。顧余非誤聽。決有人來。款余扉。余坐時。尙聞彈指之聲。余知決不誤。且有人呼密司忒克雷齊者。再。余啟關。見甬道中燈影已昏。但辨人影。一女人。立於暗中。一手扶頭。顏色灰白。披深紅之衣。未束腰。其狀似懼驚怖。余曰。爾爲誰。何爲更深至是。婦人脣顫不能言。齒震震而戰。余曰。汝非樓上伴戶之看護婦耶。胡爲來此。婦人雖未言。然二目大張。如受奇駭。但耿耿目余。已而格格言曰。事殊中變。且曰。乞隨吾前。因先行招。余後蹤。余曰。少待。吾將著衣。遂入取長被服之。隨看護婦行及陳尸之地。旣至。婦挺立不動。回首語余曰。吾不敢入。吾爲看護婦十五年。乃未見有是。余曰。汝何見婦顫。

聲不能答。余怒曰。何事吐吞至此。汝或病乎。婦曰。主人入觀自別。余推扉入。燈昏几上。牀上則白布蓋尸。身露。尸面於外。複室之門大開。則看護婦所寢處地。舍鐘機外。初無餘聲。余四矚無異。即顧視看護婦。言曰。汝何見而駭。吾觀此室。乃無異。平日。婦指尸曰。主人試觀尸面。余伏視亦立化爲石象。周身之血皆冷。向後而退。此時尸眼大張。如生人灼灼能視。余呼曰。尸眼開而視人矣。看護婦恃余在。竟至尸次。言曰。此先生之眼。爲我接而閉之。吾方小睡。忽聞屋中作聲。以燈來照。所見正如主人。吾司此役十五年。伴尸而坐。爲數已不可計。初未嘗見死人自張其目。余疑駭久。更前視之。則尸身已曲一肱。卽問看護婦。曰。汝爲尸蓋衾時。肱卽如是耶。看護婦齒復震。言曰。否。死時兩臂直也。是必有人曲之。不則。句余曰。如何看護。婦曰。不則尸變耳。余更近榻前細視。見尸睛已有瞳子。目如仰視他物。不視余者。而肌肉尚冷。面如白蠟。所製初無再生之機。余亦大驚。謂人死而有瞳人。則爲生平所未覩。又面看護婦。曰。汝歸宿。閉其扉。吾往延醫生。惟延醫者。言爾病不言死。

人生也。果有人見問者。汝自承之。看護婦如言入。余室有德律風通馬廐。御者立醒。余曰。看護婦有急病。汝以車往迎醫生。延其卽來。御者遂駕車行。余著衣後。下樓。取白蘭地飲看護婦。婦亦著衣。神已少凝。予之酒。婦曰。母庸。吾惟慌忽致驚主。人心滋弗安。實則此人未死。且其病亦奇。故醫皆莫識。吾曾聞有一種病能死。至數日而醒。機關滯也。余曰。然則此人能生矣。婦曰。似也。惟猝動其肱力或不支而更死。亦正難料。今當更視其面耶。或待醫至。余曰。且待醫生方。余語時。車聲已至門。余下樓。迎醫門。開風入冷。欲破肌園中薄霧。猶籠天上。尙見疏星。東方已漏曉色。余納醫生。卽閉其扉。醫曰。何事。夜中見召。余速之登樓。曰。事乃大奇。登時。聞看護婦語。當了了。醫生亦愕。登樓。已見看護婦。立於樓門。與醫生耳語。二人同入。余遲之門外。十分鐘後。門開。醫生出。外衣已脫。雙袖皆卷。顏色亦變。似搆異事。言曰。趣取熱水。能沸尤佳。今且勿開門也。余已預起奴僕。言看護婦得急病。奴輩已開爐。熬火。一呼沸瀉。立得。余執壺。推扉。扉乃扃鏑。予再叩。醫生自出啓關。取沸瀉後。

卽趣余行。謂少待。當卽下語。余如言。仍入書屋。命治茗。取書閱視。可一句鐘後。
 醫生下曰。克雷齊。吾告爾。異事。余已喻。卽曰。言之。醫生曰。死者。生矣。余曰。已預料。
 及此。醫生曰。匪。但。生也。且。尙。能。愈。已。而。無。言。然。余。視。醫。生。神。宇。蒼。黃。極。矣。余。愕。然。
 醫生曰。汝。尙。未。知。吾。蒼。黃。之。故。也。余。曰。汝。死。籍。已。填。耶。醫生。曰。然。此。吾。第。一。次。
 以。生。人。爲。死。人。者。名。譽。所。在。如。何。如。何。時。侍。者。以。茗。入。余。命。更。治。茗。款。醫。生。茗。至。後。
 余。斥。去。之。鏘。其。扉。醫生。與。余。對。坐。醫生。曰。格。司。忒。之。病。乃。大。怪。故。有。旣。死。更。生。之。
 異。吾。今。方。知。前。此。之。死。非。考。終。也。是。必。被。最。奇。之。毒。藥。此。等。事。吾。生。平。乃。未。嘗。遇。
 余。曰。醫。生。恕。我。中。斷。君。語。君。談。醫。我。不。了。了。今。請。與。君。語。密。事。爾。我。深。交。吾。言。請。
 君。靜。察。醫。生。以。爲。余。怪。其。猝。填。死。籍。顏。色。頓。變。曰。吾。亦。知。誤。然。此。等。病。百。人。中。解。
 者。不。得。一。也。余。曰。吾。非。謂。此。所。商。事。乃。大。異。吾。所。論。者。非。屬。一。人。之。生。死。爲。禍。乃。
 至。烈。吾。請。以。絕。巨。之。資。贈。君。請。君。遠。行。君。固。喜。猶。胡。不。竟。至。斐。洲。凡。爾。所。資。我。悉。
 供。之。須。在。十二。點。鐘。以。內。動。身。醫。生。聞。言。大。愕。似。以。余。爲。顛。言。曰。請。君。更。言。余。遂。

將前後之事一一語醫生。明日遲明。醫生果以行篋乘火車行。

第十九章

余從兄吉爾白忒寶星。在聖潘格拉車站迎余。余火車未近月臺。已見兄植立。兄近視就窗四瞭。及見余。卽曰。及姆汝來耶。此行篋盡屬爾耶。我將以車迎汝。汝究誰寓。余曰。俱樂部中有空屋者。卽居彼間。果無間隙。方居逆旅。兄曰。且隨我少進食。更覓舍館也。吾與爾約會。在三旬鐘中。余諾。遂同上馬車。余知兄必趣問我。旣坐。兄果問曰。及姆汝有何事。余曰。無之。兄曰。妄哉。汝詎無事。以九月至倫敦耶。且汝未嘗以閒居故。遽至是間。矧又欲我介紹見丞相。是安言無故。汝身居事外。來面樞臣。何爲。余曰。阿兄。此事尙未能明告。果吾私事。無不宜告。惟此事別有所關。未敢輕洩。兄大不懌。言曰。諾。此等隱衷。以吾度之。似未必有利於弟。余觀爾神宇。似增老態。然則汝家居究何僕僕。余曰。冒寒耳。非變老也。前以出獵不檢。爲風所歎。小病頗久。兄大笑曰。汝病耶。汝生平爲病幾次。余他顧市上招帖。卽曰。邇來京

城有新聞否。兄曰。無之。今政界中人。均不留京。卽我明日亦將至漢堡。余曰。丞相亦出乎。兄曰。今夕卽啟行。往蘇格蘭。毬場可半月始歸。後此尙須赴外國。汝以此時至倫敦。必有奇事。非我與宰相親稔者。汝來。胡從面之。相臣在百忙中。今茲方少暇。如學生得年假。余曰。茲事至仗阿兄。兄終怪余秘其事。言曰。弟當恕我。汝見相國。或上奇策。實告弟。此等偉人。告以小事。殊不謂然。果相國不悅。以語譏我。甯非自取其辱。余曰。告相國事。無有重要於此者。後此事成。論功行賞。則兄有介紹之功。晉階內閣。未可定也。兄此時。直以我爲愚。默然不答。兄平日忠厚。初不爲輕薄語。但不答而已。飯時。兄又語余曰。及姆。汝曾否欲仕。余曰。吾家有一人在議院。已足。兄曰。汝不至議院。將謀外交。惜汝年長也。余曰。實告兄。內外之間。弟均莫可。兄曰。然則。句余曰。兄駭矣。謁弟既不求仕。胡乃求通相國。實告兄。吾別有重事。亦可藉其大率。新近得一重要之消息。勢不能不告。內閣。至於事之重輕。眞贊相國。自能分悉。故吾必欲一謁通侯。卽此寥寥數語。亦爲兄心腹而言。餘語則萬不能。

更出。兄微哂。言曰。汝勿大熱就村間。拾得小芥。卽欲獻之。相臣斯大誤矣。余以背就榻。視鐘點。言曰。半句鐘後。可以聽相國裁度。惟阿兄萬勿宣布。兄曰。汝未嘗言我何待秘。余曰。兄以爲吾言寡。一爲人聞。吾事去矣。今時已屆。吾面相國後。更來。兄能見我否耶。兄曰。待汝。心中甚欲聞相國與弟作何語。余曰。吾村人不面大臣。心亦滋駭。語後。卽出。旣出。天氣良佳。便道中。行人如織。余平日行路恆從容。今日乃形畏懼。偶爲人視。余卽疑爲偵伺之人。旣近相府。心乃逾懼。間有數人在府外閒行。余仍疑駭爲黨人。不卽進。防告密爲彼所覺。間且刺我。相府乃在路之盡處。久行。如不之及。旣入鐵闌。壯氣始吐。知無害我之人。時有年老之司閹。爲予啟關。予心此時大定。卽以名紙與閹官。言曾約會相國。故來通謂。刺入五分鐘。余已晤相國。相國曰。密司忒克雷齊。吾甚願與君把晤。吾聞君有密事見告。吾幸拓二十五分餘閒。聽君雅談。今且促膝而語。未三刻鐘。余已歸俱樂部。與阿兄相見。吸菸之室。但餘吾兄一人見余。卽曰。如何。余先然雪茄。就溫榻坐。言曰。今日乃無餘。

人。兄曰。汝見宰相乎。余曰。見之。談至二十五分鐘。兄曰。相國何言。時傭保入。余命取酒自鎮。語兄曰。兄欲微聞吾語乎。兄曰。吾爲介紹在理。當與聞。余曰。相國待弟頗有禮。且謝我見存。且言待蘇格蘭歸時再往。弟知相國爲酬應語。相國烏念我者。兄曰。然則汝言非要矣。余曰。宰相不動聲色。弟何知其聽否。兄曰。吾乃不解汝爲何言。此事必非汝所習。余方在萬難之中。胡能少洩其語。但曰。吾乃無術。自明然人生在世。但恃生命。命佳者。生命短者。死。吾觀相國以卑辭拒我。固以我爲愚騃。吾亦但願所言事非確。亦國家之福。至於後此。我誤耶。或相國以詭詭之聲音顏色。自命爲英國之偉人。則此事須觀後效矣。兄曰。何云自命爲英之偉人。余曰。凡爲英人。往往自信。謂世上絕無非常之事。兄曰。何妨見告。待我評議。余曰。弟果可語者。必語。無秘。今惟有自承爲愚信相國。不誤。則國家之福。兄曰。及姆。汝平日坦蕩。今日胡乃詭給。余曰。此尙何術。阿兄盡此杯。祝我此行風利。兄曰。汝今日歸耶。余曰。否。弟將以下禮拜至美國。阿兄置菸於几。張目視余。曰。及姆。汝曾以醫。

自診乎。余曰：無病。奚醫。兄曰：汝適當行獵之時。胡乃遠適異國。余曰：打毬行獵。數十年矣。今乃不如少年之興致。兄曰：既不行獵於異國遠行。何爲。余曰：阿兄。今欲問我。徒費口舌。必有一日立白吾事。且速。今斷不少宣。吾秘弟身世已類轉入旋渦。必須力脫此困。然後已。卽伸手與兄爲別。曰：兄當祝我。行事順遂。果聞吾在外。國不測者。則吾產寸寸悉歸之。兄善爲我視之。語後。卽行。兄坐如石人。不能更語。

第二十章

余此時以行李納之船中。嚴扃艙門。人已絕疲。則距行囊而坐。少甦筋力。時船中機器已動。埠上送者亦漸漸歸。余曰：格司忒。此行尙無梗。主僕之狀。至此可以小息。格司忒。此時方啟篋。爲余料量衣服。余與之語。時格司忒方執余袴。按而平之。格司忒曰：是奚可。吾旣爲爾之僮廝。當行僞。至於終極。果於小節。不檢。則此行虛矣。余曰：汝言良然。然在秘密之地。似可不論。吾之箱篋。自治之。較汝爲佳。汝似非習。格司忒曰：汝縱擅長。然有僕人在。萬不可自爲。矧旣僞爲主僕。則當密處檢察。

至於人前方不洩其行踪。汝以爲此地秘也。安知無人窺偵。余曰。門鑄矣。格司忒曰。門鑄特一小時。胡能長道。一如是。須知吾仇非一。蓋千萬也。以千萬之目注我。我胡能備。主僕相稱於事。無損冒險。見取於仇。非法。今勿論公私之處。但呼我爲彼得司可也。余曰。然則爾之食飲亦同下等人耶。格司忒曰。然。吾尙欲於下等人中。或探得消息。汝於船客姓名之單。曾否取攜。余卽出諸囊。格司忒就余肩上觀之。於人名叢中。指得一人曰。密司忒瓦倫丁。主僕。此亦僞名。前曾一用。遂向下而數。又指一人曰。密昔司繫林伯。曰密司繫林伯。卽曰。此三人當與扳談。余曰。貴婦乎。曰。然。爲緊要之人。大抵單中尙不止此數人。第其僞名。吾焉能辨。惟旣同相識。則凡與往來。必其同調。今開門。可至艙上。余遂發扃。忽聞異聲。卽橫濱吠也。余面無人色。格司忒見余狀。亦駭曰。詎此小狗。亦畏之耶。余啟關。果見橫濱據於門外。舐舌而嗥。狗者。世界中之庶物。惟此狗。余萬不之誤。彼此相識。各懷戒心。狗眼旣張盡露。其齦旣不復嗥。亦不搖尾。但作醜面。向余。余指視格司忒。示爲女之家。

狗。格司忒曰。女爲何人。余曰。卽密司繫賀忒狗也。格司忒曰。否。天下類此狗者多矣。何辨其爲是人所飼。余曰。但觀狗目。注我我卽辨爲舊識。此時司船者適過吾門。余曰。船中規例。上等船中不應聽狗往來。司船者曰。於例固然。惟狗之主人爲女郎。得船主特別許可。惟須有人領之。今狗獨躡於是。是必潛出。余此時聞有女郎衣裙之聲。下抱此狗而去。司船者問余曰。客每日以何時起。何時飯。余曰。汝以司澡室之人至。吾自與之言。司船者去。余仍入內。然心中見狗輒恐。而格司忒處危憤心轉夷然。余曰。適來取狗者。卽法國之侍女。吾目決不錯認。此狗格司忒更視名單。言曰。此中不有繫賀忒之名。果改名而來窺君行迹者。今但能僞爲暉船。永永不出。一至紐約爾。我卽當分袂爾。今至司帳屋一詢。當得底蘊。余卽出訪司帳。而女已出。與余迎面一見。匪特余驚。女亦駭然。女本加絕厚之面。羣望之殊不了了。但女見我。卽以手扶闌。自防暉仆小定。卽曰。汝今安往。余曰。將至美國。汝又安往。遍觀旅人名單。乃無爾名。何也。女曰。吾歸耳。臨時登舟。單中乃不預載吾名。

同行尙有繼母。女語余時爲狀甚矯。惟見余而駭爲狀誠也。時有身小面白之女人。以眼鏡懸之胸際。加輕裘。徐行而至。呼曰。亞德爾。汝見吾女僕乎。吾竟自忘其所居之號數。女曰。母艖卽與吾對。可以指視。於是二人同行。此女行過余前。斜睨初不爲禮。而女行時亦不與余爲禮。余至餐堂。視吾坐次。然後復至艖上。吸取空氣。但覺心亂而頭眩。非得空氣。莫可時。細雨廉纖。余亦弗恤。口中吸雪茄。納年衣囊。往來閒行。自念於是間見繁賀忒。深所不料。於是思慮爲之顛倒失次。思海行必六日。六日中。又時時相見。果如格司忒所言。有意窺察者。則此六日中寸寸皆屬荆棘。顧雖如是。而心身兩違。往往曠近其旁。與之作語。明知遇難。及圖謀爲彼所敗。然心中滋樂也。余此時肘加闌干。觀大舟。漸漸離英國之岸。見岸燈一脉。沈籠於薄霧之中。余乃似易一身。世前此安樂隱居之我。一變爲以性命縱博之我。蓋余之爲此良非本心。事有所迫。不能不爾。尤非志趣功名。顧事情中變遯。而爲此。吾無術自脫也。前望海色。濛濛似吾前程。亦在此。濛濛中。無復投足之地。方

遐想間。心緒飄然。凌虛而逝。至於晚餐。號令起時。始覺饑餓。則自歸己艙。格司忒已爲余展茵褥矣。余入時。見格司忒坐於衣篋之上。余曰。衣服吾自理之。格司忒曰。吾旣爲僕人。義當如是。今值取繫賀忒事。如何者。余曰。在也。格司忒曰。汝曾否接談。余曰。接矣。格司忒曰。彼曾否告爾以舟行何事。余曰。初見甚駭。及叩以蹤迹。則言歸耳。格司忒沈思久曰。彼之後母果美國人。汝曾否知其人之有後母。余曰。否。大抵彼家世汝或盡詳。胡不見告。格司忒曰。餐陳矣。爲時恐晚。行也。汝必當與繫林伯見面。亦勿冒昧自進。余曰。可。當相機而動。

第二十一章

余坐在案右之中樞。同坐者爲英人至美國行商。其一。則老嫗。重聽。攜一未嫁之女。此二人。余未與接談。旣不周旋。則以目光注吾所欲見之人。然繫賀忒家中人。則別聚一小几中。上坐者爲男子。余乃弗識。或卽格司忒所言之瓦倫丁。人旣長瘦。頰亦內縮。黑髯翹起。加璣瑁之獨眼鏡。絡以黑絲之繩。右坐。卽爲問艙號之人。

衣黑色之紗衣。不華而雅。治髮絕精。光可鑒人。繫賀忒外。尙有二女。似卽後母所生女。坐處但能觀其半頰。所食無多人。言亦不之答。有二次。以背就榻。時迴首。如有所覓。一次竟以目注余。作微哂。後母與之同坐。則與耳語。其語也。或語我耳。語後。卽掣其眼鏡。遙遙視我。視後。復與女作微語。余則莫知其所以然。飯時頗久。余尙悅懌。益遙遙屬目。人竟不以我爲平視。而瓦倫丁者。似有隱憂。百凡皆不適意。繫林伯則時時就而稱說。似媚其人。卽其二女亦屬意。第不如其母之懸懇。然瓦倫丁之神志。又不屬二女。而屬繫賀忒。繫賀忒引目四避。不與相屬。已而飯罷。皆出。余亦起行。先至艙中。加避雨之衣。然雪茄。竟至艙頂。在靜僻之地。得一藤榻。裹之以毡。思在是小坐。半句鐘之久。已覺有小羣之人。亦至吾坐次而止。有男僕負毡。備坐。遂出火柴。覓榻之號數。火明處。余已見繫賀忒。女亦見我。卽呼曰。密司忒。克雷齊。汝乃悅此空氣。彼奏樂房人集。吾不能堪其擾擾。余曰。菸室乃尤甚於彼。語次。余卽起立。言曰。能否爲密司覓取坐榻。女曰。謝君見愛。吾僕御卽爲我覓取。

矣。吾爲君介紹。見此數人。此爲吾繼母。密昔司繫林伯。此爲密司繫林伯。此爲密司繫林伯。此爲密司繫林伯。司沙拉繫林伯。此爲密司忒瓦倫丁。復謂大衆曰。此爲吾友密司忒克雷齊。余遂與大衆鞠躬。瓦倫丁狀至高抗。而母女則殷勤甚有禮衷。密昔司繫林伯曰。吾在倫敦時。曾與賢兄吉爾白忒寶星晤面。賢兄亦延我至下議院遊廊中。啜茗。余曰。吉爾白忒。恆喜在彼延客。或興趣如是耳。繫林伯曰。兄見禮甚重。且爲我介紹。見英朝貴無數。威司林罕公爵。曾否與君家有連。余曰。中表耳。繫林伯曰。足下至美洲。爲第一次乎。余曰。曾一至坎拿大。惟合衆國未之涉足。繫林伯微哂。似甚注意。余言。卽曰。吾國人恆言。貴國少年之藩敝邑者。但有二事。一爲行獵。一爲娶婦。無他求也。余曰。夫人所言。第一事。適中下懷。至第二事。句夫人曰。第二如何。余曰。鄙人縲久。亦不爲忤。至於人生俸福。或在無意。得之亦正難言。時視繫林伯。夫人。隨余眼光。及女之身。亦爲微哂。然亦弗怒。夫人曰。如貴國人待其妻。如待其客者。則吾將挾其二女。求媚於倫敦。惟貴國人。爲人婿者。恒有不滿人之意。余曰。請問。

夫人所云不滿者。何意。請見示。或自痛改。庶不爲世譏。夫人曰。英人太閒。既閒。遂生意外之虞。蘩賀忒曰。密司忒克雷齊。殊不閒。日乃大忙。夫人曰。忙耶。厥狀甚異。女曰。彼蹴鞠行獵。一次蹴鞠。至於三日。吾曾見其技。勇力絕倫。夫人大笑。時侍女已加厚茵於榻。夫人就坐。言曰。爾輩年少人。可自閒行。容吾少靜。卽謂侍女曰。汝將煙卷之合。並電燈至。吾將觀書半句鐘。夫人旣麾斥吾行。此語深中余隱。且似與蘩賀忒有成約者。遂將之而行。瓦倫丁卽同二妹。隨余後。瓦倫丁本欲攜蘩賀忒。蘩賀忒避瓦而就余。余引至船末。靜處語之曰。夫人甚溫。溫有雅度。女曰。雨露。雷霆。令人難測。此時余立處。一無人行。女迴首而視。見瓦倫丁及二妹。堅隨吾後。女微語曰。可至下艙。吾尙有語告君。此間有人。語乃非便。余曰。可。吾亦有言奉白。於是二人潛下中艙。中艙以雨故。無復出遊之人。但有余及女而已。女曰。克雷齊。汝今日斗見吾面。汝意云何。此時目光屬我。大有矯怯之狀。蓋在倫敦時所未見者。二頰褪紅。但作玉色。前此詭祕嚴冷之形。一時都淨。漸近自然。尤覺可愛。余曰。

吾初見汝。以爲久久不忘前事。故來值我。實則此念在所應有。女曰。克雷齊。汝且觀我。余卽平視其人。女曰。吾非儻汝。此行固欲甯家。小住。前此格司忒之死。吾亦與之。今與此事絕矣。余曰。此眞有德之言。吾爲爾賀。女曰。吾前此事。萬不能語君。今但能告君出彼黨籍矣。夫以吾改過之心。旣非儻。遷君身。又非舉發君事。君其信我乎。余促促間。不能答。而女之目光專注於余。余又烏能不信。卽曰。佳極。女曰。尙疑我否。余曰。不疑。女微呻。似釋其懷抱。又言曰。吾事已坦。坦告君。君亦宜坦。坦告我。汝曾否爲格司忒。替人。余曰。格司忒未死之前。已曾示我以事。女曰。知之。惟旣受遺言。後將安處。汝爲明哲保身者。聽之可也。或盲進不已。自戕其生。我勸汝勿爲替人。於汝滋益。格司忒周知各國之事。智足謀審。尙不免一死。汝何爲者。且智略旣遜。何事强爲。必爲亦第趣死。數年而已。萬勿爲之。余視女面。至誠溢於言表。而前此痏笑。及其機鋒。一一都斂。眼中坦白。誠懇之容。盎然撲人。且以手加吾。時船方微動。女身幾幾。欲撲吾臂。余此時不能自忍。思進抱其身。以口親之。顧乃。

如電光之警。思及正事。卽又甯謐。言曰。蒙君忠告。足見愛我。我亦自知不如格司
 戒。惟。句女不待余言之畢。卽曰。汝果欲試之矣。余曰。何嘗有必承之心。女似哀懇。
 曰。幸勿見愚。且汝之赴美。又何爲者。卽行何必來附此舟。余曰。將至西部行獵。且
 欲觀貴國權奇之人物。女下其手曰。然。然。不見告矣。余曰。初無可告之實。女又近。
 余之身。大似乞。余保護者。香薰之氣。直穿鼻。觀眼光。明亮而嬌柔。櫻唇微暎。余卽
 擁抱其身。女亦弗拒。余與接吻。中心美滿至矣。女微語曰。吾舍去。一切正復爲汝。
 一人。吾果告人。汝知格司戒。事勢且立死。汝今立誓。勿爲是事。余堅抱其身。言曰。
 吾親愛之亞德爾。汝明透極矣。一人之身。生死莫遁。若遁而無膽者。殊不足得爾。
 之愛。果有一人。視性命重於名譽者。汝亦加愛之耶。女曰。然則許之矣。余曰。但有。
 盡力而已。女乃卻退。仰天曰。上帝須憫我二人。余進而欲更抱之。見暗中有人至。
 而小狗作狺狺聲。已近其主人之裙際。亞德爾抱而起之。狗仍切齒視余。女遂行。
 顧余曰。克雷齊。汝當以術與吾橫濱言和也。行也。吾繼母將以吾爲墜海矣。遂招

其侍女。登艤上。

第二十二章

余旣歸艤。一一述之格司忒。惟定情之故。未與之言。格司忒聞言。凝思。卽曰。汝將來與之作何收局。且汝與彼妹相踞於何地。余曰。娶必是人。非是莫娶。且是人中立矣。格司忒曰。汝信彼不敗吾事乎。但彼一言吾事卽敗。余曰。信彼不言。我雖不知彼與吾仇交誼如何。以今日論之。決其必無往來之事。格司忒點首曰。亦但期其如是。然尙須趁運而行。或卽彼身得其朕兆。亦正難言。後此遂不談其事。余心頗思亞德爾垂青於己。事乃大有益。逾二日後。常與晤面。第不言正事。夫人見狀。亦頗贊成吾事。快快者獨有瓦倫丁一人。然見時。亦力爲鎮定。無復乖忤。後此微偵其意。蓋夫人欲遣嫁其嫡妻之女。留其佳處。自餉其女。故贊成吾事。如是之亟亟。而瓦倫丁則又眷懷亞德爾。然余已得漁人之利矣。舟中第三日飯後。衆皆登艤。余立夫人之次。以夫人待余至有恩意。夫人曰。密司忒克雷齊。登岸後。何作。余

曰。吾攜得介紹之書。將至東方度耶蘇聖節。後更至西偏。吾聞冷奴克司及壁支斐爾一帶。初交冬令。景乃逾恆。其地有友曰華而忒。吾將主其家。夫人曰。事乃至巧。所云華而忒者。吾鄰也。果至彼間。當先至吾家。居至一禮拜。吾今將直至冷奴克司。余曰。佳絕。此時瓦倫丁去其單目之鏡。拭之厥狀至怒。至其二女。亦以爲異。余知此事非佳。梗者乃如是之衆。因曰。夫人吾當一謁。特能一兩日留耳。夫人似知余意。卽以目睨視瓦倫丁。余觀夫人似執權已久。不欲旁人更與其事。復面余曰。足下得閑卽至。吾家甚敝。可以下榻。余鞠躬謝夫人。計久在是間。將生煩惱。遂引亞德爾散步於他處。余行尙未及遠。卽聞瓦倫丁作惡聲。曰。吾親愛之馬丹爾請彼人到家。母乃疏忽。後此言。余亦弗聞。仍同亞德爾過隔艙。女不言。久之向余微笑。仍如世界迷旅中故狀。余旣愛且懼。女曰。吾今將爲爾不遂意之聯盟矣。余曰。何也。女曰。吾後母邀君赴吾家。於君採取消息。事似有利。余曰。尙有一種利益。對荅明顯。易知。女以手納余腋。間傾其玉肩。向余此時。余覺亞德爾之可愛極人。

間無上者矣。女曰：我願君家但爲此明顯之利益，別無他故者。吾心慰矣。余堅抱其腕，無言。顧自謂探偵之事，能終秘者，余亦決不自露以賈禍。於是同倚鐵闌，俯視海上燐光。女忽附吾耳，似蘭蕙之氣，噓及吾頰。呼曰：及姆汝真愛我乎？此時非彼小歛者，余幾欲更抱而親之。女似此時尚不欲余屢屢親吻。言曰：吾尙有言告爾。特爾勿親吾面。汝但遙注天末之星，如懸燈於海上者。吾及爾至紐約，彼此同逃，至於墨西哥及秘魯，人迹所不經之所，避地而居。且我聞彼間風物殊佳，欲往以廓吾眼。同在彼間，潛伏二年，果有出山機緣，再歸倫敦。未晚，吾斷不令爾有寂寢寡歡之時。蓋我以身事爾，以心向爾，夫婦足以消憂。汝奚不可知我之宗旨甚堅，不圖見爾後竟生嫁夫之想。人生行樂，僅有些時蹉跎彌復足。惜及姆汝意云何者？女聲低微，而情感之聲出時，欲顫。余偷觀其面，而玉容紅光如沸，即以身倚諸。余懷諸，余遂親其頰。女亦無拒。復曰：及姆似此樂境，旣嘗而世上更無至樂，足以據我及姆。亦有意乎？余久不能答。女仍臥。余懷余此時一切知覺，均泯大類隨風。

而馳。然中心又實有奇痛在焉。小頃亞德爾見余不答。則又顫聲而呼曰。及姆汝胡不答。嗟夫。汝答我也。汝忍公然拒我傷我之心。余不能釋其行。自問此等歡娛之時。或後此不復更繼。亦復難料。卽曰吾心愛之性命果能與我性命同行。甯非有登仙之樂。然但當俟之後日。吾若以愛汝之故。舍其名節。及其肝膽。則卿之愛我不徒然耶。亞德爾仍哀乞曰。茲事決非爾能。胡不以爾所懷。更告一人。令其爲君任重。汝生平忠厚。胡能支此百變。不窮之危局。汝果爲之必敗。余曰。否。吾之爲此。或蒙天眷。亞德爾汝當信我。吾立誓將行吾本分。俾彼成功。亞德爾搖首悽然。不余答。久之曰。汝所能者。世界中非無人足任。惟與我對待者。又誰代之。余曰。亞德爾信我。我斷不乞代於人。以傷汝之心。且吾所爲事。亦至易。而非難。其在倫敦已見相國普洛克勳爵。亞德爾曰。汝見後如何。余曰。相國不之信。在理亦萬無可信。蓋吾言大足駭人。又無左驗。今當赴美洲。得少影響。可令相國見信。使吾祖國。有備吾事畢矣。亞德爾曰。爾謂若之仇家。卽吐實容爾。值獲耶。余曰。亦第盡吾力。

成敗。何能計及。吾知如司丹列者。乃無數起與吾梗。吾實自信能竟吾事。親愛者。吾立誓允汝。苟得小憑藉。卽麾斥此事。不之與矣。汝旣不悅。謂吾悅耶。亞德爾曰。然則吾力萬不能挽爾矣。余曰。親愛之亞德爾。幸勿以柔絲縛我。我不堪矣。亞德爾曰。爾不聽吾言。吾心終不能釋。然於爾爲我。有蓋兩情相洽之中。尙有一絲之梗。余曰。果無此梗。吾能得爾爲吾妻耶。亞德爾悽然曰。男子之心。終於情愛。上尙加一物。若吾輩巾幘。則舍其靈魂。名譽性命。盡殉於情他物。不能奪也。余慚極不能答。女遂行。余卽步隨其側。至於近船房之甬道。女不顧。余舉踵而入。言曰。爲爾道晚安。吾將睡矣。余戰慄言曰。亞德爾。汝怒我耶。女曰。汝亦無誤。惟吾心癡。乃爲此離奇之夢。彼事汝決不能至。彼人尙鬪葉子。汝代我行。我不悅此戲。不如勿入。余聞。竊至夫人許。助夫人與瓦倫丁鬪。瓦倫丁雖歲。而神宇甚冷澀。夫人亦虛與委蛇。不洩之言而已。余亦蕭然。不能助發其趣。向例。夫人必逾十二句鐘始睡。此時忽爾言倦。卽畧與瓦倫丁少問訊。余扶將夫人入臥室。夫人亦頗悅余。余既

送夫人與之接手。夫人曰。密司忒克雷齊。吾方待汝。萬勿爽約。余曰。一心思瞻仰夫人華闥。乘間卽至。無敢或後。夫人點首曰。足下光賚吾廬。亦能聽我少度之乎。余曰。夫人何度。卽不度。夫人甯有不知。惟鄙人有事奉瀆。不審能容否。夫人曰。此奚不可。余曰。茲事頗難矢口。夫人之友密司忒瓦倫丁。似不以夫人之款客爲然。鄙人胡敢以萍水之人傷夫人平時交誼。夫人躊躇久之。微微言曰。密司忒克雷齊。旣言及此。吾亦但能質言。密司忒瓦倫丁。雖未言。意實注吾嫡女。然中尙有他故。不能允彼所求。瓦倫丁者。亦吾所禮愛之人。惟有萬重阻梗之處。彼惟未嘗深思。思之亦將知其無益。而改他圖。顧瓦倫丁平日仗其意氣用事。今日似怪吾未能曲體其意。客已瞭然知之。然新舊皆客。而舊客烏能侵主人留客之權。密司忒克雷齊。且釋然。吾絕不汝怪。余鞠躬曰。謝夫人見愛。竟賜顏色。且據心腹之言。感且無極。夫人入時。尙曰。我必專候。余曰。決至。夫人下艙。口中尙微微作歌調。侍者隨之而入。夫人首飾之射人。衣服之華美。在夫人安之若素。若適合其分際者。大

抵美國富室之婦。卽自妝飾亦矯矯不同於衆。余目送之。忽似有人拊余之背。余迴顧。則密司忒瓦倫丁也。言曰。密司忒克雷齊。幸見恕。果有數分鐘餘閒。可同至菸室小談片晌。余曰。可。於是瓦倫丁先行。余隨之。

第二十三章

瓦倫丁領余至吸菸之室。境至清寂。出菸卷之盒。置之几上。以手招傭保。言曰。君所嗜何酒。余曰。威司其及蘇打水耳。余卽取其菸吸之。芳馥可人。覺身離倫敦。實未嘗如是之佳品。瓦倫丁伏身案上。呼余曰。密司忒克雷齊。鄙人有心腹之言。奉白。君爲英國上流人。吾雖無福爲英人。然與英人至有情款。此語君當領解。瓦倫丁語至從容。且清徹。然音吐雖佳。自吾英人聞之。卽決其非爲英產。語後。張目待吾報章。余曰。先生有言。可直擗胸臆。瓦倫丁伸一指。徐徐叩案。終未卽言。余則平視其貌。貌之佳處。乃非凡近。頰瘦而髯末銳。隆準而目作奇光。大類西班牙人。然已衣夕飧之衣。甚雅素。指甲修整。加以戒指。又類法之貴人。此時攢眉如有所思。

忽引首言曰。我今請以真名奉白。瓦倫丁實非吾姓。吾名姓曰微克討魯意。封瓦倫丁子爵。聖倭德爾侯。包德拉公爵。腦門豆王。瓦倫丁每一言。余一點首。卽微語曰。似有人卽奉公爲法蘭西王。瓦倫丁大驚。言曰。汝知我耶。余曰。吾微聞有是言。有人欲恢復王室。思之殆卽公耳。吾在巴黎。兩見公面。今報紙風行。稍有名譽。已爲人加之圖畫。瓦倫丁曰。君初見我。何由不言。余曰。茲何待言。事不干我。公旣易姓旅行。我何爲揭公隱事。瓦倫丁微笑曰。然則爾見我與繫林伯二人同行。此事或不之度。余曰。此事終有界域。何敢與公事。吾英人但先自治。初不涉人事。瓦倫丁曰。然。英之主人。固不涉人事。惟其臧獲。或不之然。余大異。以爲其中必有故。瓦倫丁曰。鄙人所言。請公勿罪。君所用男僕。君亦能悉其無他耶。余曰。得毋謂吾僕御。彼得司耶。其人良謹。瓦倫丁曰。君知其謹。願爲奴矣。保其不爲間諜乎。余大笑曰。間諜之爲言。吾英人恒不之聞。亦不能解。公言大奇。令人欲笑。瓦倫丁曰。吾法國觸目皆是。吾有一次爲人所愚。卽墜此間諜之智計。驚弓之鳥。故處處皆加。

以精神君之尊紀實有令我生疑者余曰何疑之有吾將責之瓦倫丁曰吾枕函中有重要之文件昨日出面讀之今日更檢葉數如恒然大似有人竊取抄錄而去吾詢吾奴隸奴頗精懇言與君尊紀彼得司爲友曾一臨訪吾因大奇彼爲奴矣何由窺及吾事故疑爲間諜之人語至此瓦倫丁竟以目注余辨其變色與否余知憑證確也然心中甚怒格司忒之不吾告果告亦足爲備然仍矯爲鎮定曰公只有重要之文吾僕竊觀何用惟公旣疑之請公同蒞吾船考問此僕瓦倫丁曰此焉能爲尙宜君往訊之然則君並不疑尊紀之有他意乎余曰吾坦坦處世安知此鬼蜮之行爲瓦倫丁釋然鞠躬曰吾殊信君所言復曰今且勿言此外尙有一節言之亦甚重要余曰請聆緒論瓦倫丁曰吾恆聞英諺大抵如句以吾記性劣不復清徹謬殆云人窮思得奇財也吾此次至未曾履之國度刺取一事吾亦未敢云鄙棄常鑄而求異昧頗覺密昔司繫林伯有搶人氣令人難耐余笑曰旣如是矣公何爲往主其家凡人交友儘可自由胡能偏而取之瓦倫丁復取菸

卷。言曰。此亦不得已之所爲。吾所以至於美國。及主彼家。其中乃大有故。吾所謂。第二事。卽爲是言。則又以菸授余。余靜聽其語。瓦倫丁曰。吾此次至冷奴克司。本與美國至交。在彼相見。與彼有至重要事。須彼此商榷。惟聞東道主人。必延君往。主彼家。吾意欲求君勿在吾聚議時往。吾旣行。君至無礙矣。余聞言微懼。仍作謙詞曰。請問足下。鄙人卽至彼家。何梗公事。吾以獵行。公圖公事。彼此不相牽涉。似亦無礙。瓦倫丁沈吟曰。此殊非理。君我初無微嫌。是箇人之交際。至於所圖之事。則重大無倫。議時果爲不相涉之人所梗。殊多阻闊。非利也。且君之尊紀旣已生疑。尤不欲同居一處。余不之答。沈思久之。曰。吾僕必無他意。公可釋然。吾不定攜至彼處。或寓之紐約吾友家。亦未可定。至於吾在彼間。足妨公事。吾思密。昔司繫林伯。必解君事。其邀我也。必不令以私礙公。瓦倫丁曰。彼婦人耳。胡知大計。彼之廷君。吾旣知之。卽足下亦夙知之。果彼意如是。君意如是。卽延半月。事亦必成。何匆匆爲。余笑曰。公固無梗。我則爽約半月矣。果吾晚至半月者。密司繫賀忒。或不

在家。吾又將奈何。瓦倫丁曰。君果允我者。吾力能令密司不行。以俟君。君意如何。余又沈思曰。公聽之。爾我同客。萬萬不閱公事。公所商略大事。吾決不與聞。舍此更有必不容我者。吾亦萬不能違爽主人之約。語後。瓦倫丁自轉其菸卷。不能答。久乃曰。密司忒克雷齊。爾我萍水之交。驟然苛君所難。殊非近情之舉動。顧此事。非關我終身。亦決不孟浪。至此。譬如密司繫賀忒出言。訂以時日。招君再往。君能允乎。余曰。果密司言如是者。吾匪不謹遵。瓦倫丁起立曰。然則議定矣。密司忒克雷齊。吾殊憤憤。乃久延君事。於心歉然。請爲君禱。晚來平安。於是分手而歸。余入艙。推門時。見格司忒方踞行篋。出日記本。疾書不已。余入時。卽擗筆。余一一告以瓦倫丁語。格司忒曰。吾亦知險。惟此機一失。悔且無及。不得不冒險爲之。余曰。義宜先期語我。今日瓦倫丁猝然見詰。夙不之備。幾格格爲彼所疑。格司忒曰。此事恆不欲爾聞。終以少聞爲貴。爾果欲觀。吾大畧已具。此次至美。他事未及得。但此區區者已非虛行矣。惟吾意尙宜以不觀爲得。待至英倫觀之。未晚。余曰。汝旣如

是可勿見示。然須留意。彼既生疑。則時時備汝。格司忒微哂曰。物旣爲我所得。烏能更撩其疑。吾事已竟。後此屬爾矣。此二事一畢。則萬里之行。無負可同歸矣。

第二十四章

繫林伯夫人在舟中時。人已畏攝。及歸。則尤專制如皇帝。每出一言。卽爲法律。一日余在廊西。與數人議作消遣事。夫人忽出。衆皆罷議。靜聽號令。夫人但曰。我欲與克雷齊深談。汝輩皆遠避。不及一分鐘。衆皆斂避廊西。但餘夫人及余二人。夫人坐小藤榻。余去夫人坐處可數尺。倚闌而立。言曰。請夫人諭我。得母爲亞德爾事。夫人曰。非也。婚姻之事。汝二人自商。我決不爾梗。余笑而待後言。夫人如有所思。額上皺紋重疊。二日遠視林樾之間。顧秋色雖佳。夫人初非屬意。久乃言曰。密司忒克雷齊。汝明亮而溫厚。吾亦不能不示爾。以心腹之事。余曰。蒙夫人獎借。於心甚感。顧語微。夫人初若不聞。卽曰。吾所欲言者。屬我。並屬瓦倫丁事。其事甚要。余點首。知親王之姓名。人人知之。而夫人尙用其僞名語我。夫人於是移目視余。

曰。世界中所謂美國婦人者。此稱謂汝亦知之否。余期期不能答。但有踧踖顧亦可以弗答。但靜待夫人之諭。夫人曰。所謂美國婦人。我即可以一身爲之代表。故但語我一人之事。以該全國。敵國所遺之流風。即以多金爲能力。但以我一家言歷代以積錢爲家訓。今所積孔多。吾故欲試金之能力。果如何者。其先試之。本國三年。遂造峰極。此外無可爲力。始覺美國固佳。然欲以女子之身立大功膺巨爵。於世。則敝國萬無其事。今吾已立美國社會之極頂。顧乃非高。余曰。然則留意及於歐洲矣。夫人未答。以手支頤。戒指之光。朗朗照人。視余無言。久之。夫人者。余固未嘗輕視其人。然其不輕處。乃尤出余意表。用心類拿破倫也。忽答余曰。亦但能充拓。至於歐洲。惟欲得志於歐洲。恆敗多而勝少。余大異曰。何遽言敗方。今歐洲中富貴蟲烈之場。孰則非爲美國婦人所占據者。夫人乾笑。作不屑狀。曰。何足言。得意。倫敦。巴黎。維也納。三處。吾已一一寓目。所謂美國婦人者。令人腐心。欲死。此等人。謂爲得意耶。卽得意。何用語。時少停。而微喘曰。克雷齊。我生平志願無論。何。

地終不作。第二人想即使爲人勉強推戴者，則亦不屑。汝謂美國婦人在歐洲富貴蟲烈之場，是已落二三等以下。汝謂我美國婦人，但得位置已歡喜欲狂。實則非人人然也。吾之在歐洲，無論與何勝會而蠢蠢之命婦，恒讓吾前，卽受驕踞者之尊崇，亦殆謂讓客之禮如是非實意崇我。我胡能甘語時斥余曰：汝勿笑。吾蓋議論正事也。吾在本國社會中位居第一，雖仍屬平民，然入爾歐洲居第二席。吾仍弗悅汝。勿謂吾今日之言類懶，煩冤於爾實則不然。吾尙欲銳厲以求進。余曰：然然。以夫人才力思致，奚不可者。夫人曰：克雷齊。吾爲婦人良非遇難而止者。吾嫁吾夫，吾夫一點首之勞，而世界銀根關其通塞，似此多金，吾奚能不藉之以爲用？不爾，吾何爲嫁？此多資郎耶？余曰：夫人言然。今日世界終以黃金之力爲鉅萬事，皆足變易其是。非夫人曰確哉！用財務得其當，惟吾國人恒不解此。彼一至歐洲，卽貨巨宅，行賄於貴族之命婦，攀取爲友，又行賄，攬取貴國之少年，以盛席款之。用財如糞土，且自以爲適。此則下愚之不若矣。所延之命婦，今日殷勤，明日卽

可斷絕。且其惠然肯來。半爲自尋其同伴。卽吾席間相見。無待造訪。所謂納交之
 收效。舍此無第二義。吾今欲盡反其所爲。余曰。夫人尙有他策乎。夫人移榻近余。
 曰。有之。吾之歸國。卽商收局之法。余曰。魯意親王至此。奚爲。夫人曰。此人亦在吾
 黨之中。惟至不悅。吾以眞事告汝。然吾觀爾至了徹。故欲取決於爾。此策固我決
 之。知其必濟。然有時亦患其無成。終無把握。惟君爲英人。崇尙實際。故必取裁。於
 君。余曰。夫人果不見外。而宣示者。即可爲夫人少効微勞。至於決策。有不利於英
 國者。則下走爲英人。不敢與。聞夫人曰。吾安能傷爾老大之帝國。且英國待我。固
 非佳。惟茲事初不涉於貴國。吾策力抵於上。不區區止也。後乃少止。辭涉吞吐。余
 亦無敢追索其言。果推誠見示。則余亦但能守其誠信。力爲之隱脫。止。夫人勿言。
 則不能探取其實。而格司忒。命我之意。亦無以報。命至再。思格司忒。言謂欲成大
 事。作愛國。男子。亦勿容。拘拘於小信。因游目外矚。十餘碼外。有女客數人。盡登電
 氣車。尤有男客。以馬隨之。余本擬與之同行。見吾僕廝。尙引馬閒行。以待我。余觀。

彼天色林光一一同之。吾國特吾觀之竟變易若幻境焉。夫人曰。克雷齊汝亦思娶亞德爾乎。余曰。願之。而亞德爾適與瓦倫丁坐談。余卽以目視亞德爾。夫人曰。汝旣作是想。則爲我一家人矣。今夕飯後。吾家有聚會。亦命爾入會。至時。則足知我之命意。今彼人皆去。吾輩亦當行。於是夫人先行。瓦倫丁卽至而扶將夫人與之耳語。瓦倫丁顏色立變。

第二十五章

今夕晚餐。禮意至拘拘。來客姓名。余頗前聞。飯時。各有心緒。雖極力議論。皆索漠無味。男客較女客尤瑟縮。亞德爾曰。傷哉。吾父卽麾斥其數百萬之金錢。亦不願濡滯家中一飯。余聞言。卽以目屬主人。主人適歸自紐約。長瘦而老。面目之間。似熟於賓遷之業。顧雖不逾中人。苟聞其名。則無人不屬目。至於兩三。主人衣常服。以素紬爲束領之帶。榻後侍二幹僕。坐主人之右。爲胖婦。金鑽滿其髮。以鑽制爲小冠冕。用代首飾。主人溫溫然。意不屬客。以水代酒。進食亦無多。顧一隔座之商。

人談市上行鈔事。置滿座之客。獨時時注目。及余。余微語亞德爾曰。在禮吾今日當與阿翁言。乞婚事。汝意云何。女笑曰。可。惟阿翁亦不能。若爾。煩言亦不至於弗答。茲事吾自主之。翁聰明。胡忍梗我。惟句余曰。如何。女曰。爾太自信。余曰。他事不敢信。惟信爾身。決然屬我。女以俏眼怒余。余悅不可狀。女曰。防有人聞爾之言。余曰。衆方議事。孰則見屬。數分鐘後。夫人起於座間。謂座客曰。吾輩定十一句鐘。在書屋中。敍議。時席罷。男客皆至吸菸之室。甬道中。蹴鞠。鬪葉子。隨意皆備。夫人忽引余袖。止余勿出。夫人意似弗懼。而瓦倫丁則遠立而睨余。夫人曰。瓦倫丁至不悅爾與會。余曰。下走亦不自知其故。夫人曰。飯時。吾密與商。彼言爾不足恃。此時瓦倫丁似聞。卽進曰。密昔司繫林伯。吾安有是言。復對余曰。密司忒克雷齊。吾固無是言。惟今夕之議。與君無涉。故不敢延與此會。防彼此均不自適。余曰。言事不涉我者。却亦未敢謂然。大抵密司忒瓦倫丁。尙未了了。蒙夫人以長女妻我。則我處婿鄉矣。分爲一家。瓦倫丁蹙然移時。曰。卽爲親串。亦可勿前。況密司繫賀忒。身

與其間足下似可止步。余曰否。夫人命我。我不敢不遵。果夫人收其成命者。則鄙人退矣。夫人曰。吾已延君。令我反汗。我決不然。瓦倫丁鞠躬而行。神情似佛。余謂夫人曰。以我之故。令人怏怏於心至歉。夫人曰。王乃不能治事。平日舉動。均有人贊助。今日左右無人。特出己斷。宜其堅挺不靈。如是。吾有時頗爲之慮。似此憤憤。不能容人。烏足以任大事。余曰。事至精明自生。夫人曰。但願如君所言。生其智勇。語時出金匣。取菸卷吸之。曰。密司忒克雷齊。吾將告爾。以今日入會之故。君爲旁觀之人。觀事宜精審。議時請君平亭之。余鞠躬曰。諾。行且相見。余行。即往覓亞德爾。久覓咸莫得。嗣聞橫濱吠聲。余即循聲而覓。見犬方立於小扉之外。向內而嗥。余進時。犬即奔噬。余一目盡赤。聲嘶而顫。屋中聞狗聲。扉啓。見女探首門外。見犬噬余。即大聲斥狗。狗釋余。狺狺仍作怒狀。女伏而抱狗。狗以舌舐其頰。余見女面無人色。似有震恐。余曰。何事。女招手引余入室。隨掩其扉。微語曰。吾近得歐洲電。電言屬爾。余曰。何言。女曰。汝至是間。已爲黨人所知。有一人。昨自哈佛爾啓程。至

此。到。時。則。汝。身。危。甚。尙。有。一。電。令。我。付。瓦。倫。丁。果。以。電。投。之。則。爾。今。日。之。聚。會。萬。
 不。能。入。余。曰。然。則。少。緩。與。之。今。夕。之。事。吾。至。注。意。爾。能。否。待。罷。會。後。予。之。女。曰。此。
 尚。可。爲。女。此。時。悉。易。前。狀。判。若。二。人。前。此。膽。幹。悉。歸。烏。有。但。作。悚。懾。之。形。余。就。抱。
 其。身。女。不。吾。拒。顧。此。不。拒。之。狀。較。之。微。拒。尤。爲。危。險。蓋。女。知。爲。不。多。時。之。聚。故。弗。
 拒。也。余。曰。此。莫。須。有。事。吾。安。能。待。其。人。之。及。而。受。斃。其。手。卽。汝。亦。可。同。行。女。此。時。
 推。余。手。言。曰。汝。乃。無。謀。吾。不。特。不。能。與。爾。同。行。卽。定。情。事。亦。未。能。明。語。前。此。吾。尙。
 以。爾。作。妄。語。身。已。同。在。必。死。之。列。非。懼。死。也。惟。句。小。頃。曰。尙。有。他。故。爾。我。明。日。必。
 須。一。人。去。此。勿。留。余。曰。我。行。也。我。行。固。不。待。言。亞。德。爾。汝。萬。勿。懼。卽。有。離。別。時。亦。
 非。久。女。微。笑。搖。首。言。曰。久。暫。安。得。自。主。此。時。鐘。動。十。點。女。摸。余。身。言。曰。親。愛。者。
 與。我。接。吻。而。行。余。伏。而。親。其。頰。女。堅。抱。吾。頸。至。於。不。能。喘。息。且。哭。曰。吾。安。能。聽。爾。
 遽。前。彼。人。之。力。能。令。若。死。然。天。既。以。爾。賜。我。安。能。容。他。物。以。聞。我。夫。婦。及。母。汝。宜。
 與。我。雙。棲。也。女。力。以。櫻。脣。就。余。頰。余。二。人。方。堅。抱。間。已。聞。叩。扉。之。聲。吾。二。人。遂。釋。

手而立，門徐徐開，則侍兒也。一見，卽覺。言曰：恕我冒昧。吾爲尋狗來也。吾行經是間，聞橫濱作鳴鳴聲，以爲狗窮閉於是間耳。語時亦不招狗，但凝目視余二人。立時狂奔而去。女初僵立，及女待行後，遂臥於溫榻。狗卽跳上其裙幅間，余匆匆言再見而出。

第二十六章

在書屋中敍議。人數可十二六男六女。瓦倫丁爲首座。余入時，瓦倫丁怒容立顯。以目顧夫人，似斥其孟浪。然夫人方與其夫耳語，乃未之覺。語後，主人起立，向余曰：密司忒克雷齊今日合數友聚議私家之事，以私事故。意欲君少斂閉，勿與吾事。以君在衆，莫盡言。轉失立會之意。余視夫人後，卽曰：今日之來，卽主婦見延，非下走冒昧，自至果主婦命我出者，敢不如命。惟此事於下走爲旁觀之人，果有不決，尙可代籌。夫人又與其夫耳語，主人復曰：密司忒克雷齊吾知君洞明世故，在此固不梗吾事。惟尙有言，吾事至祕密，當以名譽爲證。不當宣洩吾言，吾心正妨。

其如是。卽用格司忒之謀。答曰。可。惟吾尙有一事。宜先奉白。此事不屬吾國者。吾絕不更言。主人曰。此可也。安能傷君國度。吾輩非愚。英倫又爲吾祖國。胡能圖害。且密司忒瓦倫丁告我。事成尙與貴國有利。瓦倫丁曰。否否。吾但言一國有利。不言何國。主人曰。然。汝固不言。衆已喻爲英國密司忒克雷齊居此可也。瓦倫丁視余後以背就榻。似無可如何。主人遂立而言曰。吾今可語正事矣。語男客曰。黑克森。及諸君。吾今有語告諸君。吾輩之在世間。咸有業。尙以攢錢爲宗旨。今果得錢矣。以我五人。計合世界中。無論何人。均不能敵我之富。且各國財政之盈絀。悉在吾掌握之中。爲一人計者。吾至足。卽諸君亦無不足。然吾輩之妻。則以爲未足。茲事。吾固不憚。顧乃無術自遣。今諸眷屬所定策。似非尋常巨金所能市者。今日之議。卽復爲此主謀者。卽爲內子及密司忒瓦倫丁。諸君之所以入會者。均爲夫人。而來不爲己也。吾今欲愷切敷陳。顛末俾諸公一聞。實則吾今日所爲之事。乃世界中極愚極拙之事也。吾受姓以來自以爲清貴。已極而吾妻大不謂然。向使有

人呼我爲公與侯者吾幾欲起毆其人但以密司忒爲榮顧吾妻之意非得公侯之夫人不可故吾僅能退處第二流人物聽吾妻號令密司忒瓦倫丁自言應入嗣法國大統爲王歷史中故實吾初不一知然密司忒自言如此或不見欺並言法國人心擁戴盼其復辟今所缺惟金貲得貲者即可復登大寶遂與余成此貿易吾但出金密司忒瓦倫丁成事後卽封吾輩之妻爲貴族夫人今密司忒瓦倫丁欲得一千二百萬英金今吾六人中分任人可二百萬吾妻意決吾亦甘之今諸君之意如何務示我至於欲詢端兆則密司忒瓦倫丁在此君自問之密司忒之來專爲此種貿易當不吝告之諸君語後此五人互相耳語而瓦倫丁遂自座間起而言曰諸友聽之密司忒繫林伯已舉鄙人所定之策該簡言之吾亦不復再述述之亦但如是法國之海陸軍尙心舊時王室欲助鄙人者無一不在專候事機一至卽爲宣力尙有心懷反側之夫鄙人則可以利誘之今有絕大之祕密會專爲鄙人行事且尙有大國見助語時以目視余言曰此國度可以用兵僉法

人易民主而立我然法人尙未及知待兵起時法國斗出不意定無能抗之理且吾法之習恆嗜戰又恆備戰果及於戰又退衄矣一切報館則一一甘余之賂卽有二三不爲贊助顧爲力薄出言不能動衆聽迨大國兵至巴黎舉國紛綸鄙人卽出而對衆宣言陳其利害自任以救國之事蓋此大國之兵爲我所招我但一言立時卽郤則一時報紙必極稱揚而民主政府尙能更立乎於是鄙人挾外兵長驅入巴黎大位定矣此時百姓俯我足下王冠加吾項上無待流血大功已成况有大國爲我聯班假其力量蓋足復我魯意王室之舊觀瓦倫丁語時至精誠至於汗出如瀉二目耿耿作光語意質爽自信不疑諸富婦聞之人人欣慕不已余曰麥歇所言至有柄握能否見恕鄙人一問所云大國者其英國乎瓦倫丁曰此言見詢吾殊不能卽答我與此國爲祕密之誓言胡能預洩惟君旣在此吾又信君君乃不自度世間尙有何國能慷慨爲友邦者可一忖而得六胖婦爭以目屬余似此國必爲英國余思決非吾英此決詭給之言密司忒繫林伯呼一人曰

司德恩汝意云何。司德恩夫人卽曰。吾夫手券已具。果欲金者。咄嗟可辦。餘數婦人咸同聲曰。吾夫之金亦已夙具。密司忒繫林伯笑曰。然則此局定矣。時余右次有婦人以身向前。視瓦倫丁。余觀其人。黑髮之上。加金鑽及寶石。都滿此寶石及鑽。亦摘諸亡國之王冠。其項上之圈。寶光亦爲人間第一之物。其鞠躬向瓦倫丁也。蓋言爵位能。否。聽我自擇我心所欲者。固有一爵。瓦倫丁起曰。夫人自擇爵位似於政體有礙。鄙人但許密昔司繫林伯所指之爵位。而授之。蓋首發難者。卽爲是人。夫人輩之見睨。介紹均出諸密昔司繫林伯。然鄙人於法國舊家中。擇其五大姓。此五大姓。已無嗣續。鄙人思。卽以五大姓之舊勳。推與五夫人。其願擇者。則自擇之。此五婦人。彼此相視。乃不能決。密司忒繫林伯笑而睨余曰。吾意以拈鬮爲上。密司忒瓦倫丁。請書此五爵之舊伐。擣而爲丸。寘諸克雷齊冠中。此君局外人。無所偏袒。自可得當。瓦倫丁曰。果諸夫人俯允者。即可遵行。我浩浩落落。無成心也。至於諸君假我以金。吾亦非有意浪擲。待鄙人歸國。一年後。令度支部予君。

以國債之券。時余右偏之婦人。初未滿意。則又問曰。麥歇究與我何爵。人將稱我爲何爵之夫人。瓦倫丁曰。非侯爵。卽子爵。舍五等外。無他爵也。婦人曰。侯爵夫人耶。吾所嗜者。卽此。於是言嗜者同聲。如一密司忒繫林伯。又笑曰。密司忒克雷齊。可下其冠。密司忒瓦倫丁可書其爵矣。瓦倫丁鞠躬。遂取紙而書。諸婦人雖未滿意。顧亦無可更言。密司忒繫林伯微笑。言曰。密司忒瓦倫丁。何妨試言其品秩。果何人。愛高爵者。胡不用拍賣之法。多錢者。得公侯。否則。得子男。亦可。瓦倫丁不可。卽曰。密司忒繫林伯。戲我耳。此法安可行。密司忒繫林伯曰。然則仍拈籤可。瓦倫丁書竟。授我曰。密司忒克雷齊。此五紙授爾。聽諸夫人運命。吾且暫避。今誠告諸友。及諸夫人。不久相見。則與此時不同。後此吾宮中。敬虛左。以待諸君。及諸夫人。與宴。今鄙人得諸夫人贊助。後此法國。將成爲雄國矣。語後。鞠躬而出。余投五紙。團於冠中。簸之。傳授諸夫人。此時拈籤。寂然無聲。小頃。皆大歡喜。一人曰。吾爲拉夫。得爾侯夫人。佳絕。佳絕。又一人曰。我聖。埃。丁。子。爵。夫人。此亦非劣。第三人曰。我

則美奴爾子爵夫。人語其夫曰。李卻汝聞之。美奴爾子爵夫人間之貴夫人也。密昔司繫林伯笑而不言。蓋其心已具一公夫人矣。余右座之婦人問密昔司繫林伯曰。愛迭司汝果得何物。詎王姬耶。密昔司繫林伯搖首似此時已高出此五爵之上。類羣鷺中一鷺爲獨巨。卽徐徐言曰。我爲安奴內公國以位言之公夫人也。余此時見公爵拊余肩言曰。密司忒克雷齊事畢矣。宜出而更談他事。

第二十七章

密司忒繫林伯引余至吸菸之室。命侍者出蘇格蘭威司基菸。自踞溫榻之上。言曰。密司忒克雷齊我且問爾。吾輩身爲人夫者爲何等人。余不期失笑曰。恭順之丈夫。主人自然雪茄。卽以雪茄之匣推至余前。令吸。言曰。汝言恭順之丈夫。吾心滋以爲然。吾深思之。僅能聽彼所爲。蓋吾在貿易場中。可云意得吾妻所欲。亦宜給之。吾定霸於市井之間。吾妻則圖王於社會之上。吾妻之意固然。惟吾意則願擲二千萬之金於大西洋。殊不願齷齪而甘爲是事。汝謂吾所言出之精誠乎。余

曰。信之。主人歎息稱可。復曰。密司忒克雷齊汝觀彼風漢癟發而妄言耶。或能決成是事。余曰。定策甚佳。蓋法國之人尙有心王室。言亦非妄。惟法國之民爲性喜動苦專制。則思共和。共和久。又思專制。故証之易動。惟瓦倫丁之圖。王實有二節足爲之梗。主人曰。何者。余曰。第一節須問瓦倫丁。能否有才足以激動百姓。以我觀之。殊渺此魄力。第二節語時少止。主人曰。何也。余四顧後微語曰。屋中無他人乎。主人曰。第言之。余微語曰。麥歇所云。有大國助。力者。決非英國。吾敢云。敝邑決不冒險而圖。不可得之利。今與共和政府初無間言。果陽與言和而陰構禍亂。則敝邑何以自對於列強。卽寡大夫亦不至蠢蠢冥冥。如是之甚。主人點首稱可者。再言曰。所云大國者。果爲何國。余曰。德國也。吾恩此君。挾外兵自重。所謀左矣。德法世仇。果以大仇之兵力脅其國民。則民心必忤。惟鄙人所言。特出意料。或且妄而非實。主人凝思移時。言曰。君意或不入資以助彼矣。余曰。然。此在他人。費二百萬之金。而竟無成。必且變色。顧此主人。乃悅而無忤。言曰。吾聞君言。悅不可止歟。

洲之勢。吾頗憤懣。吾妻則自命非凡。此事無成。吾妻必怏怏。惟彼愈得意。則老夫愈不得意。余笑曰。然則先生不悅。身列五等上矣。主人不悅。曰足下相我。狀態肖公爵乎。吾生於美國。長於美國。貿易於美國。爲美國民。愛美國也。其觀巴黎。類大逆旅。大酒肆。其至巴黎。第飲酒觀花而已。吾妻則欲分茅列土於彼中。與我意大左。吾決意罷業後。卽以辛苦所得之金費之。祖國爲祖國之善人。何必奔赴歐洲。言語初不相知。且視我不值一錢。天下固有人擁貴以後。遯跡深山。以林光鳥語爲樂。吾則不然。但願後此考終。吾家窗門開處。聞河中載貨之舟人及道上載貨之車人語。吾目瞑矣。須知此等之聲。吾聞之如聆雅奏。更不願聞他調。請足下授我酒盞。爾我同覆一觴。飲此一觴。願吾二百萬之金付諸流水。並願民主萬歲。余大悅。與之觸杯。立盡其酒。酒乾後。卽聞有衣裙之聲。諸婢婦進矣。第一卽爲密書司。司得恩既入。卽四覓。言曰。此時睡耶。吾殊不之許。今正欲問彼所得之爵。有城堡耶。果有城堡。吾卽令李卻購得之。修其破壞。遷入家之。君輩見瓦倫丁乎。主人

曰。登樓矣。密昔司少縱其息可也。侯爵安在。卽見李卻隨入。主人曰。侯爵且來。盡此杯酒。司得恩曰。勿爾適吾。妻欲令我冠高帽。帶刀此何如事耶。主人曰。我輩明日入肆以高冠佩劍而往。詎不榮顯。此時諸人咸入。主人曰。我輩今皆貴人。可以同飲壽杯。此時密昔司繫林伯引余入彈房。問曰。汝究如何。余以爲尙云買爵事。則格格而笑。夫人色莊曰。汝意以此事爲然否。吾知吾夫深以此事爲戲。彼商人何知大計。余曰。密司忒瓦倫丁決策甚高。惟恐尙有餘言。未盡見告。夫人必問及我者。句夫人卽曰。我正欲察爾之言。余曰。夫人必見問者。吾決事之成否。尙在瓦倫丁未言之中。夫人曰。彼所蘊何言。汝曾知之否。余曰。瓦倫丁不言有大國助彼耶。瓦倫丁意似指敝邑。果敝邑者必可成功。惟鄙見則以爲必德國果德國者爲事必敗。夫人不悅曰。克雷齊汝乃自張其國威。此成見也。余曰。或且成見使然。惟鄙言殊未敢云謬。夫人曰。我乃弗信。德國陸軍較爾英國強也。德國大軍果至法邊。法兵大半歸心王室。內憂外逼。民主政府能堪之乎。余曰。夫人乃忘英國聽德。

國所爲不之動耶。莫法邦交方篤，胡能聽德國仇。法夫人聳肩而笑曰：吾觀英國或不爲梗，卽梗何爲？余曰：勿論其事，惟瓦倫丁以德之兵威制法勝敗，正自難言。夫人曰：今且置此。此外尙有一言。譬如瓦倫丁功成君思，法國朝野之人能允此五家襲封故爵，果不見允者，貴族見我屏不往來，或亦無味。君爲英人，或知底蘊。曾否至此田地？余曰：夫人幸恕我。敝邑雖有貴族制度，乃吾初不了了，然知貴國之人，在法國能力絕巨，根基似已固矣。且法王尙在夫人掌握之中，王苟允者，朝野尙何言？夫人點首曰：然。此本無可疑。吾特過慮。今尙有一語。余曰：何者？夫人曰：爾與亞德爾胡爲乖忤，余聞之愕然。曰：未也。夫人曰：亞德爾乃不一言而遁，且不知所往。余大駭。曰：行也焉適？夫人曰：彼行汝未知耶？卽我赴會之時，彼卽遄行。坐電氣車至火車站，余曰：滋未之聞。然則不歸矣。夫人曰：吾又焉知？然則二人初未反目。彼行汝實未知。余曰：吾何敢得罪於彼？夫人不信余言，卽曰：汝自至爾室。有無書札示爾。此行必有故，固不語我。然必不能祕爾。余曰：當至觀之。卽奔及余。

室。凡上果有書。余拆之中。以鉛筆作數言。曰。親愛者觀之。吾得電後。則吾所定之謀。不能竟踐。今以遠行爲佳。汝當切記。祇有五日之延。可以潛逃。若五日中。仍濡滯者。殆哉。汝果愛我者。速歸英國。尤愛者。卽焚此書。

第二十八章

余曰。格司忒。此爲何地。吾但知已至紐約矣。然屋宇一切。乃類奧制。何也。牆多馬栗樹爲壁衣。所懸畫圖。皆陳舊。至於侍者之衣。亦淨潔無論。坐榻又至高。門皆加以厚幕。大類十七世紀中。英之酒肆。余旣至紐約。卽居其間。格司忒曰。汝且勿問。紐約之地。有不必加以詳問者。但居之可也。今爾尙有何言。余卽將美國中所聞所見。一一告之格司忒。格司忒耳乃至聰。聽言有序。聞之了了。余語止。格司忒尙吸菸。菸盡。尙無言。已而取冠授余曰。吾輩尙宜出行。今晨大忙。下午尙以德國公司船至漢堡。余匆匆。遂與格司忒同出。且曰。吾今尙須歸歐洲耶。格司忒曰。然。余曰。歐洲危甚。本意潛伏西阿耳。格司忒曰。汝且勿聲。少頃。當悉。遂以電車至四十

七條街。高屋巋然。繩梯上下如織。余二人至第十一層樓之上。繩梯一上。卽見一門迎面。上有黑字。曰。蠻力馬格。代辦人寓。格司忒。推扉同入。見有中年人。狀態甚類。猶太坐而作書。此外無人。屋亦極小。見余入。略以目視。如不著意。格司忒曰。密司忒。馬格。吾與爾道晨安。馬格亦爲禮。格司忒曰。君尙識我乎。馬格微哂。而二目故不屬余。且視其所作之書。言曰。吾每見一人。初不遺忘其貌。此卽吾業中所學之字母也。今日來者。當卽密司忒。格司忒。及其同志。克雷齊耳。格司忒大駭。曰。先生乃故顯其驚人之記性。馬格曰。此亦非難。昨日吾得歐洲一電。囑我行事。吾已力辭。其人來電。有君年貌。故相見。卽辨爲君。二人。格司忒曰。彼已電及矣。馬格曰。然。來電殊莫須有事。但囑我以人跡君。書君之行事於日記本中。待法國船來。吾出日記予之。了吾事矣。惟其人乃昧吾規則。凡人經與我交往。決不與其人作難。格司忒曰。噫。君眞節概中人也。馬格曰。此何足言。且今日見貺。以何事見屬。格司忒曰。請君先相吾友。馬格畧以目。及余爲時。至迅。余已知。經彼此觀。則終身無能。

遁彼眼光矣。馬格觀後言曰。如何。格司忒曰。吾今日日中即赴歐洲。然必欲使人知赴西隅行獵。此事一以屬君。馬格曰。可是。殆欲化此人之身爲二耳。格司忒曰。然。馬格曰。我飾一人赴東耶。赴西耶。格司忒曰。必西。馬格曰。此易辦耳。請少待之。卽俯拾攝影之鏡。言曰。密司忒克雷齊。請行至明顯之處。復曰。卽矗立於此。於是影入鏡中。復曰。更須旁照。於是共攝二影。馬格遂出紙及筆。言曰。君居何處。余曰。阿司土利亞逆旅。馬格曰。君能否一一盡棄其行囊。付之替人。馬格又面格司忒曰。君亦知彼仇將何以處置。密司忒克雷齊。格司忒曰。恐或非吉。馬格復深思久之。曰。必五千金元爲是人保。險。格司忒曰。可。馬格又面余曰。君宜授我以逆旅之鑰匙。並君衣服與自啟篋笥之匙。尙有宣告我之言。亦一一見告。吾始能傳言授彼。令其肖君舉措法國公司船禮拜三可到。在禮拜二日。僞克雷齊。卽當至西偏行。獵。君旣授我以物。卽無君事。今且出吾尙匆匆有他事也。余二人復至街心。自問乃如暈逝。卽微語曰。此人乃大有能。咄嗟之間。卽能。點。一人類我耶。格司忒。

曰。此。人。名。滿。歐。洲。豈。但。紐。約。若。以。機。變。論。乃。無。人。能。及。歐。洲。各。國。均。欲。延。爲。偵。探。領。袖。乃。卻。而。不。往。今。乃。小。住。此。間。爲。人。勾。當。難。事。所。部。可。一。百。餘。人。而。入。面。時。乃。一。人。枯。坐。足。知。其。調。度。矣。逾。二。句。鐘。余。及。格。司。忒。將。物。事。至。是。既。入。門。似。身。已。臨。鏡。全。身。皆。見。見。一。人。長。短。如。余。廣。狹。如。余。面。貌。如。余。立。於。馬。格。案。側。馬。格。見。余。入。時。卽。左。右。顧。盼。驗。其。肖。否。言。曰。似。矣。但。眉。似。稍。濃。此。亦。易。治。卽。曰。喬。治。汝。留。意。觀。克。雷。齊。行。止。請。至。複。室。彼。此。易。衣。余。入。複。室。修。飾。絕。佳。卽。此。小。屋。可。通。易。衣。之。屋。及。深。室。其。人。問。余。曰。密。司。忒。克。雷。齊。加。眼。鏡。乎。余。曰。喬。不。需。此。日。吾。聞。君。語。聲。似。非。特。別。惟。美。國。曾。否。有。親。串。遇。而。不。識。又。將。奈。何。余。曰。美。洲。爲。吾。第。一。次。來。遊。初。無。交。誼。卽。在。冷。奴。克。司。居。停。家。所。見。列。單。在。此。喬。治。曰。足。矣。今。居。逆。旅。爲。五。百。六。十。四。號。乎。逆。旅。中。曾。有。相。識。否。余。曰。晨。間。始。至。初。未。與。人。通。辭。喬。治。曰。君。言。西。行。西。方。中。有。無。與。人。約。會。余。又。曰。無。之。喬。治。曰。然。則。易。耳。君。且。更。言。吾。足。以。辨。君。音。吐。及。余。出。時。馬。格。以。目。矚。余。二。人。卽。曰。一。君。聽。之。吾。願。爾。兩。平。安。圖。再。相。見。時。

尙有一句鐘。足備登舟而行。余曰。行囊已去。尙須少購物事。格司忒曰。毋庸。吾已備矣。今爾爲無名姓之人。儘可放膽爲之。無復拘局。遂以車至埠上。旣登舟。余曰。船房安在。格司忒曰。未也。余大異曰。無船何能登車。格司忒曰。汝勿焦煩。船開乃自得所防。一登舟。有人細檢名單。動生疑駭。不如勿登爲佳。四點鐘後。汽笛一舉。舟已離埠。余獨倚闌干觀海。至於黃昏。機器已足。遠岸但遺一線。余覺至此國度昏沈。如作噩夢。

第二十九章

格司忒雖在百忙中。益以危險。且作溫喙之言。余自馬格家。改爲偷父面容。格司忒見余。輒笑。言曰。吾友凡人貌之優劣。全恃皮囊。克雷齊之貌。乃非劣不料。加以眼鏡。易以土著之衣。乃荒僞至此。誰則信之。余視所著履作方式。而衣袴皆寬綽如巨囊。衣之甚不自適。卽曰。吾固醜矣。卽君亦不必如前之妍。格司忒曰。吾十年以來。時時變其容顏。而得生故偽面目。向人幾爲長技。惟吾初見足下時。爲未履。

險之鄉紳也。乃至德國漢堡。半月居舟中。半月竟遷易足下之風貌。似甘以僞向人矣。余自顧憤甚。曰。此衣乃令人難耐。格司忒曰。此何梗。更數月。事定。仍還爾鄉紳也。今且出飯於外。於是余同格司忒北趣向蘇賀。至一小酒肆。狀似外國人所開者。門外本白堊。今已黯黯無光。沿街玻璃窗。蓋皆長垂。且垢。一入門。即聞辛辣之氣。一黑小之傭保。引余入座。作德國語。告余曰。今日乃有嘉餚。余遂坐。格司忒問傭保曰。汝貿易佳乎。傭保曰。尙佳。是間有常蒞之客。格司忒點首曰。汝新主人如何。近得其消息乎。傭保曰。未也。吾自老主人木勒逝後。卽以肆與其從子。今其人尙在瑞士。是間有同伴。往覓其人。少主人言如舊觀。勿改。格司忒曰。我知爾新主人已有書與律師。售此肆。入室已別有人矣。傭保初尙笑悅。已而正色曰。或不至是。吾乃未之前聞。格司忒笑曰。然。傭保曰。決不如是。格司忒曰。我卽爾之主人。已鬻得汝肆矣。吾之文書已挾而同來。傭保踴躇曰。先生或戲我耳。此貿易不必得錢。非遺傳而得。孰則甘以金貲博此小利。息。格司忒曰。適問爾。爾言佳。今與我

從兄弟余據在美國小貿易數年。幸得數金。卽聞此肆佳。故及吾從弟。承受此肆。此傭保聞言。陡出不意。卽與余爲禮。而出。格司忒謂余曰。吾偵消息確也。此間爲黨人。聚議之所。我少待之。或有人來。五分鐘後。傭保立歸。隨入一人。傭保指余示其人。來者衣冠均類下流之貿易人。人極清瘦。額汗淋漓。似匆匆而至。至余前。鞠躬爲禮。操德國語曰。能否聽我小坐。吾尙有言。上二先生。格司忒及余。亦與之爲禮。且指榻延坐。曰。有言縱出。勿憚。吾名爲賣約。此吾從弟司吉密得。適歸自美洲來者。聞之。卽鞠躬加禮。曰。鄙人姓屈夫漫。在倫敦特僑居。格司忒曰。吾弟生長英國。故操英語甚熟。屈夫漫復鞠躬。操英語曰。吾諸國之言。皆悉。客英久。故亦能英語。適喀爾告我。二君已承此肆。格司忒曰。吾幸集小賞。而吾弟尤善此著。故二人合而圖飯。適傭保告君。吾承此肆。君始覺之乎。屈夫漫曰。吾正爲此而來。惟有言奉白。君果爲此。頗防折闊。何須爲之。格司忒曰。吾以勤儉爲之。胡至折闊。適觀賬簿。頗復得錢。今暫時合夥。苟得羨餘。亦將歸德國矣。屈夫漫似甚憂切。卽引身伏案。

曰。君果欲自是生財。必無其事。匪特無益。而且虧折萬分。賬籍究何足憑。前此之所以得錢者。固有一種人。與是間。稔其來也。訪舊主人。木勒耳。此間有複室。恒有人質爲俱樂部者。果一易人。則此人亦必不至。彼有錢。何之不可。何必區區嗜此格司忒。曰。吾券已立。賞已付。奈何。屈夫漫以手微撲其案。言曰。此肆之價。尙不值君一紙之重。彼常蒞之人。不來。君亦不能強引之來。格司忒。僞爲張皇狀。言曰。果如是者。吾金大喪吾且奈何。屈夫漫曰。吾言皆確。然吾尙有術。足以使君無損。此肆我本欲得以爲人。必弗欲。故少蹉跎。竟爲君得。惟吾得之。必不虧損。以俱樂部中人悉吾故交。吾苟主是肆。彼人決來。今若從君手中市而得之。不更妙耶。即吾亦可於原值。益以餘資。以酬遠來之勞。格司忒笑曰。君惟欲之。故爲此悚聳之言。屈夫漫曰。非也。吾稔彼人。故常得其利。君不之稔。利亦莫及。格司忒搖首曰。吾得此肆。賤也。必試驗其誠否。決不出售。屈夫漫無言。久之作不悅色。曰。君不信我。我又如何待君。虧折爲悔晚矣。格司忒曰。人之圖飲膳者。穀精而價廉耳。吾且精且。

廉人胡不蒞。至於舊時傭保吾一一留之。即規模亦一一如舊。君言俱樂部人至此。吾亦賃之亦斷不至擾其興趣。彼人圖樂而已。何爲不至。屈夫漫曰。密司忒賣約。吾於原價外增君五十鎊。格司忒仍不之售。且曰。吾得此者。安插吾弟。得瞰飯地。後此吾將恃之爲生。今舍此不圖。將更圖何業。屈夫漫曰。更增五十鎊。作一百鎊。格司忒曰。我不能售。卽取罪亦非所恤。屈夫漫起曰。尙不見售。必悔虧折。格司忒曰。事在人爲。物精價廉。又何虞殆。屈夫漫小立移時。與傭保耳語。則又入曰。密司忒賣約。請與君二百鎊。爲價過高。吾將徐徐取償。於是格司忒曰。吾決計不售。屈夫漫遂行。格司忒呼傭保曰。喀爾汝願留耶。曰。願之。大都來客。吾皆稔之。惟易主人。後則未敢決其必來。格司忒曰。且爲後圖。吾尤非一著手。卽思生財。蓋欲徐徐令人知我饒核精美。價又至廉。則登門自夥。並以安插吾弟。汝旣見留。則當爲我善待客人。得錢後。汝亦霑漑。今且問爾。俱樂部中人。能否不吝金貲。喀爾曰。金亦非多。格司忒曰。卽吝亦無妨。惟吾後此能出奇制勝。則彼金自出。且彼人以何。

時集此。喀爾曰。此正難言。複室似爲彼所賃。月予屋值。至或不時。他人均不能入。格司忒曰。然則未必卽爲生財之路。彼來特歌唱。或談論貿易事乎。喀爾曰。貿易之事爲多。格司忒曰。茲無涉吾事。吾今且入觀彼室。喀爾曰。鑰匙均握屈夫漫手中。彼已出矣。格司忒曰。然則待吾更至。喀爾汝署賬。今日午前吾身亦客。待下午時始身爲主人。

第三十章

此肆曰休司咖啡店。余與格司忒則暫貸一小屋。去肆可二三百武。出肆後。卽歸寓。旣入。格司忒遂內扃其鑰。四嚮周視。訖。卽與余同坐。曰。朋友。吾身入署鄉矣。爾我久不傾談。吾在漢堡。所得之消息。尙未語爾。又曰。手套當立去之。身爲傭保督率。安能需此。余立去之。格司忒曰。此方爲能事之人。汝觀今日報紙乎。余曰。未也。格司忒卽出一紙。指一節示余。令讀之。曰。卽爲爾。強死之新聞。余讀之。曰。落旗山英人橫死事。昨日有自紐約西來之密司忒。卻而司歐南司。尙有一班之朋友行。

經鳳凰山遇一戶在山坳中胸際一彈洞過其背戶色已黑似已久斃自其衣囊中得一紙上書爲英國人哈得羅司克雷齊續又書曰後來之電言克雷齊者爲英國蹴鞠善獵之人克雷齊三月以前自紐約動身至落旗山行獵去後無人悉其蹤跡其所支之帳去戶未遠而嚮導者已不之得矣身上貴要之物均失殆遇盜死天下人聞人錄報已身橫死之事則未有不震者余讀時腦筋幾爲之亂因痛恨與格司忒相遇之時爲此生阨運卽喬治之死亦自余致之余心有所恨口中不期呶呶作聲格司忒無言待余怒息卽拊吾肩曰克雷齊汝勿介介吾知汝見此必作惡然丈夫當有遠圖從來行大事者於性命恒危卽爾我二人時時均可以死然爾我所爲實力援宗國且力拔死人豈止一二直數萬耳今無數之人咸逞然思亂獨爾我二人力隳其策克雷齊汝當張目勿痛惜此一身也余曰然今且聞緒論格司忒曰吾及爾在漢堡時眞得英國有傭保會中第一分會所在今此咖啡肆已落吾手肆後複室卽此傭保會中決策作亂之窟宅所難者不能

混身入內探取消息耳。余曰：第一着當先入觀。格司忒曰：此事汝以爲易耶？雖爾我均自死中獲生而來。然斗然購此小肆不能無啟人疑。汝當知今日出時即有人尾我後。此當在在留意。當勿令我矯飾之處爲人所窺。余聞言即自爐簷中取鏡照之。言曰：即我家人亦決不能辨我矣。即爾人亦豈能辨者。格司忒曰：然。惟當力憶我輩之僞名。勿令不期然中爲人所覺。汝當記憶爲德國孤露之童長養英國。身無一錢者。余曰：茲事必不洩。爾可勿憂。惟此肆易主黨人弗來。又將如何。格司忒曰：彼長日必聚。胡能更定巢窟。且複室中吾亦畧識其大概。複室中尙非聚議之所。其下有地窟可通他處。均德人所居。彼亂黨長日囂雜外人。一不之知也。似此好巢穴。胡能於咄嗟之間移徙。脫非見疑者。決不之遁。且相約起事之時垂至矣。則吾決策亦當迅捷。余曰：汝且知其時耶。格司忒點首曰：吾策已定。君當如約而行。榻上袱中有舊衣一副。汝今易而着之。待今夕四旬鐘至康白登街第十。二號門上有德國傭保會。汝即入面密司。赫處。汝當自記爲保羅司。吉密得生。

於德國之倭勞巴克四歲至美洲十九歲時歸德國二年須記在美英司爲民兵今同從兄至英國在休司咖啡肆爲小夥入時自請入會以上事彼必詳問問後汝作小字曰我亦有槍一具余聞言大愕自念胡以書槍且書槍何涉於傭保事卽曰汝教吾言吾亦能如法而出第類鸚鵡能言不能覺也格司忒曰汝但如是言之彼自許爾入第一分會卽足窺地室中之秘密彼若問爾何由入會汝第曰我德人也余曰可卽當易衣余易衣時格司忒尙絮語余鐘交四點余已在康白登街十三號叩關而入地爲公共之室地狹而屋垢尤有櫃房兩三書記記餘人名姓余至櫃與書記操德語求見赫處書記者亦偷荒滿指皆墨汁卽指一木櫈命余坐候櫈上聯坐者可十數少年似皆入會之人彼此不相間訊但注目一扉扉戛戛然時啟時閉一人出者卽一人入如以次傳見已而及余矣余入時亦但見一小屋無陳設菸燄迷漫有胖碩之人獨坐鬚髮蓬蓬如麻眼作蔚藍色不衣外衫但有半臂口中喰極黑之雪茄余入時卽曰汝言余曰吾名保羅司吉密

得求入傭保之會。胖人曰：汝長於何地？余曰：倭勞巴克。胖人曰：爲年幾許？余曰：三十。胖人曰：在何地行傭？余曰：休司咖啡肆。胖人曰：新自胡來？余曰：來自美洲。胖人曰：出半克郎註冊。余授之。胖人即出小冊籍授余。胖人曰：行也。但觀章程，即知之矣。余曰：我亦有槍。胖人聞言，卽張目視余久。曰：汝所言亦自明已意乎？余曰：知之將入第。一分會。胖人曰：入之何爲？余曰：我德人也。胖人曰：何人授汝此言？余曰：吾在紐約時，居同國旅館，其人曰漢司，卽彼教我。胖人曰：汝曾爲民兵乎？余曰：十一年前在美英司入伍。胖人曰：汝適言在何地執業？余曰：在休司咖啡肆。方余答時，胖人則另出小本，將謄余名，及聞休司咖啡肆似復有所警覺，卽張目曰：汝入肆幾時？我乃不見。余曰：今日耳。吾從兄新得此肆，令我爲傭保。於是間，胖人曰：若兄亦曾習此乎？余曰：從兄前在美國白魯克林城，張小肆。胖人曰：前此貿易得錢乎？余曰：尙佳。胖人曰：若從兄列肆時，汝亦以身佐之乎？余曰：否。卽在漢司所居處爲備。胖人曰：若從兄得此或不得利？余曰：吾從兄老於閱歷，必有所見而然。胖人

曰。汝今日入會。彼知之耶。余曰。彼必未知。吾從兄久於異國。初不懷鄉。并。胖人曰。汝槍自購得乎。余曰。太昂或不能得。胖人曰。我自有槍。汝能出十先令否。余曰。能不出錢者。爲尤佳。果必欲此十先令者。當徐圖之。胖人曰。可。惟今日不必允汝。當須與總會商之。汝當須同行。余曰。議事處安在。胖人曰。即在休司肆中。汝在肆中坐候。吾即以人招爾行也。余與之鞠躬。遂出。

第三十一章

黃昏時。余衣備保之衣。絮絮垂詢喀爾。以肆中事。其始飲膳者。甚雜。十旬鐘後。少靜。屈夫漫及赫處。亦同飯於此。十旬鐘後。始出匙啟。複室入。赫處隨之。而隨者尙有七人。此七人亦適飯於是間。然余審此數輩。似非亂黨。赫處入時。則微拊余肩。曰。尋當呼爾。今夕卽羣商爾事。旣入。而肆中菸氣及五味之臭。中人欲嘆。則潛出門外。喚取空氣。旣盡一菸。卷始入。肆中飲者。不及十人。中有一婦人。極胖碩。然已近中年。眉濃。而貌亦非醜。冠水手之冠。衣下流之衣。余入時。婦卽招手。命余至其

前言曰。我聞此肆已易主人。確耶。余曰然。婦人曰。汝卽肆主乎。余曰否。我爲主人之從弟。今日主人不至。婦人曰。前此晚餐。一人可十八辨土。今亦爾乎。余曰。但得客人見覶。一一咸率舊章。婦人點首。而二日竟注余身。言曰。我觀爾似非業此之人。余曰。初學固然。久之自習。婦人曰。爾主人安適。余曰。或微恙耳。婦人忽操德語曰。汝言不類德人。余亦以德語答曰。前此久客美洲。故操莫語爲習。然德爲祖國。但常語之。自復其故。女曰。取德國報授我。吾夫欲令我留此。候至竟夕。余鞠躬往取報。卽以他人侍之。余覺此女曲曲研詰。心甚畏之。於是僞至櫃上細研賬籍。五分鐘後。複室門開。赫處至門。招手。余與之同入。卽所謂俱樂部之所。赫處卽反扃其扉。其尤奇者。前見赫處等九人。同入此時。但有赫處及一人。面余餘人均不之見。與赫處同居者。則據案坐。風貌乃大異於赫處。爲年甚少。貌亦都雅。雖不着軍衣。氣概如在行間。手白而衣材亦佳。余思其人必爲貴要之人。卽以手近額行禮。此人卽微視赫處。似以爲可。問余曰。汝名爲保羅司吉密得耶。余曰。然。其人曰。汝

在美英司入尺籍乎。余曰。然。其人曰。爲爾將領者何人。余曰。吾將領爲霍司門大佐。在第十三聯隊中。其人曰。汝退伍時。有憑文否。余卽將格司忒所授我之僞憑文上之。其人細觀憑文。並觀余年貌。至諭。然後置憑文於案上。言曰。汝作德語。何由雜入英國。音吐余曰。自少長於美國。其人曰。汝此次思入傭保第一分會。會中宗旨。汝了然耶。余曰。悉矣。其人指屋隅曰。汝少待於彼間。余如言。其人與赫處微語。始謂余曰。保羅。吾許爾入會矣。且入議事之所。余仍行軍禮。赫處去其長案。伏而如接機軌。立時。地板移動。見扶梯。電燈明亮。一乾燥之地。窖也。有圍案。坐者七人。余入時。七人之言立止。少年卽止。余令少立。將進與七人者語。赫處曰。勿前。彼自宣爾。案中高坐者似武人。卽其中首領。余問赫處曰。其人誰耶。赫處曰。稱之爲大尉第十。彼名姓乃不欲人知之。余曰。飲膳時。不見其人。胡由在此。赫處搖首微笑。曰。此中事。汝且勿問。大尉第十。此時招手呼余。余卽至而立。如面長官。大尉第十曰。吾已許保羅司吉密得爲會中人矣。面余曰。保羅。汝旣入會。當知會中之事。

宜靜聽吾言。語次少止。衆寂然。余曰。請問大尉。將命我以何事。忽見有胖人似卽
胖婦之夫。以手招余。至於其旁。呼曰。保羅汝生德國耶。余曰。然。曰。汝心當愛祖國。
余曰。愛國之心。刻未去懷。胖人曰。此旨非謬。惟爾在美國居時太久。故不能不加
詳詢。胖人之言絕緩。余覺慄然。餘人亦似敬禮是人。胖人曰。近數年來。德國子民
有愛國者。值得一至危之局。吾國有大仇。至爲吾種之梗。卽吾大皇帝及左右近
臣。少思展布。悉爲吾仇所格而莫遂。吾輩愛國。目覩此禍。不能不加籌畫。汝知吾
仇爲誰。卽英國也。衆皆動色。余則挺立如恒。狀胖人曰。以此觀之。英德之戰。似萬
不免。惟戰之成敗。當以先着爲勝。語至此。氣壅語止。卽引杯吸之。吸時。仍以目屬
余。於是置杯於案。言曰。欲動者。德宜先動。不云佳兵。聊用自保。保羅聽之。在此國
度中。吾種人可二十九萬人。人人咸能戰。此二十九萬人。安能坐待而無事。有作
書記者。有作小夥者。爲傭者。爲蘿髮匠者。每一種人。成立一種社會。每社會分治。
己事。凡倫敦。沿河沿海之礮臺。自外攻之。必莫入。若發自陔心。則又當別論。今欲

攻何臺咸有圖式可核至發難何時但視英水師至德國幾羅軍港時爲準今汝應爲之事吾尙不言待起事之前三日更授機宜此時正爾輩立功之時今衆且同飲祝獲勝着於是自浮大白且以酒授余余亦乾之大尉第十曰保羅汝所爲事當已了了余曰諾惟尙有言能否容我發問大尉第十曰但汝不問吾參謀局中事恣汝言之余曰吾如是行爲法國能毋干預大尉第十曰此等事汝不宜問顧旣來問則亦不妨少示機倪吾國中外交家已令法國中立矣胖人卽取一紙授余言曰汝執此紙受槍因呼赫處曰汝將之出赫處卽引余上梯至於複室出肆中酒客已稀且盡

第三十二章

明日之十旬鐘半余卽至余從兄家掣鈴啓關者乃不識余余悅知吾術不敗矣即曰吾將面吉爾白忒寶星來人曰寶星此時何暇見人然余已納足門中曰此寶星約我我何爲不面而行門者曰汝莫入是間卽候於此俟寶星出余不答關

然遽入門者卽攢余胸。不聽入。正於此時。從兄已出。卽謂其下曰。格魯斯。何事紛呶至此。格魯斯曰。此人謂主人呼之入此。吾兄且套手套面。余曰。汝得母誤吾。乃素昧生平。余不敢自陳。卽曰。有言告密。時非陳乞至久。可三分鐘足矣。兄卽引余別至一室。余卽嚴扃其扉。去其冠挺其腰。舍外國之音。吐言曰。吉爾白忒。汝不能辨我耶。兄聞聲。卽曰。汝哈得羅斯耶。余笑與接手。卽曰。兄不辨我。則我決知不爲人辨矣。兄曰。及姆。吾乃至樂。汝何令我震恐。汝今更言以示我。我方信其非夢。余曰。非夢也。醒也。弟決未死。兄之衣素殆爲我乎。兄曰。報中荒謬至是。余曰。非報之謬。美國落旂。山果有一克雷齊哈得羅斯爲人所殺。兄當知死者非我。兄曰。天下安有同名姓者。如是之巧。余曰。殺人之人以爲我見殺也。今其語甚修。但簡言其旨。要不審兄能見納否。兄曰。少待。吾以德律風報吾友。兄欲行時。余止之曰。兄切勿示家人來者之爲我。兄點首而出。更入。則去冠易衣。示不出矣。移二溫榻。駢坐。取膏脂。置其前。兄弟同坐。兄曰。汝試言其秘事。哈得羅斯。吾見爾生。吾心遂也。爾

且吸吾菸。吾菸頗陳。趣言趣言。余曰。吉爾白忒。汝能。否。有膽。聞奇險事。弗驚也。兄曰。吾果無膽。汝來時。吾已殞懼。然胡以必叩我。以是言。余曰。此事殊秘密。且倫敦城中仇我。以二十餘萬計。果知兄弟議此行。將爲彼所刺。兄曰。弟當知我非怖死者。但言足矣。於是余舉前後之事。告吾兄。兄聞言後。以目視我。如愚騃時。雪茄已滅。兄猶注視。視菸而更視我。言曰。我非夢乎。此爲吾愛弟哈得羅斯。告我乎。余曰。弟所言確。無他疑議。兄曰。此告我何用。我尙何術助爾。余曰。阿兄爲政府倚重。將特兄告之執政。兄曰。弟殆欲以是言上宰相乎。余曰。然。幸吾政府亦曾用秘密偵探之人。果以吾言爲基礎。則進探殊易。兄曰。哈得羅斯。汝見今晨報章乎。余曰。未也。近何新事。兄曰。德國。以。電。告。政府。聞。海。峽。水。師。有。游。行。之。舉。德。國。請。至。其。軍。港。用。伸。賓。主。之。情。余。曰。去。耶。兄。曰。更。三。禮。拜。行。矣。余。曰。果。入。港。中。必。無。一。舟。逸。出。軍。港。已。密。布。水。雷。卽。彼。隱。圖。兄。曰。昨。日。報。言。有。腦。門。豆。親。王。至。栢。靈。栢。靈。王。公。咸。加。殊。禮。余。大。驚。曰。至。耶。兄。曰。吾。國。每。日。新。聞。曾。爲。論。說。言。此。次。德。兵。之。大。蒐。於。戰。事。

微有所兆。三日前德皇誓師。言朕謂太平之白鵠較諸搏擊飛鷹之翅爲榮。尤多。余曰此均粉飾之言。兄能否以今晨面丞相。兄曰可。且必欲見之。余曰必令丞相。信。兄果欲得憑據者。弟已挾之以來。吾前在美國。繫林伯家夜會見法之故。王允。諸人以勳爵弟咸有筆記。至入備保會中。面此不逞之大尉第十亦有筆記。在焉。二者咸爲鐵證。兄曰卽此二種已耶。余曰此尙不足乎。兄徐徐言曰。弟當知丞相。普洛克爲英人。英人之性質汝當知之。欲求其信。非實證羅列。萬不之動。余曰兄。必肆力。言之弟爲前事。以性命易取之。茲事成敗。尙可知。今但知吾相爲舊時。頑固之人。不肯以逆億測小人肺腑。果非其人。爲相則神京之下。竄賊如此。之多。亦萬無其事。兄當託以他事爲名。將海陸軍整備爲上。兄曰及姆事體如此之鉅。安可緩者。卽此事徒爲吾友格司忒所知。未敢上聞。而危機已逐日而逼。且吾二人。時時在可死之列。果吾二人死後。此事暴發。又何人告之。當道兄忽謂我曰。及。

姆。汝歸國後見繫賀忒乎。余曰。自美國一別初未之見。彼必以爲落旂山橫死之人。卽我也。今吾尙不欲令彼知吾尙生。兄曰。彼決以汝爲死。彼前禮拜曾一至吾家。今日尙言再來。余曰。亞德爾在此耶。兄曰。匪但在此。且此來專爲汝也。余曰。何者。兄卽引身近余曰。及姆汝與彼妹有夙約乎。余曰。實告兄。吾苟非爲此冒險之事。彼妹已久事我矣。吾今已立志不娶。則已娶必其人。兄曰。吾已料及矣。今尙有足以駭汝者。密司繫賀忒亦句語至此。少止。此時似聞有女子之聲行近甬道。余兄弟皆驚起。兄曰。卽彼來也。汝能否與之相見。余曰。否。否。此室本通餐房。兄卽指幕。令余斂避其內。余旣入而侍者已叩扉導客。

第三十三章

余聞侍者言。果稱爲密司繫賀忒。侍者入室大駭似覓余。不見。顧乃不敢詰問。聞兄謂侍者。延客入室。此時余心血如冷冰。已不能動。亞得爾入去。余幕尺許。裙幅之聲。皆辨。且聞香薰之芬。及兄撫橫濱之背。余聞狗聲。卽幕罅外觀。自覺此心頗。

鎮定未嘗爲哀樂所動而此時眼淚已滿蓋見亞得爾周身衣黑顏色褪紅卽音吐亦變似沈沈無所希望之人但留殘生於世而已余屢欲笑幃而出抱而語之以未死狀幾幾不可復遏女曰吉爾白忒寶星今日之來吾欲了一事故來相語寶星及賢弟雅誼素敦乎兄曰然女曰寶星當知賢弟之死定能爲之伸雪此或寶星所願須知賢弟之死公必未詳我則詳之彼於秘密黨中偵得一事以身爲英人義應報國顧其仇孔多決非彼力所敵語至此以手堅執榻臂意令勿暈言曰賢弟所未了之事吾決計爲彼了之兄曰密司爲吾弟復仇甯非自投網罟女曰天下女子旣失所天尙何危險之計果及姆不死吾亦不問但主中立且我非英國之人實告寶星吾初計實不利於英國今茲宗旨變矣將以今夕赴巴黎明日往面陸軍部尙書及法總統勿論如何必破及姆仇人之詭謀斷彼臂助兄曰何云詭謀女四顧無人始曰茲事不能明告綜言之彼人謀成貴國燼矣吾但知其人欲破英法之聯盟吾之爲此正拒絕其事兄曰密司繫賀忒何妨見告女曰

公果聰明頗不以問爲是此事一涉其間身且立死吾略爲指示且公能否與政府有交兄曰微有所識女曰公可告之政府勿令艦隊入彼軍港兄注視久言曰密司鑿賀忒各國有公法爲遵守之律卽開仗亦有成規英之水師遊歷德國特邦交應有之禮語未已女卽麾手曰公亦知有戰艦曰梅恩者後來此艦如何當知毀人兵艦不必在於本國今英法之交不絕如縷言斷卽斷實告公英艦在幾羅軍港中必無一失惟歸時不過海峽耶海峽之中二十四句鐘即可佈置水雷詳情吾不能述卽知之述亦無惜雖未發備之宜預不數日中法國中必有警報告公政府或能開眼也兄歎曰吾當進言惟敵國相臣雅有制斷欲憑此數語告之政府恐或未信女微哂曰此自公家之事英國於我何有者前此未居英國後此亦不更來惟果見信者能救民命亦佳語後起立將整頓其領巾遂置狗於地狗旣至地卽引鼻嗅余幕及至余隱處卽大肆嗥吠女呼曰橫濱狗亦無動余亦愕立女自至抱狗言曰寶星幕後何物狗乃尋聲摸吠兄曰或一貓睡也吾爲密

司抱狗可乎。女自往抱狗乃逃避大嗥入幕力囁余婢女駭視余兄顏色頓變言曰橫濱之噬但仇一人今如此究竟入幕之賓誰耶果是言爲人所聞吾命已殆余此時知不能更隱遂啟幕出余出女卻退余知僞貌女決不識女曰是人久久隱於幕次然則公直以計陷我矣余曰亞德爾汝不識我乎女大驚顏色如死灰久而知之呼曰及姆及姆天乎天乎余卽擁抱其人言曰亞德爾落旗山之戶非我此身我耳然余此語似語石人女已暈於余懷

第三十四章

未數分鐘女醒兄秉禮遂避去余夫婦女張目見余俯視其身顏色頓復曰及姆汝胡得生余曰此事至簡約易曉吾至美國已厯歷知祕事及仇來逐我我乃用一替人行獵於西部變姓名至此女曰死者替人耳余曰然然已爲之保險彼代我時亦悉其危然以一人性命較此大事輕重乃不侔女視余久乃言曰及姆汝面日全非距數月之間而老態頓增至此余曰豈云數月直更轉一生吾迴憶平

生猶同隔世。女曰：今尙能獵及鞠耶。余曰：拋撇遠矣。不止茲事。百事均不掛眼。今一身悉殉。此事之中。女太息曰：汝將何以處我。余與之親吻而情感大動。曰：親愛者。汝更遲數月。我自有措置之方。女似生其希望。而又沈吟曰：汝自信功在必成歟。余曰：胡乃不成。人人以我爲死。即汝又何嘗識我。女曰：汝面頓易前狀。較之當時打毬時。非英英之少年。然則汝之被難酷矣。余曰：吾以重價購得人間之閱歷。且吾尙有事奉白。汝能自支不暈耶。女曰：吾累經患難。乃無怖恐之虞。今且試之。余曰：吾寓有一託名爲余從兄者。即格司忒也。女即變色曰：前死人耶。余曰：彼實未死。所謂死者。機關滯耳。汝見我時。吾亦決其人之已死。醫生亦然。至於夜中看護婦告我。始知其生。則又以醫至明日。已能言。於是遂以空棺瘞之。而與之遜跡於外。女曰：噫。宜汝之易地以葬彼也。余曰：是皆格司忒之調度所奇者。血中之毒。經一死而盡。後乃無恙。女曰：汝二人乃大奇。余曰：直倖免耳。女曰：汝所衣何由爲下流人之粧節。余曰：今方爲休司咖啡肆之傭保。主人即格司忒。僞名爲我從兄。

女點首曰。及姆可勿言。我皆曲曲知之。法國之行。吾尙未免。本爲君死而復仇。今則生而助力爾。我爲聯邦矣。余卽堅執其手。親之曰。汝試觀橫濱。亦不更吠矣。女微笑。撫狗曰。非彼何由得汝。吾乃不解。句余曰。不解我之避汝耶。亞德爾實告汝。吾一點鐘前較今宗旨。又別吾前一點鐘。尙不以一身爲生覺世界中。都無生趣。竟忘有克雷齊之一人。蓋時時可死。何名爲人。但觀吾額。皺紋之多。卽復爲此女。曰必有一日足銷爾額上之紋。語未已。兄入。言曰。恕我孟浪。此時當行。不可久濡。語後。以目視女。余曰。我一人初無祕事。兄亦笑曰。吾今日三句鐘。與外部大臣有約。後此相見。當在何所。余此時。吞吐不能卽答。徐曰。此間常來。乃非便。惟今夕遲睡。如何者。兄曰。可。余曰。今夕俱樂部中候我。準一刻。吾在外國人所居地候爾。女亦起。與余接手曰。今亦將行。有書必至是間。封皮仍署賢兄。余復親其手。女以阿兄在。卽縮而歸。兄送之門外。半句鐘後。余仍着油膩之犢鼻褲。奔走於肆中。今日肆中客。乃大集。均爲余所弗識。後此仍見胖婦入門。余引之登座。今日不冠。

水手之冠。衣服略淨潔。旣去手套。手尙白滑。戒指滿之。操德語。謂余曰。我今日以一人來。飢甚。汝當爲我備餐。余進饅。婦皆盡之。且兼二人之食。且食且語。余時而德語。時而膠膠作英語。余一時不侍其旁。婦卽不悅。言曰。吾夫適外出。可一二時歸。今一人在此。故所食爲倍。保羅司吉密得。汝何爲微哂。余曰。未也。婦曰。我知之矣。汝殆謂我必不清寂。但吾夫年老殊令人厭。余方漫應之。此時格司忒適入。與之鞠躬。婦則引目視其人。似至疑惑。言曰。彼卽爾從兄肆主人耶。余點首。僞爲他人所呼喚。卽趨應之。實則余面格司忒。似有語屬余。余至櫃房時。格司忒方去外衣。言曰。汝須留意。此婦陰詐極矣。余曰。彼非赫處妻耶。格司忒曰。託名爲妻。實則非是。吾前此曾累遇之。陽爲駿狀。而城府至深。爾今日何所聞見。余曰。今有新夥。日中赴巴黎矣。格司忒曰。密司繫賀忒耶。余曰。然。格司忒觀月。分牌曰佳晨也。願彼成功。汝且出。勿多談。余方出。婦卽呼余。微語曰。有人傳言。命爾今日午後四點鐘。至馬格司宋伯格槍庫一行。余曰。得毋夫人尊夫。以夫人傳語。婦曰。然。汝行耶。

余曰。安能不往。惟庫在何地。婦曰。在康白登街十八號。出後。句余立而待之。婦曰。能至吾家小飲否。吾家去彼未遠。婦語時甚和悅。余瑟縮不敢卽允。婦曰。汝至吾家。吾家卽在是間。酒肆之右。三十六號。飲後。吾更飯於是間。余大震。不知禍福所在。婦則僞爲嬌媚狀。向余堅訂成約。余鞠躬稱可。婦付值行。余爲啟關送之。婦尙絮絮。訂余踐約。方余二人語時。喀爾則已見之。余送客後。喀爾問余曰。汝知彼爲誰。余曰。赫處妻也。喀爾曰。爾當留意。赫處非可輕侮者。余遂以前事告格司忒。格司忒亦以余爲險顧。亦不能不前。天下雖極智盡慮。然亦尙有罅隙。惟今日此胖婦之相延。初未必有求凰之心。已而至四旬鐘。余遂如胖婦之約。至其所約處。應門者爲蠶婢。引予入門。有石級下趣。如墮地窖。石級之上。畫人手。大署爲演槍之處。余下見二甬道如馬埒。人人咸集而試槍。主人爲宋伯格。起而近余曰。客爲保羅司吉密得耶。余曰。然。今日有人示我。以四旬鐘至是。主人曰。然。遂入檢槍示余曰。客知是槍何名。余曰。是爲行軍所恆仗者。爲狀不如常用者之修。主人指一小

合曰。試納彈於牕。余如言。主人示鵠。命中。鵠爲銅製。小孔密如星宿。用以受彈。孔中藏小鉦。觸彈鏘然。用質其中。余凡六試。孔中之鉦皆鳴。主人出小籍誌。余能且旌爲第一。曰。今日晚中。此槍及彈。汝當善藏。餘事當了了矣。語已。拊吾肩。餉余以雪茄。曰。小頃尙有數人戾止。顧吾厯試多人。汝技爲第一。以勢度之。每彈必殊。一人。余曰。吾平日以練習得之。較諸門外漢。似占微長。曰。爾可以常來。尤可以令衆觀之。示吾德人之非劣。余遂別主人而行。此一着。幸未爲主人所覺。惟往見赫處。之妻。其危狀。乃百倍於此。

第三十五章

胖婦見余。卽迎笑。屋中所陳設。皆作德國之式。張兩大鏡。一榻橫陳。幃皆加以密穗。絨茵皆作花朵。上懸鳥籠。作禮拜堂式。中養黃鸝。歌喉甚滑。四圍皆張壁衣。胖婦今日亦理粧。髻垂至頸。加以錦製之花。指一溫湯曰。爾我且同坐談英國。汝今先取啤酒。啓而吸之。時案上列數異之酒。旁置一旋螺之釘。用以起塞。余旣發釘。

斟上。胖婦尋又自斟。胖婦取酒。自側其身。讓余。駢肩而坐。余忽思一策。曰。請馬丹與我同飲一人之壽。其人卽爲我所定情德國女郎。愛立司願早日歸朝。與之成禮。胖婦曰。佳。卽爲愛立司飲壽杯。一覆遂盡。卽置杯。如有所思。言曰。汝已有聘妻矣。余曰。然。胖婦復凝眸視杯杓。其狀甚愁。余此時不敢謂此婦欲嫁我。聞言而失望。實則初計不成。另畫策耳。正彼凝思時。微見壁衣中有物微動。余肅然如不之見。胖婦曰。汝意欲娶其人矣。余曰。當於肆中少集餘資。第一事卽辦此。今吾從兄令我爲備。吾思此着畧可得錢。卽從美洲至此。亦爲婚姻來也。婦曰。得錢固非易。非力作亦不得。余曰。夫人言然。胖婦曰。此女郎佳乎。胡急急欲圖娶。余曰。惜不得。其影片果有者。必出示夫人。觀後方知吾圖娶之急。急良非無故。胖婦曰。欲圖攢錢爲期不旣久乎。余此時不知婦意所在。則亦作怏怏之狀答之。婦忽曰。保羅汝曾否。思及得錢之速。可冀集事。余曰。亦甚思之。顧乃無策。惟英人嗜博。可以僥倖成功。然亦但英人爲能。吾儕小人。何爲縱博如是。即使貿易中有機倪。可以生財。

而吾又無術以自佐。今亦但能悉吾力爲之而已。吾從兄固許我多金。實則受惠亦鮮。婦曰。汝既不得錢。則情人不久候爾耶。余淒然曰。是尙何策。婦微語余曰。保羅。我尙足示爾。以生財之道。顧問爾。膽力如何耳。余僞驚曰。然耶。婦曰。保羅。汝固非愚。余曰。聰明固不如人。愚駛亦不自甘。婦人曰。汝非傭保。第一分會中人耶。余曰。然。入此會卽暴發耶。彼至責我出錢以購槍。婦曰。時果至者。安知不爲人殺。余曰。我死亦必力殺數英人。以相抵。婦又引身近余曰。英政府果得人密語。以分會所在。甯非得上賞。擁巨資。余大怒。而起。婦力引余臂曰。保羅爾。又愚矣。德國與爾何恩。汝年少侈言。愛國特愚駛之言。果年。養長者。或不爲此。吾恒聞人言。愛國保種。此特常談。吾久厭矣。世界中。第一事。卽多金。果多金者。何國。不堪駐足。吾亦患貧。汝亦苦窘。胡不兩人合力告之。政府余起立曰。馬丹。聽吾行。吾但願今日出門。如不聞是語。吾愛情妻。且復愛錢。而此事則決不愛。余見此。婦似動。尙引余坐。余決不可。婦尙曰。汝真少年。不解事。且更坐。而語汝。汝果如吾說。則更一月者。夫。

婦合矣。果爾所歡聞爾得機而自斬甯不令之寒心。余曰馬丹汝更言此則馬丹之身亦至阽危。然所語我事我決不言。婦亦偽怒曰汝乃無膽實告汝此實生財之路。幸勿坐失。況此事卽來亦但爾。我知之尙何人見疑者。余執冠曰馬丹今日甚悔造君。今請晚安別。馬丹行矣。婦人此時似信。卽自臨鏡理髮。言曰保羅果爾無女郎在德國者。則我輩所議事或倖成也。余曰否否。胖婦微笑點首。余與鞠躬曰再圖相見。彼亦弗留。余出門。嗅空氣。自謂脫身虎口爲事。幸也。此婦始動以色。後動以金。在在設。穿以納。余之不卽入者。滋有天命也。顧念此次倖逃。然尙不能必其深信。旣歸。盡告之格司忒。格司忒亦甚引以爲憂。言曰此婦人爲毒絕厲。不易避也。且我知斯人十餘年矣。前十年在巴黎。使法德二國。幾搆兵禍其人。能相人。一見即知其情偽。吾恆聞其自誇。初未妄相一人。今日倖脫虎吻。萬勿自弛其備。此婦人如獵狗。善嗅不得戶。不已也。余曰請隨地備之。肆中客散後。余卽繞道至余兄俱樂部中小頃。兄至。余一面其人。卽知其無濟。兄入時。扃其扉。曰及。

姆茲事至險。吾友終不信。吾語之。懇懇而宰相詭。詭且時出其表觀之。示不留我。吾言已。相國曰。承君見告。足表深心。惟後此幸勿以此見白。吾尙欲以汝自陳。相國力謝。以爲不可。弟亦知相國寄語示爾。作何語耶。余曰。是安知者。兄曰。相國間訊爾。言冬令垂及。宜行獵也。願爾獵較得勝。余曰。此言滋可聽。質言之。即令阿弟勿與國事耳。兄曰。然。即於衣囊中。出晚報讀之。余太息曰。此時大類入水拯溺。將令之起而溺者。乃引拯者之頸。力求同盡。兄聽之。今夕尙授我以槍。言此月中當起事矣。號令未出。然大概取何礮臺。吾已知之矣。兄無言。展報紙讀之。曰海峽中水師軍隊。於禮拜四。開赴基羅軍港。尙有一報。深論茲事。汝聽之。俄國政府。以摩洛哥事。與德國微忤。幸二國政府。咸明敏。必能趣了茲事。讀後言曰。今固如此。迨吾船一至彼港。而愛的美敦書至矣。至時宰相悔之晚矣。今彼。憤憤如是。吾將何術。足挽其愚。余曰。此尙何術。今亞德爾已至法國。法人若爲所動。必有警書見告。兄曰。宰相仍不信者。如何。余沈思久。曰。彼中已有人疑我。安知不以人見眞。吾思

宰相果更許我通謁。必有術使之見信。兄思宰相果見我否。兄曰。否否。此人以我兄弟爲大愚。送我時。已示輕藐。想彼已告戒同官。令不信我。且云。英德所以今日微忤者。正以英人多疑所致。後此兄告相國。倫敦中有德人三十萬衆。人人皆能戰。將起而圖我。宰相曰。此言果信者。其智乃不如驢。余曰。阿兄。吾計敗矣。今當歸面格司忒。其人多智計。更有他策者。尙未可定。兄曰。可。二人遂出。至於大門。忽有人衣軍服。絕偉麗。推門適入。入時。直嚮屋中。似不見我。而余心血已冷。即問余兄曰。此爲何人。兄曰。是美忒翰子爵爲德公使館中。陸軍參謀長。弟識之耶。余見其入後。卽微語曰。此人爲傭保會中魁渠。吾已與一面。

第三十六章

明日午餐時。胖婦仍獨來。招手引余曰。汝尙守舊宗旨耶。余鞠躬曰。然。昨日馬丹特與我戲。胖婦曰。戲耶。語後。遂進食。余以爲無語矣。尋又呼余曰。保羅爾於倫敦中。朋友乃非少。余曰。甚寡。胖婦曰。一日在度弗爾街。見爾自一家出。是又何人。

余故意四覓後卽伏案頭與之耳語曰幸勿語人吾思易地而增薪不久卽有人取我爲庖丁。胖婦曰此間尙不如意耶余搖首曰吾從兄至慳彼語我以錢尙不時與若但如是何時能拔出是間故欲易主而事。胖婦曰如爾行事則情人勞久候矣汝太自尊示爾以生財之道終不自信余曰吾娶愛立司萬不能以流血易之。胖婦聞言不答余亦遠行自念此言或不見疑且如此相對後此更至兄家尙有辭自託旣餐後余於四點中至拍克蘭街見登尼司佛夫人別館告門者將面夫人門者張目不識我余自日記本中下一葉作數語門者始將以入引余至一處候夫人出余甫立夫人已出着黑衣面余曰我卽爲登尼司佛夫人客何語者余曰夫人不識我耶夫人愕然曰汝聲大類克雷齊汝究爲誰者余曰鄙人卽克雷齊也請夫人勿懼如厲鬼之見形前此報中傳聞爲信乃太早吾實未死夫人卽而語余曰吾親愛之哈得羅斯汝驚殺我矣汝之衣服又何來者余曰今將誠告夫人以狀然尙有應先語者不審夫人能鎮定而勿懼怖否夫人見我從死中

來。尙。有。一。人。乃。十。死。而。生。者。夫。人。其。信。之。否。夫。人。聞。言。戰。慄。不。可。止。曰。汝。所。言。者。
 得。母。爲。格。司。忒。其。生。確。耶。余。曰。然。夫。人。聞。言。立。暈。余。進。抱。之。寘。諸。榻。上。曰。夫。人。果。
 愛。彼。人。及。我。幸。當。自。持。且。勿。令。尊。紀。紛。集。以。撓。吾。事。吾。二。人。勢。均。可。危。一。爲。尊。紀。
 所。見。勢。且。泄。漏。於。外。夫。人。曰。知。之。惟。瘞。者。何。戶。余。曰。計。也。非。示。人。以。死。格。司。忒。萬。
 無。生。全。之。理。夫。人。請。鎮。定。吾。尙。有。求。於。夫。人。者。夫。人。曰。請。無。不。從。惟。問。汝。彼。人。果。
 生。與。否。余。曰。彼。在。倫。敦。第。自。來。者。較。我。之。險。爲。尤。甚。今。能。否。容。吾。質。言。夫。人。曰。可。
 余。曰。十五。年。前。在。柏。靈。事。夫。人。度。已。了。了。人。肇。其。禍。彼。受。其。害。身。名。均。敗。惟。尙。有。
 兩。事。未。灰。於。方。寸。第。一。事。欲。復。其。故。人。第。二。節。敗。之。德。人。卽。欲。取。償。德。人。之。身。彼。
 之。改。名。易。姓。仍。居。柏。靈。數。年。中。一。無。成。效。後。此。得。機。於。無。意。探。得。德。人。祕。計。欲。陷。
 人。於。死。所。陷。卽。英。國。也。既。得。耗。卽。歸。倫。敦。將。舉。發。其。事。乃。爲。仇。家。所。躡。吾。曾。拔。之。
 於。死。顧。自。一。拯。其。人。而。吾。身。卽。已。墜。落。禍。害。之。中。與。之。共。事。後。之。情。形。今。請。一。一。
 陳。之。於。是。以。簡。語。述。邇。來。之。事。夫。人。聞。言。尙。鎮。定。自。支。言。曰。茲。事。乃。大。怪。余。曰。夫。

人以是爲怪。所怪者尙未發表也。吾雖一一得其證據。告之宰相。及外務部。咸不以我爲信。吾愈言而海峽之兵艦愈趣行。夫人曰。然則命我以何事。余曰。愛歇米爾勳爵。爲夫人之中表乎。夫人曰。然。余曰。彼在樞密勢力絕偉。夫人能否以語告勳爵。一一勿諱。令勳爵見信。我乃非愚。國家之危如壘卵也。且請彼先容於宰相。能許我通謁。則夫人之於國家。爲功偉矣。夫人聞言。起立曰。吾欲見爾。當在何時。余曰。儘明日日中。更遲或不逮事。夫人曰。果有朕兆。將寓書於何許。余曰。通書未穩。吾當自來。夫人曰。行耶。胡不進茗。余曰。今日之來。夫人可但言求役於夫人之家。明日之來。則云以證書至。夫人哂曰。此何言耶。格司忒亦爲傭乎。余曰。彼爲司帳。吾則傭保。二人兄弟也。夫人曰。吾將至彼肆飲食可乎。余笑曰。此地安可涉玉趾。言後即行。至咖啡肆中。購得一報章。初無他事。惟論說中有數言。足證吾政府之愚妄。論曰。英法旣通好。益以英德聯和。則歐洲和局深可倚仗。此次海峽軍艦。至於德國。其和局當愈固。其下尙列兵艦之名。余讀此長行之艦名。則閉目思其。

受禍炸裂之狀。前此聞德國大臣言曰。天下能伸奸狡之辣手。果施之大事亦不能謂之爲失。吾思此時手段誠奸狡矣。我爲英人乃坐視而不能救。悲哉。是日之晚。肆中絕忙碌。格司忒衣燕尾之衣。加灰色之髮。與客周旋。操數國語言。待客。中央長案。客已滿座。赫處。屈夫漫。胖婦。及其黨人咸戾。余每近其旁。客之語音至斂。及余轉臂。客皆目注。余思必有形迹稍露。遂生衆疑。衆食罷。咸入複室。肆中無人。余至胖婦前。婦亦無語。而余一舉一動。咸無遁。胖婦之目光。有一次招手呼余曰。汝所覓事得乎。余曰。有兩次告白覓人。一爲俱樂部中。非佳也。一爲英國命婦。身擁巨資。將以我爲其紀綱。婦人曰。保羅。汝乃太愚。卽彼多金。汝能分潤耶。是夕。人散。已近一句鐘。余及格司忒始歸寓。遂以夫人語告格司忒。余言時。格司忒。肌肉。時。動然終未答。余語已。格司忒曰。此計更敗。則無自救之方矣。

第三十七章

登尼司佛夫人所允事。至是亦無濟。余一見其面。則已覺。夫人曰。及姆。吾竭吾力。

而言。顧無一人見聽者。余太息呼天而坐。夫人曰。樞密院中少有權者。咸不吾信。愛歇米爾勳爵。言萬無其事。相國則曰。吾惟懷疑德國兩次。幾搆兵端。顧再誤矣。安可三誤。余曰。彼大臣聞德兵屢集法邊。亦謂其作何解。夫人曰。彼言蒐兵。曾布告各國。初非有心窺邊。余曰。德皇接見腦門豆親王。彼又作何解。夫人曰。相國言此爲私家之交際。萬不至干涉法國之政治。余曰。備保會如何。夫人曰。相國不信其有是事。已而曰。即使有之。亦德人愛國。聚其種人。通聲氣。英人何與其事。即使英德交兵。此等備保。亦足爲英國患耶。余大慍曰。彼憤憤之大臣。竟以此事爲偶。然不足置念。則眞下愚矣。夫人曰。彼自信乃至堅。余曰。然則相國決不止海軍之行矣。夫人曰。吾剛言其事。諸大臣皆大慍。曰。摩洛哥之事。英德幾搆釁端。事皆屬於誤會。此區區者。何至如人言之甚。余曰。此安怪歐人談及英國外交。皆囁嚅不以。已。以。全。國。之。安。危。繫。此。庸。昏。之。手。國。運。可。謂。否。矣。吾。英。亦。有。祕。密。之。偵。探。亦。不。以。此。告。之。政。府。耶。夫人曰。據吾所聞。偵探家亦曾告之樞臣。力屏不信。樞密大臣。人。

人咸自負經濟。相國尤言英國之上著必聯德國。凡人語及德國。則大恨。以爲離間。余曰。相國之媚德。悔且無及。夫人恕我。我將歸面格司忒。夫人曰。汝輩尙有何術。余曰。吾實無計。但有聽命或格思忒襟間。尙有奇謀爲吾所未聞。故必以夫人之語告之。令彼別出智計。余剛欲行。夫人曰。汝果有所得。必來示我。余曰。夫人但觀報自了。惟吾尙欲一來。論行傭於夫人之家。回時。格司忒臨窗待我。一見吾入。但觀色已辨。卽曰。夫人亦無成功矣。余曰。初無一星之冀望。於是二人默然慘沮。相對無言。此余第一次見格司忒。張皇矣。時時下其眼鏡。神思索然。一人自言曰。不料百回瀕死所謀。乃一敗至此。然更能苦思。不慮無路可趨。遂俯首凝想。然遙遙見赫處。自窗外內窺。余微語曰。有人方窺伺我。汝幸留意。格司忒立復故狀。余卽客座。時蒞午餐者已有數人。余奔走如恆。赫處夫婦。仍踞屋隅而坐。小頃。地室中黨人亦續續至。入時。各挾報紙。語音續續不斷。余偶入侍。則立止。余乃愈恐。胖婦眼光全注余身。有時四五人聚談。余知所談者吾事也。余亦自知時時斂避。既

不之離亦不過即此日午餐者至多然皆久留不即行余來去蹀躞爲狀至箸間有數客好譙浪者叱咤者余皆諾諾如旨五味棘鼻乃同毒藥而心中復懊悔而失望則追咎當日之愚劣忽聞有異聲自外而至余心血遂凝冷不行以目外矚亞德爾已抱狗入矣其後尙有一人在中年以上錘上有紅綢爲標余出而迎之如不相識引二人別居一處亞德爾亦以傭保目余作上等人言曰爾爲我覓清淨所吾將少作勾留待人散後汝更來聽指使余鞠躬而退余視赫處座上人人咸無語爭以目屬此二人復又竊竊而論小頃胖婦招余言曰保羅適二客與汝言爲誰者彼身材少短似法國人汝謂然乎余搖首曰馬丹二人皆生客吾不之知此男客尙未聆其音吐未辨其爲何國人也惟衣襟上着紅綢似稍別於英國胖婦遂遣余行余行未遠聞赫處微語曰果爲彼者則吾輩之事似已發覺惟來晚矣胖婦曰決爲其人汝勿謂晚吾事尙危汝不憶在比國時余遂不敢更留防生疑忌此時人人皆出肆中尙有數客均非常來者余始至亞德爾座

次女曰汝趣言事勢如何此先生爲法國偵探長來此助我余曰證見殊多數次告之政府均屏不聽且別以要人奉白亦無效樞府中人均以我輩爲癟發而艦隊且行此間德國麁集至二十餘萬人人皆受槍而國家初不一備女曰吾此遭至法國亦幾無成功顧較汝善耳吾說之法政府令王黨之軍隊掣爲後備不令居邊至海軍則不能爲力法政府亦不信有此謂英人決不受愚無須法國救護此時偵探家忽謂余曰君輩將何措置余曰術窮矣自末次告之政府仍不吾聽格司忒亦未得良圖格司忒尙在此可否招之使來女曰可余即至內室見格司忒方負手仰承塵而思亦時自玻璃窗中視亞德爾余入曰彼尙有言格司忒遂及余同出格司忒見偵探家言曰朋友矯裝甚善然我尙識君君非負重名之麥歇巴爾度耶二人並笑而鞠躬時有一傭保立余近處巴爾度語格司忒曰汝兄弟二人可對我飲壽杯也爾開張後吾尙未臨賀今且同坐勿爲介介遂命傭保取酒斥之遠行巴爾度曰密司忒格司忒我知爾度爾亦必知我此事爾我均在

萬難之中此事原近荒渺宜執政持重之不吾信君一無成功我則差强人意吾謂英國遇難卽吾國之難吾冒險而來冀少効吾力女曰麥歇巴爾度已晤本國公使矣巴爾度曰寡大夫幸信吾言立時往面外部仍不見答歸則怒甚格司忒曰吾厯告政府列其證據均笑置之不以爲可今貴公使之言仍不爲動則朽木之大臣吾輩實無術使之傾信公旣遠來必有良策巴爾度剛欲發言顏色頓變指門曰此爲何人汝輩趣視余瞥然見赫處自內而外出余曰此爲赫處巴爾度曰赫處爲誰余曰亦傭保會中之人巴爾度曰吾見彼有物付傭保汝卽呼之使前余一發聲傭保卽至此人爲瑞士產一呼立至余曰適密司忒赫處所授何物傭保曰晚中在此晚餐有一皮篋囑爲藏之巴爾度曰趣取此篋語時已立余見狀亦大震小頃傭保攜小皮篋至巴爾度取卽耳際聽之覺篋中有唧唧聲女手中所抱之狗亦嗚嗚作聲巴爾度輕置皮篋於案大呼曰欲得命者趣逃出門余抱亞德爾同衆奪門而遁甫出門未遠忽聞迅雷大震其聲轟天煙燄四布肆中

木屑如雨蔽天而下。幸吾輩已出險矣。休司肆中磚石無一處合縫。蓋至烈之炸彈發也。

第三十八章

大震之後萬人已爭集。余數人在人叢中力掙而出。至於小衢之上。適有空車過。吾前巴爾度卽止之。四人遂同載示御者以處。語余曰。朋友是必知吾至此故放此炸彈。吾初以爲矯裝。甚肖然。尙不能愚彼。適吾所未竟之言。今且更述之。格司忒點頭曰。咖啡肆可以勿用。吾已受其賜多矣。且吾甚願其毀此肆。特吾命之獲全。細乃如髮。麥歇巴爾度君有何策趣見告爲時促矣。巴爾度曰。吾計在或成或不成之間。然舍此亦無他法。君不當語之政府耶。今但有激動政府之主人格司忒曰。得毋令百姓抗言。然而何及。巴爾度曰。吾有良法。在吾能於十二點鐘內使全國周知。今使得一句。余曰。報館乎。巴爾度曰。然須有膽力能擔任者。言之格司忒曰。非司當登莫可。巴爾度曰。汝亦云然耶。吾今方令吾御者至彼館中。余此時

見格司忒眼光耿然似深以此事爲然顧氣鬱甚遂開軒納新空氣則自語曰報館之激動民心似尙延擋至一二日果明日午後四點前更無効力者則事仍立敗巴爾度止御者曰勿行則車已停每日報館門外巴爾度引余四人同下用繩梯登三層樓坐於客廳同登之人卽往覓主筆主筆卽傳言延入余即至約翰司當登治事之室此報在英國銷行最廣屋中列長案約翰居中而坐案旁均電話案上積稿如山卽與巴爾度接手及見亞德爾微鞠躬然尙未離座卽曰麥歇巴爾度殆有言見告耶然當趣言吾正在百忙之中巴爾度曰吾所言者亦君生平絕大之事爲後來歷史中至佳之史料約翰愕然曰君輩同來者均可旬巴爾度視格司忒後言曰吾今亦不愚君此卽勒司里溫度勿爾勳爵卽孟赤司忒公爵之第三公子在十五年前柏靈之事勳爵之名亦在案中卽指余曰此爲克雷齊哈得羅斯君亦當知其名此女郎爲密斯繁賀忒爲美洲人約翰遂略爲禮又言曰請君質言來意巴爾度曰此事滋長今但能各言其所見綜言之非英政府於

明日四點以前遣一魚雷艇至幾羅召回軍艦者則七日以內倫敦即在德人掌握之中吾仔細而思非先生不足以活英國約翰曰汝且緩言吾先問爾曾否告之政府格司忒曰已屢言之矣顧皆不信後且弗納盡斥我輩爲妄人約翰曰得何憑證格司忒曰旣確且夥幾分鐘前尙有絕大之憑據吾輩幾焦爛無殘骨方吾與克雷齊矯裝爲傭保就探彼中消息乃竟以炸彈死我約翰曰咖啡肆何名余曰休司約翰聞言似已前聞則點首稱可言曰請諸君各述所見於是格司忒先言余次之亞德爾又次之巴爾度從旁補余輩之遺缺約翰凝神而聽及巴爾度語時約翰已展地圖口中噙菸卷耳聽而目檢及余輩語竟約翰收其圖加肘於案徐徐言曰諸君欲令我登茲事於報端又何意者巴爾度曰政府旣不納諫令百姓羣起爭之政府僉令於明日下午四旬鐘前以極速之雷艇追海峽軍艦歸國又僉令政府調近處陸師以解散德國私黨今貴國大臣耳目聾瞞此等人

甯非百姓之公僕則宜言者務在百姓約翰少搖動其軀以目視地久之巴爾度復言曰吾之朋友已極力苦告樞近大臣且以旁觀聳動之均無濟今之告君實同告之凱徹大臣之權固大然君之權力乃偉於彼旋乾轉坤之樞紐事實在君約翰仍無言巴爾度防其不允則又以言激之曰吾觀美報尙有一證言巴黎利翁內銀行將於明日十二句鐘付一千萬美金與腦門豆親王紐約先聲報言此萬無其事且作譖浪語以揶揄之言此事實者則吾美國之平民將各成巨官蓋以金予舊王室非欲其復辟尙有何望自紐約報一言於是各報咸攻其事似明日交款事正爾難成此時約翰引首若懷沈憂言曰諸君紐約報之言此與報館事初無大礙今諸君言此一有不實吾報館燼矣巴爾度曰即燼亦屬無可如何吾同諸友之尋君正以君平日與德國反對耳今日正宜爲國宣力何伈伈如是即吾亦知君持重防吾輩爲人所愚轉用以愚君非歟約翰點首曰君所委事乃絕巨吾館資可一百萬鎊依此爲生者可千餘人今日之事合百萬之金千人之

食盡付茲一決。且吾報宗旨本以贊助政府。今如足下所言。甯非助下以犯上。且爲事甚急。非今夕出報。明日即無及。吾又何從商之。吾同志咄嗟之間。胡敢遽決。麥歇巴爾度茲事殊重要也。巴爾度曰。事固至難。然貴國史局及歐洲史局均懸諸先生之一決。請勿戀戀。百萬資本千人。人生計而昧此。全國之安危後此。君之令名。垂諸簡編。謂英國實君所振拔而出。斯時方感激我也。約翰曰。汝勿信我之必能動衆。宰相之頑固。一時無出其右。且全數樞臣咸主聯盟德國。今既以彌天干係委之吾肩。吾載之行也。巴爾度曰。感謝上帝。遂與約翰接手爲禮。曰。汝勿患消息之不實。我決不累汝。約翰曰。我信斯言確也。近日累聞消息。咸足生疑。即午後之事。亦所深駭。國債之票驟然而落。此又何也。當諸君未來之先。有數人告我。新聞。然皆駭聞。第未得其全局。惟今日之報已具。且付印刷。今須去其已印者。加以新入之文章。即鄙人亦當留居於此。以待天明。然此外尚有一事。宜與諸君面約。巴爾度曰。何者。約翰曰。君輩當留此。待吾報出後。方送君行。以我隨時尙須詢問。

茲已飭吾侍者爲諸君備膳息所矣。格司忒曰可。卽吾輩一出勢亦至險假此避地亦足圖存。主筆微哂曰君輩自知明也。余曰適從萬死中得命胡能不知此時有侍者入。主筆曰汝引此女士及三貴客至客座且告庖下備筵席此外凡有所須汝咸供應。因與吾輩點首後即歸座治事。余輩出其治事屋中即見無數訪事之人集於甬道。待余出後入告主筆。余所過處如排印房等等即聞樓上鈴聲似止其印刷矣。

第三十九章

侍者供億甚豐腆。且恭。余輩所居處匪但安適而實華美。几榻皆佳案上列報章盈指之厚。電燈咸蔽以蔚藍玻璃。乃不射目。顧吾身雖安而心則殷憂不可止。與亞德爾談可一句鐘蓋自美洲別後初未深談。不期言之絮絮此若在平日則談滋有味。惟在今日危難之中形神皆困。但聞樓下機器之聲。聲聲足以動人。余尤知此報一出通國之人必猛如觸電。因思及胖婦不期失聲而笑。此一夜中格司

忒凡三爲主筆所喚取。所問者均在柏靈時事。其後呼余一次。則吾書遂不妨少紀。主筆治事情狀爲讀者觀之。主筆旣已卸外衣。據案坐。口中菸卷已滅。杯茗置諸案上。亦冰冷矣。二書記生對案坐。少遠。則一活字排印之機。一人坐而接之。甚速。主筆汗淋於額。命余至前。主筆之聲似顫。問曰。密司忒克雷齊。今英國社會尙不以君爲生人乎。余曰。然。吾自至英國。未面吾律師。以代死者旣仆於落旂山。吾亦日虞見客。主筆曰。英國中猶有一二人知君生存否。余曰。卽余兄吉爾白忒寶星。寶星雖在政界。實與同志卽爲我面相國而不見答者。主筆曰。唯。惟尙有一問。君不言在傭保第一分會中見一人。類德國之武員。此人究爲誰。余曰。知之一日。吾至俱樂部亦適遇此君。吾兄告我此卽爲美忒翰子爵。卽爲德國公使館中陸軍參謀部長。主筆曰。尤佳。君休矣。余出時。有數人視我作駭狀。然謠言已四布。未五分鐘。主筆復召余。余入時。主筆方作書。見余。卽曰。剛有人來言。休司咖啡肆受炸事。君言已有證。且當時已獲二人。男曰赫處女。卽其妻。余曰。赫處。卽會中謀士。

其發。炸彈。吾親見其人。授傭保其妻。亦狡詐無倫。時時詰問我者。主筆曰。君亦知君來時有人尾至否。余曰。在勢似有其人。此時主筆之側立一長瘦之少年。主筆曰。以汝所見告之。密司忒克雷齊少年似書記。先視余貌。言曰。一刻鐘前。曾有人至門外。求見主筆。且言休司咖啡肆。炸裂事。彼周知之。欲面主筆。一言吾言。主筆無間。可以人代來者不可。幾欲奪門而進。於是力阻之。彼此互扭。竟落一六響之槍內。皆實彈。余曰。其人將胡以處之。書記曰。已付之巡警。然外面尚有策應之人。或不及巡捕之所。已爲人奪。先生亦曾啓窗外盼乎。余曰。未也。外間何事。其人大笑曰。請君試之。余捲簾外盼。見市上之人已滿。已聞有撞破玻璃之聲。余大驚曰。是何事者。主筆且書且言曰。此即傭保會中之人。幸吾閉戶早。不爾。將爲排闥而入。少年曰。吾已以德律風至警察總區。今吾館中已有四十警察守門。語至此。忽曰。殆矣。卽聞有大聲如天崩地震。樓板幾爲之掀。窓戶盡落。而夜中冷風已穿窗而入。聞市上呼痛之聲。四徹方初震時。余腦幾暈。但見火光。一營地上皆死人。卽

向後而退。彼此互視。咸無人色。主筆曰。炸彈也。君輩且更聽之。主筆方把鉛筆。側目而向外而顏色亦漸漸而復言曰。彼尙更運其機械。語後復書。余問此少年。主筆所言何事。少年曰。主筆蓋言吾機械未壞。尙能行也。余即拭其冷汗。此時大響之後。人聲都靜。景象尤可怖。而樓下機聲尙隆。然余又聞市上人聲。復縱則又臨窗外。瞰馬隊。警察方驅散餘人。余卽下就格司忒。出時與一人相觸。幾皆仆於地。其人蓋捧來稿而登。彼此初不相視。旣入客座門窗亦盡落。亞德爾立於空窗之下。見余卽抱頸言曰。及姆爾下瞰市上。余見馬隊似已與人開仗。有數人已墜騎。此時閒人咸畏避入諸人家。格司忒矗立余旁。攢眉不能語。久之自言曰。吾之政府昏懦極矣。平日初若無事。竟聽倫敦爲通逃之藪。安得其無。今日克雷齊汝自主筆處來。吾事究如何。余曰。主筆尙作文而機器坊尙無恙。猶續印刷。格司忒曰。區區數騎。何能當此亂民。爲勢必敗。余更望門外見亂民聚而放槍火光。中人滿街路。余方知身至此間。必有人尾至。知所謀泄矣。故力毀此館。止其出報。

格司忒曰巡警一敗此報館危矣倫敦者最爲清謐之地果日中與人言亂事誰則信之而以勢論卽巡士皆出亦決不能了此亂人余曰彼卽圍報館不聽明日出報然咖啡肆之炸及民變事宰相亦不之疑耶卽不然主筆往見宰相爲輿論代表語亦當聽或不以詭詭顏色拒人格司忒見亞德爾不在卽微語余曰汝尙以爲吾輩四人能生離此間耶彼亂人知但死吾數人大事卽畢此時主筆已入吾室似其容顏已老過數年矣然尙安靜無失望態目光耿耿言曰吾報畢矣君四人所言吾一一布之報端余曰先生報能出此大門耶主筆臨窗下望久不能言頃之笑曰鼠子出穴盡矣此大城中藏垢納汙可五十萬人據吾腹地吾早已語及以悟當途顧吾英人自信之堅一時無匹執政握國家命運平常乃聾聵若無事且拒諫不納幸事發難早尙可救不然胡以善其後險哉外兵未登岸吾英墟矣主筆方自言間余曰主筆亂民多巡士寡如何能鎮之使定主筆曰大兵至矣吾適得私家之電彼公電已爲亂民所毀汝觀外間吾憲兵以機關礮至矣爲

首數將甚佳。可以集事。此時衆皆下視。見巡士已敗。亂民力追亦有見大兵奔逃者。電光中見紅衣騎士跨灰色之馬遍地。皆巡士之尸。槍聲續續而發。忽見機關礮彈如雨。衢路之死人立積疊無算。余力挽亞德爾避之。自機關礮一發。但見火光中亂民以手上舉相次而仰翻。亂黨渠魁尙指揮調度。然機關礮之彈四嚮而發。觸之無不立殞。此時亂黨舍逃亡外。一無長策。立時如日出霜消。化滅無迹矣。主筆噫氣如釋重負。迴面視亞德爾曰。更候半旬鐘。吾當送閱此已印之報與君。

第四十章
此一日報出。而全歐之人咸如受電。自有報以來。乃無此惶怖之消息。一紙乃售半辨士。上至君王大臣。下及富商大賈。及於小民大類。身在蜃樓之上。爭以爲怪。前半張論說用大字排印。分爲五問。咸作百姓間政府體。第一問曰。政府曾否知德國軍港八十英里以内。德國屯十八萬雄師。槍糧咸備。此兵託名大操而至。或續續私增而來。意之所在。卽在英國。諸公亦知之乎。第二問曰。我國政府亦知德

國在軍港中所以接我兵艦者均破艦老卒用以愚我其精艦強兵均匿於左右海峽中待我歸時則暗射魚雷亦覺之乎第三問曰政府亦知倫敦城中有二十餘萬能戰之德國人平日以傭保爲名飾人耳目及少閒時即操演槍械躬受號令如行師然人人爲備已久令出即可爲亂第四問曰政府亦知近有德國大軍屯於法邊助前此失國之王孫賸門豆親王微克討復辟爲專制之國法國之偵探於此二日中探得陸軍中藏王黨無數將爲內應耶第五問曰今日美國報中登列美洲最富之商假資於親王以餉軍中反側之士其下遂加以論斷曰天下有一種愚人但愚而已尤有一種之愚其愚足以爲惡吾國政府之不察特前一類之愚今茲而仍憤憤則將爲害人蠹國之愚果執政者驅英民於死地則吾民自有權力驅儻輩愚人用爲自全之計今奉萬民之命要求二事於政府一則於下午四句鐘前以極快之魚雷艇追回英國艦隊一則要政府召回地中海艦隊歸而備禦餘論則轟烈激越極矣此報一出字字著實一句鐘間民心大憤

十旬鐘間政府開臨時大會且以電話延主筆入會日中時二策皆行然戰與不戰二事尙懸而未決是日午後余四人咸至阿兄家格司忒據榻言曰戰與弗戰尙在第二節然陰謀敗矣試觀明日德報必加譏誚雌黃之口何所不可然必不至戰德之搏英必令法國中立始可否則以奸謀燼吾水軍此謀蓄之五年然吾皆陰察其行藏所在敬謝上帝奸謀已敗吾永永不更與其事矣已而果不戰而德國之肆譏評乃不遺餘力然友邦公論尙復持平惟德報至今尙譏司當登以報館蒲瑟故爲此鼓動人心之舉可笑也一日衆咸集余家夜膳座中尙有外客一人曰爾輩爲國立功何者酬汝亞德爾曰司當登得爵矣格司忒曰約翰較我勝吾所得賞則不呼我爲格司忒還我爵位舊稱須知吾含羞蒙垢十餘年僅得英王延我宴宮中加我錦衣之飾滌我惡名其他吾未之與也其妻即登尼司佛即親其煩亞德爾亦至余前抱余頸笑曰爾二人各遂所願且不辜我二人也

舊

小

說

零 售
集

全 部 定 價 六 元

二二册
二元四角
二册
三元四角
五册
六元八角
己 戊 丁 丙 乙 甲

◎稗官之模範

◎說部之國粹

此書爲侯官吳翊亭先生所輯、蒐羅說部諸書、千有餘種、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都爲六集、(分訂廿冊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始於庚戌之夏、成於甲寅之春、時經五稔、始克歲事、洵小說中之巨觀也、本編有五大特色、採取材料、悉出名家、**特色一**佚文祕典、竭意搜羅、**特色二**鑑古鑑今、助人興會、**特色三**短簡長篇、選擇精當、而設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特色四**且吳君之輯此書、本爲示人作文門徑、已出版、每部僅售洋六元、以副愛讀諸君之雅意、

◎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林紓譯
慶賀

著者爲屋
騷之友森

冷紅生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名離恨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家小說

天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五三分角

版

定價
四角

之作

情文兼茂

人則風情

旌旗。

人則風情

允爲

才士美

敍才士美

慷慨激昂。

軍戰爭則

社會述兩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軍戰爭則

敍才士美

慷慨激昂。

人則風情

商務印書館

金陵社會

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軍戰爭則

社會述兩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軍戰爭則

敍才士美

慷慨激昂。

人則風情

敍才士美

慷慨激昂。

人則風情

人發行作
人印刷譯述者

人印刷發行

(藕孔避兵錄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己酉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八日三版發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